



許大天善

學在民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422B

流氓的哲學目錄

馬路上一個流氓的哲學

這是一塊什麼地方

我家中的客堂

出賣重傷風

我也曾奉陪過

我家的金魚池

下層工作

癩痢頭兒子桂花香

上牀夫妻

流氓的哲學目錄



274989

某米店的自鳴鐘

從樓窗望出去

從一個白俄人臉上看出來的

雄狗撒尿

人家已經看到你的骨髓裡了

棒槌底下出孝子

看流蘇的印度阿三

我們要吃豬肝

灌迷湯

爲什麼歡喜說女人

什麼是慈善

中國人的瘡痍

出清陳貨

死相

我們還要講道德罷

好肉挖作瘡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

乏味

你夠得上說失業麼

你淌過汗麼

怎樣開門

她侮辱了他

誰肯罵我

頭重腳輕

怎樣做一個輪齒

你們的路長

你敢赤膊麼

不可隨意

我的挨罵與中山先生的造謠

吳稚暉的太太和中國人

可憐一啄

抵毛的工作

入殮

爲什麼不喝倒彩

從早晨到夜半

你站在什麼地方

停屍場

四馬路上的大小姐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

沒有這樣東西

究竟成了什麼

灰色

應時春卷

乾矢橛

密絲

流氓的哲學目錄

流氓的哲學

馬路上一個流氓的哲學

這個流氓便是我。因為我雖天天勸人做工，自己却還不會學得做工的本領，不能做生產的工作，祇是東塗西抹，在筆頭上掉掉槍花；這算不得什麼職業，所以二十年來，依然是一個「無業的游民！」——無業游民，便是流氓。這流氓，有一天站在上海的馬路上，被這馬路上的環境，引起我似是而



非的一種理想來，便大膽借這名貴的「哲學」名詞來用一用。

題目交代清楚，正傳就此開場：

多謝水陸雙輪——水輪是汽船陸輪是火車——日夜不息的把那班吃米的蛀蟲整批的輸送到上海來。問問他們光降的目的，總逃不了兩種：一種是來白相相——遊玩——一種是來尋生意；久而久之，那所謂白相的朋友，把他家中地窖裡藏着的幾塊白花洋鈔化完了以後，他也要在上海尋生意了。上海是個什麼地方？那裡來的這許多生意？可憐上海這個地方，講實業不及一個大連！講商業不及一個廣州！——財政當局，總可以知道。——講教育，祇知讀幾本洋書；講文化，獨有祖師壇或吳鑒光甚是發達。試問你在這環境之下，除依附在洋大人腋下欺壓中國人，或開鹽肉莊開榮生公司及做投機生意以外，有什麼事業可做？有什麼財可發？但「到上海去啊！到上海去啊！」下至內地的三家村裡的小孩子，都嚷成一

片。家裡有田不種，城中有業不守，如醉如狂的滔滔滾滾齊向上海奔來。我們試用冷靜的頭腦估計估計：全上海的人能找到生意的究竟有多少？十個人裡面，除去婦女小孩不能做生意的五個人以外，有初來上海未找到職業的一個，有失去職業不肯回鄉的一個，有老弱殘廢或依附遺產遊惰成性的一個；勉強可以算得有生意的人——連男盜女娼在內——十個人中，祇有兩個人。這兩個人，因風俗的日驅於奢靡，時局的日驅於彫疲，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天緊似一天，誘人墜落的機關一天多似一天，柴米一天貴似一天。——一方面米價漲到每担二十四元（就眼前說）另一方面用統計的眼光看來，每一個人，却間接擔負五個人的生活。無怪那班在上海號稱有生意的人，也要弄得非人人鬧虧空不可。——老實說一句，下至開鑿子做土匪，也有賠本的事。——此外所有的，盡是一班閒人。

上海地方，盡是收容了這許多閒人。因之，坐茶坊的，是閒人；進酒店的，

是閒人；下賭館的，是閒人；跑戲場的，是閒人；住旅館的，是閒人；鬧妓院的，也無非是閒人；在馬路上無事閒逛的，更不必說，大多數是閒人了——最危險的，是在馬路上閒逛的閒人；他們的衣袋中，很少有大洋錢肯住下的。而馬路兩傍大玻璃窗中所看見的花花綠綠又竭力放射出他誘惑的妖光來，歡迎大洋鈔的光臨。這還不算，還有那一輛一輛油壁光輝的汽車，大聲吼着驕人的調子，風馳電掣似的在窮人眼前流水似的駛過；車中坐着衣冠整楚的男人，露出他看螻蟻一般的眼光來看窮人；車中坐着千嬌百媚的女子，又放出他醉人心脾的香味來引窮人。「我看娘娘真標緻，娘娘看我苦惱子！」走過那高廳大廈門前，鼻子又嗅到了一陣陣酒香肉香，耳中又聽到了一陣陣的歌聲笑聲。窮人眼熱死了！窮人氣死了！他伸手到自己的衣袋中去摸一摸，實在叫人灰心。窮人中雖說有不少有職業的人，但他們想想：每日儘量用力，儘量出汗，做小工，做女工，拿到三角五角小洋的

工錢，便是熬一輩子，也熬不到坐汽車載珠翠的地步了——何況又是一個逛馬路失業的閒人？雖坐汽車載珠翠的路愈差愈遠了！而坐汽車載珠翠的男女，還是不停的招搖過市的誘惑着他，誘惑得那班窮人閒人擠住在十字街頭呆看——怪不得南京路上，每一個馬路轉角的兩傍，都有一大羣的人擠着伸長了頸子發獸的。——因看而想，因想而怨，怨自己的命苦；因怨而妬，妬富人的福厚。富人這種大福氣，做窮人閒人的，一輩子總是爬不到的了，索興大家發一個狠，女人去上鹽肉莊，男人去搶，去綁！一搶一綁的結果，富人送去了大批銀洋，弄得不巧，性命喪亡；窮人也祇換得西砲臺脚下的砰砰幾響！——他的禍根，都出在馬路之上。

我的哲學研究到這地方，却自以謂得了一個解決：閒人少在馬路上走，快快回自己家鄉去，種自己的田，就自己的業；已在上海得有一個職業的，不論大小，有職業的總是榮耀，安分守己的過着光陰。——勞工神聖，你不做工的便不配

吃飯。想想那陝甘一帶的災民，便心平氣和了。——那有錢的人，請你再也不要來引誘我們窮人了，各人去找一件正經事體做做；在窮人身上，也做一些好事。那班大肚子的商人，不要再替外國人做劊子手了；少造幾座屋頂刺天的百貨商場，多開幾家養活窮人的工廠。——間接也可以減少了我們馬路上的一班流氓。

這是一塊什麼地方

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偶然聽得有人從上海來，說起上海馬路如何平直，電燈如何明亮，真好似到了天國裡，我做夢也想着他。想「怎樣有一天也得親自到上海去看一看，纔了却一樁心願？」自二十二歲到了上海，一住下又是二十二年

；這二十二年中，馬路加了幾倍的寬直，電燈又加了幾倍的明亮。——在日間你站在沙遜大廈的屋頂上，一望那下面的馬路；到晚來，你坐在外灘公園的鐵椅中，一望沿江的燈光，便可以給你一個證據。但我住在這種繁盛的地方，祇感覺到煩悶，並沒有感覺到絲毫的快樂；祇感覺到恐怖，並沒有感覺到絲毫的安慰。日子愈久，厭倦苦悶的程度愈深。啊！上海真是一塊什麼地方？

且不說帝國主義的壓迫如何如何，資本主義的壓迫怎樣怎樣，這裡先說說我個人的痛苦：我們掉筆桿兒的人，普通喚做「書獃子」；上海，尤其不是書獃子應該住的地方。所接觸的人，不是滿身銅臭，便是滿臉邪氣；不是說「幾兩錢買進」，便是說「幾兩錢賣出」；不是說「三東一品去開房間」，便是說「香妃老五家中去擺檯面。」脚一踏到馬路上，儘是一班無頭蒼蠅，東衝西撞，連走路的基本教練也沒有，便要馬路上來現世！你一脚踏進了戲院裡或遊戲場裏，更好似置

身在蠻人國裡；耳中鑼鼓喧天，夾着那看客喝彩說笑的聲音，小販喊賣的聲音，女人呱呱呱呱的聲音，便立刻可以使你頭漲。並且從下午七時直到半夜一時，經過六七小時長時間的拘囚，立刻可以使你害病。一擠進電車或公共汽車裡，那種震耳欲聾，口沫四濺的高談；橫臂疊股，隨地吐痰的蠢相；見女人亂吊膀子，見洋人一味低頭的醜狀；叫人看了，好似芒刺在背，不能安身！到了朋友家裡，更不得了！祇見一桌桌的麻雀撲克；一堆堆的小孩矢檄；老太太拜菩薩，少奶奶陪和尚；東屋裡談算命，西屋裏講嫖經；夫婦打架，妻妾爭夜；自命爲新派的家庭，又是非洋話不說，非洋房不住；女人終日跑百貨商店，男人考究開汽車學跳舞；嫖，賭，吃，著，陞官，發財，是他們最大的事業，最大的學問；胡調過光陰，勢利結人情！家主婆是一架洩慾機器，家主公是一本支票簿子；支票到手，便去結交姊妹淘，倒貼小白臉；機器玩厭，便去開房間斬鹽肉；女的祕密，無奇不

有；男的遊玩，無所不至；離婚，是家常便飯；愛情，是絕無僅有。生下一個女孩兒來，更是祖宗積德，門楣之光；上等的，嫁個市長部長，下等的，當個公娼私娼，姊妹弟兄，從此生財有道，滿面風光；生下一個男孩子來，中國字可以一字不識，外國字却自幼熟讀成章；長大起來，不是捐個買辦做做，額角亮一點，還可以當一名外交的官長；社會上所謂一班漂亮朋友，却又是捧戲子，玩客串，開總會，拜老頭子，開小公館；投機生意做做，外國貨色販販；所謂一班知識階級，那舊的，自由×式玉梨×式有聲沒氣半生不死的文字堆堆，——毫無使命的，不成文章的，敷衍了事的，不能稱他寫，祇可稱他堆。——那新的，又是什麼階級，什麼主義，鬧得人頭昏腦漲。——真是糊塗過光陰，卑鄙得便宜！

我在上海最怕的是過星期休息日：到這一天，公事又不能辦，全上海竟沒有我們插足的地方。在別人以謂有趣的事體，在或以謂乏味我；在別人以謂熱鬧的

去處，在我竟覺得煩悶淺薄——甚至引起我無窮的悲哀和憤怒來。這原是要怪我的脾氣生得古怪，我以謂結交朋友，總要講個真性情；說一句話，總要說個澈底；做一件事體，總要有一點意義；到一處地方去，總要有幾分真趣味。可憐，偌大一個上海，那裏有一個真性情的朋友？那裏去說一句澈底的話？有幾件有意義的事體？有幾處有趣味的地方？——這不獨是上海一處如此。——老實說，上海這個惡濁地方，你傷心，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訴說傷心話的人；你哭，也找不到一處可以放聲大哭的地方。——更澈底說一句，你要跳黃浦，也找不到一口乾淨水。——人人蒙着一層假面具，處補伏着險機關；哭不得，笑不得，說不得，動不得。你死着心罷！你死着心做一個上海人罷！死着心做一個候補亡國奴的上海人罷！

我到極煩悶的時候，便一個人靜悄悄的跑去公園中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大樹下

面，抬着頸子癡望天空，癡望天空樹葉的飄動。但，這在碧眼兒庇護之下的公園，滿眼顯示着帝國主義很濃厚的象徵；其中隱隱聽到西洋艦隊東洋鐵騎的襲來！而毫無心肝的中國人，還醉生夢死籠罩在這上海的滾滾烟塵中！

我家中的客堂

我家中有一間「四壁蕭條」的客堂，牠近幾年來，也可算得「閱盡滄桑」了！但客堂是不會講話的，讓我來代他說幾句：

祇因我九歲上死了母親，十歲上死了父親，零丁孤苦，既失養，又失教；如今已活到四十多歲，全靠是外間朋友的幫助。——雖說從朋友身上得到的侮辱，

恐怖，痛苦，已是不少；但我總是感激他們的。——因此，在我客堂中出現的朋友，各色人等都有：有謔從顯赫的軍人；有文質彬彬的學者；——胡適博士等，曾來我家講學，某軍長某司令等曾來我家餐聚。——有輕歌妙舞的小姐們；有善弄音樂的中外朋友；——我家中常開同樂會，每會必有小姐們歌舞助興。去年又因歡迎善吹尺八的日本音樂家，及善奏鋼琴提琴的開過會。——至於寒酸朋友，弄得一身精光，僵坐客堂中，分得一件破衣一盃冷飯的，更是我正當的朋友！——我常說：「朋，同類也。」祇有窮人，是我的正當朋友。——此外壞腳壞手的小叫化子，更是每星期光降兩次的上客；——他是我的朋友昔年紹興什麼司令的兒子，從前常見他手套鑽石戒指出入司令部中，如今司令死了，他兒子竟在上海流為乞丐，又被汽車碾斷了腿。他每隔三天，總登我家的客堂來收幾枚小洋的老例規。——冷面冷氣的債主，每隔一星期，也要光降一次；——這我昔年避某司令

部下已革職的衛兵的滋擾欠下的債，如今按月分二次拔還。——最有趣的，是在三年前，忽來了一羣橫眉怒目的朋友，高據我家客堂，敲檯拍桌要錢要飯，把我一家老小嚇得如鳥獸散，而從此這間客堂，因全家人的逃避，足足空閉了四個月。——也算給這客堂一個休息的機會。

我是有名的一個窮光蛋，原不怕什麼窮人的；並且我在二十年前早已說明拋棄政治生活了，——看我所寫的民國春秋演義便可以明白。——也不怕有什麼嫌疑的。但我朋友是有的，朋友的交情是要講的：當時我有一個軍官朋友，他在閩江一帶衝鋒陷陣的打前敵，把他的妻兒寄託在我家；還有什麼總指揮的夫人，也常來我家走走。不料被那軍官已革職的衛兵，來上海瞥見了；他們不知結下了什麼宿世冤讎，他竟要……！朋友託妻寄子，為的是什麼？我當時自然把這位軍官的妻兒藏起來了。但因此便遭了這班無產朋友的怒，竟成羣結隊的來包圍我，

口口聲聲要我交出他們的主母來。『不然，便要對你不起，你是通敵！』這句話何等厲害？當時上海還在別方面人手裡，那大刀隊的威風，軍警偵探的勢力，大家總該記得；而我以一窮光蛋，一平民百姓，居然也逃起富貴人與政治犯的難來，這滑稽到什麼地步？——有一次，我被包圍在朋友陸露沙醫生的家裡；沒有陸君的營救，幾乎脫不了身。——我逃了四個月的難，那班橫眉怒目的朋友，也在這時期內，常常來盤據我的客堂。

一天愁霧，瓦解冰銷，我客堂中又格外熱鬧起來。當時我朋友中，有做什麼部長，做什麼司令的；而我無端也光彩起來，竟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滿面堆着笑，卑躬屈節的登門送禮，遞名條，求薦書。忽然一個空氣說我要做什麼局長了；那還了得，我客堂中好似開了一爿薦頭店，「大小男女有交關！」——借用我大塊頭朋友徐卓呆先生的成句。——不但鬧得我昏頭昏腦，怕我的客室也要被他們

鬧得昏頭昏腦了！內中有一位初次見面的朋友，他竟送我一對高大的古花瓶，一扣銀行存款摺子；我除立刻退還了他，和他絕交以外，至今還留下一個發抖與害怕！

空氣又散了！客堂又清閒了！窮光蛋還是窮光蛋，書獃子還是書獃子。如今在我客堂中所有的，是蕭條四壁，鳥聲書聲！

（附註）最沒有氣節的是中國的輿論界，大家不遲不早在陳德徵先生勢倒的時候嘲罵他；但我却可憐他，也許他也是受了送古花瓶的人的愚弄與耍挾。正在得意的朋友，須當心送銀行摺子的人！

出賣重傷風

「出賣重傷風，一見便成功。」這是如何卑劣而愚蠢的心理！但在我們所謂「神明之胄，」禮教之邦，「開化最早」的中華古國裏，算是最普遍的一種民間文學。凡在垃圾桶邊，小便地方，一張一張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紅色紙上都把這十個字一齊寫着貼着。

本來人是最能自利的動物；希望別人把我的重傷風傳染了去，而我的重傷風立刻可以痊愈，這雖也是一種自利心理的表現，但這也太覺近視眼了，太無常識了！就算別人把你的重傷風傳染了去，咳嗽，打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受着罪。但於你自己有什麼好處？你的重傷風真可以立刻痊愈了嗎？就算你的重傷風立刻可以痊愈，但人同此心，心此同理，大家學着你的樣，都把他們的重傷風展轉標賣，你難道不怕由你賣出去的貨色，依舊由你買回來嗎？損人不利己。損人又損己。唉！這種「門角落裡撒扇不圖天亮」的臭脾氣，怎樣老改不過來的呢！

——這不但是無科學常識無公德心的表現而已。

一切做人的方法，總逃不了兩句老話：「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無論你怎麼做法，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我們總要認得清楚。從來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算是祇知自私自利脾氣最壞的人了。但人人真能把自己門前的雪掃盡，試問什麼地方還有雪立腳的場所？所以，真正的自利，也便是個人的公利；一人的獨善，也便是天下的兼善。像出賣重傷風這種行為，他的重傷風不見得一見便能賣去，而他自己無知識的心理，不道德的人格，已是賣得乾乾淨淨！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的人格，已被他賣盡；國際上的名譽，已被他賣絕！——這好似把門前的雪搬到了自己牀上去，別人不曾受着害，自己却先受着害。

稍有一點眼光和常識的人，都知道人能盡力於公利，纔是真正的自利；能兼善，纔能獨善。拿最近的比方，如孫中山先生：他為國為民，奔走一世，在他自

身，雖得不到如何物質上的享用，但他也決不至於挨凍受餓。再近的，如蔣總司令：他忽然而北伐，忽而東征，勞苦確是勞苦了，但也決不至於窮得買不起火車票，開不出伙食。但那眼光如豆，祇貪小利的人；日夜孜孜，專做損人利己的事體，大的賣國，小的賣友。在他自以謂是得利了，但這種行爲，是自絕于人類，自絕於國民，總要到山窮水盡，被衆人所吐罵，受末日裁判而後已！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人生的定義來：能盡力於公利的，私人無有不利，不顧公利的，私人決不能得利。社會人羣，是一隻大船；我們個人，是船上的每個搭客。大船沉入了海底，請問我們搭客的性命怎麼樣？何況今日的現象，好似一隻斷桅漏底的大船，狂風暴雨的黑夜，陷入了大西洋的洪濤巨浪中，我們做搭客的又應該怎麼樣？——還是依舊出賣你的重傷風？

外國人未始不想出賣他的重傷風，——且已經出賣了。他的眼光遠，計劃深

；最近我們受帝國資本政策的壓迫，便是他出賣重傷風成功的鐵證。歐美生產力的進展，從商業資本工業資本，跑到了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一變而成爲帝國主義。他們仗着有軍艦大砲的威力，把飽過剩的銷費品向我們中華古國送來；名爲做買賣，其實是和盜匪一般的劫掠。我們這種還靠着小農業手工業維持生活的落伍國家，受了他們工業資本的壓迫，怎的不要崩壞？眼看着生產力愈薄弱，失業者愈衆多，因此讎恨外國人的心理也愈深刻。外國人也不是呆子，他知道你們的讎恨是無能爲力的；你們這班猴兒，自有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的軍閥，替他看管着。由他們在後面操縱着，自相殊殺，自相煎逼，使你們這班猴兒吃苦，送命，逃命還有什麼力量去抵抗外國人！——外國人的重傷風，我們深深傳染到了；他們的病痊愈了，我們的病却一天沉重似一天，直到死！

唉！有這班拿重傷風賣給自己人的民族，纔有自相殘殺等八來宰割的軍閥！

我也曾奉陪過

漢劉邦——便是所謂高祖的——是一個流氓出身，以馬上得天下；他生平最瞧不起的，是我們這班所謂讀書人。史記裡說他撒尿在「儒冠」裏，口中大罵着「豎儒」。這真罵得痛快！還有那秦始皇的活埋讀書人，張獻忠的大殺讀書人，這也坑得痛快！殺得痛快！

我們讀書人，有一句老諺兒，叫什麼：「士可殺，不可辱。」所以砍我們的腦袋，我們倒不怕；最怕的，是受辱。我還記得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的那年，許多藍眼睛翹鬚的外國軍閥，高坐在殿堂上，飲酒作樂；有幾個中國的學究，在殿

下搖頭擺腦的哼八股調兒給他們聽。這一羣學究，伸長了雄雞似的項頸，拉長了癩蝦蟆似的腔調，腦筋綻裂，口沫飛濺；藍眼兒看得拍手打脚呵呵大笑說是比聽娼妓唱曲子還要好聽。你想，這是何等的侮辱！但我可以說這都是我們自取其辱：從來的讀書人，大都是生成的賤骨頭；他們不但不以為辱，竟認辱為榮。歷史上告訴我們，那班撮屁捧股歌功頌德的讀書人，何代沒有？最顯著的，如司馬相如。他誘姦了卓文君，拿了從他丈人那裡敲詐得來的錢財，去結交那個割卵子的朋友；——狗監楊得意——寫了許多堆砌的死的字典式的歌功頌德的文章，拍上了這位皇帝的馬屁。從此好似得了寵的娼妓一般，終日拿着一枝筆，追隨在他主人的屁股後面；便是皇帝撒一個屁，他也便好似奉了綸音一般，寫着那麼一大堆的詞啊賦啊，描寫得他主人的屁如何香啊美啊！一朝富貴，便翻過臉來，不認家裡的黃臉婆子，要與卓文君離婚了。在以前，還有一個失戀跳黃浦式的屈原；他

好似小老婆失了寵一般的，悲悲戚戚嗚嗚咽咽的寫上了一大堆的離騷，訴說從前被窩裡的恩愛，這把我們所謂「可殺不可辱」的氣節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從此以後，這班不要臉的文人，更好似糞坑裡的蛆蟲一般愈生愈多了：你可曾讀到袁世凱登位時某名士頌德的賦嗎？你又可曾讀到近日某遺老得到某將軍賞洋萬元的歌功的詩嗎？不但是這樣，某某攜帶某某，某某陪待某某，某某奉某某召喚，某某迎候某某，……這種消息，觸目皆是；而此中所謂某某，總是一個武的一個文的，那文的總是被武的攜帶，武的總是召喚文的。我真不懂，我們這班讀書人難道天生成是為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而纔讀書的嗎？又難道專為陪待某某迎候某某而生成我們的身體的嗎？

我在民國二三年間，也曾經歷過這種生活：浙江有一位小軍人，他錯認了我在紹興大通一役是有功勞的，——其實我在當時不過是一個跑龍套的——便打電

報派代表把我召喚了去。在我那時，原也想利用軍人的勢力，實行我書獃子的政策；誰知以一個弱小的窮酸，被包圍在長劍快鎗的環境中，除被我們利用以外，祇有陪待遊山玩水奉召東奔西走的份。而所得的結果，祇是一頓拳脚，一雙白眼！——見我寫的民國演義中——今日回想起來，徒然荒廢了當時兩年可寶貴的少年光陰，幾乎墮落在這個萬惡政海的環境裏。——前天我在一家酒樓中吃飯，瞥眼見隔房有一個妓女，坐在一個高大漢子的肩下，撐大了她的小嘴，在那裡唱曲子，那大漢却嘻皮笑臉的向那妓女調笑着。我看了，不覺心裡一動，臉上一紅；我想，這與我從前的陪待某軍官有什麼兩樣？

如今正是鼓吹民族主義的時代，發揚民權精神的時代：我們有什麼本領，有什麼抱負，儘可以向民間做去；——所謂下層工作——便是你有一肚的治國經綸，也祇須努力於你的職務。別人的遊山玩水，於你有什麼相干？倘然不能實行我

流氓的哲學

的主義，儘可絕裾而去，多少還能夠叫人敬重；你愈是婉轉隨順，委屈求全，愈是叫人家瞧你不起。喪失了你的人格，於大局還是無補。

明達的軍人們聽者：凡是寡廉鮮恥賣身投靠式的讀書人，都是蠅營狗苟搬是弄非的小扇子；他煽動你們大起干戈，便可以從中取利。——可以說十九年來的戰禍，大半是他們鼓吹出來的。你們須多讀書多閱歷，靠你們自己。

明達的讀書人聽者：凡是擅作威福沾名釣譽的軍閥，都不是真心爲國：拿讀書人裝點他的門面，玩弄你的人格，利用你的歌頌。今日可召你使來，他日也可揮你使去。你們須爲救國救民而做官，如有不合，便當潔身而退；你們須學一點養身的工藝，爲獨善其身的時候留一點後步，不要因爲生計逼迫而隨地亂賣。——須學中山先生不合作的精神。

我家的金魚池

我夫妻倆有一種古怪脾氣，專愛親近動物。我妻子養着八頭貓——大小黑白俱全。——我養着兩頭哈叭狗以外，還喂着十頭鳥，三四十條金魚——龍種草種俱全。——不說別的，單是每天喂食料，已是夠我們忙的了。我們的朋友看見了，常常要嘲笑我們自尋煩惱；但我們總覺得喂畜生比喂人好！喂人喂得不巧，常常要被他反咬一口；我喂了十多年的狗，他總是幫着我咬陌生人，却從不曾咬過他的主人。

現在我單說我家的金魚：我因愛養金魚，在小小的院子裡，開着一方小小的

金魚池。池面疊石爲橋，栽花成陰；好風吹來，顧影弄姿。池中萍藻結翠，遊魚出入。每到心煩意亂時，臨流一顧，真不減濠梁風味！我雖不知魚是否真樂，但水波不驚，優遊自得，頗感覺得一種太平世界的象徵。誰知這小小的極樂世界中，近來却起了一番極大的紛擾：祇因池身在東北角上起了一條裂痕，那池水潺湲不絕的漏洩出來。這漏洞一天大似一天，池水一天淺少似一天；一部分在水淺處的魚，頓覺生活艱難，潑刺跳擲，大有不甘爲池中物的意思。這好像我們中國人，受外國人經濟的壓迫，商業的侵略，更有一班毫無心肝的軍閥，他把屠殺同胞得來的金錢，罄千萬的匯存到外國去，坐看着中國的銀錢，每秒每分時間和瀑布一般的向外流出去。中國人生活愈艱窘，他自相殘殺自相傾軋的手段愈惡烈，但從沒有起來修補這漏卮的人。那一部分在水深處的魚，却又是嬉遊徵逐，絲毫不覺得大難臨頭。這又很像我們住在上海的人，四方炮火連天，災民遍地，國家的

骨髓，已被外國人吸盡，人民的元氣，已被軍閥傷盡，祇留得一副枯骨，早晚便要壽終正寢。而上海一班糊塗蟲，兀自興高彩烈的跑狗，跑馬，跑榮生公司，跑鹽肉莊；造高大洋樓，開百貨商店，替外國人做劊子手，在刀頭上砥一點同胞的血，便算是大事業；跑到交易所裡去伸伸手指，狂喊一陣，便算是大商人！他祇覺得上海是一個極樂世界，他却不知道上海是一個池水最深的地方，又是在外國人卵翼之下；倘連上海也發生了影響，全中國還要得嗎？——其實，上海租界上盜賊橫行，綁匪疊出，那繁盛的馬路上，鎗彈橫飛，伏屍流血，更是常有的事，何嘗不是受民窮財盡的影響？

在某一日，我便代魚而起，來修補漏洞；匠人用水泥塗抹在裂縫上面，在池底又砌上一層新土，滿滿的注入清水。放魚入池。從此水而生漪，進退裕如；在我主觀的推測，總認為魚又可入了太平的時期。誰知池中經過這次大紛擾以後，

魚受的激刺太深；水因新泥氣息強烈，大魚小魚，都不能安于水底，齊浮出水面呼吸空氣。看他一種倉皇急迫的樣子，真好似亂離的人民，四方流散着，找不到他安身的地方。我們祇覺得上海地方人多熱鬧，却不知道裡面有幾多故鄉烽火，欲歸無家的窮民呢！

隔不上三天，池中金魚，一齊陳屍在水面。我看了，不覺大悔起來：第一層，魚有魚的天機，他有故鄉的溪河，我根本不應該把他幽囚在池中；第二層，池身起了裂縫，我又不該不顧魚的安全，不顧魚的天性，純用主觀的眼光，祇求形式的整齊。可憐魚既屈伏在我的勢力範圍之下，有口也不能說，祇是抬頭在水面上表示他的呼籲，兩眼炯炯的祈求他的希望；而我却用着專制的手段祇知享樂玩弄，終於不聽他的呼籲，不給他一點希望，而將他一律殘殺了。我寫到這裡，便想到一般抱國家主義的政府，祇知求一己的痛快，全不顧人民的痛苦。使全國

人入於生計四絕的地步，起了絕大的紛擾。須知國家是一個大器，人民是一個州人；違反了民意，擾亂人心，在一時裡要希望他安定，是萬不可能的事。你看現在遍地是盜匪，遍地是紅軍，遍地是綁匪，而又遍地是丘八：我們這池水中已起了絕大的紛擾，人心的根本已壞，倘不再顧到他「無言」的呼籲，再不給他一點小小的希望，怕也有全國陳屍的一日！

魚有魚的生機，人有人的生機；快放我們回到自由的天國裡去罷！

下層工作

「下層工作。」這不是一句最時髦的口號嗎？唉！俺們中國人，在中國地方，

早已該做下層工作了！所謂下層工作，便是到民間去找工作，不要爬在什麼機關衙門裡擺架子。中國現在的情形，正好似一片腐爛荒田，滿目荒煙蔓草，荆棘梯稗；倘然真能做下層工作的人，他必先要將那荆棘梯稗一齊拔去——連根拔去。然後把泥土墾熟，然後把穀種撒下，然後努力耕耘，然後能得到秋後的收穫。如今這農人，既不斬除荆棘，又不開墾泥土，更不將穀種撒下，尤其是不耐耕耘的辛苦。祇是天天在荒田傍禱告着：『快長出稻子來！長出豐腴的五穀來！上帝保佑，給我滿意的收穫！』待到秋風一起，鄰家田地上都收得了滿倉滿籠的五穀；祇有自家田上，依舊長着滿眼的蘆葦，遍地的荆棘。這農人失望了，哭了，咒詛了，咒詛這荆棘蘆葦，以及貌似稻穀的梯稗，咒詛這田土，咒詛這上天。嗚啊！蠢懶的農夫呀！你忘了麼？你忘了你田地裡下的什麼種子麼？從來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你種的是蘆葦稊稗，却要希望他長出豐美的五穀來。這不

是你蠢，便是你懶！不是你妄，便是你貪！雖然，你也曾在這荒田上做過一番革命的工作；但是僅僅是表面的工作，僅僅是割去了土面上的荆棘枝兒，稊稗穗兒。你何曾拔去他的根？何曾墾過他的地？何曾撒下五穀的種子？何曾做過耕耘的苦工？你咒詛天，天不担這個責任；你咒詛地，地也不擔這個責任；你咒詛荆棘稊稗，他們如何肯擔這個責任？你咒詛五穀，五穀更如何肯担這個責任？你無可咒詛，祇須咒詛你自己，咒詛你自己不徹底，不盡力。「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如今中國的革命工作，儘做那表面的，儘做那割除地面上荆棘稊稗的工作。弄得一陣春風，一批茅草；打跑了一個軍閥，又來了一個軍閥。中國社會一天腐敗一天，那軍閥政客土豪劣紳投機分子一天多似一天。你說革命，他居然也是革命；——且是老革命——你說三民主義，他居然也是三民主義！「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使你永遠革不成功命！任你有如何盡善盡美的制度與主義，他總能夠使你的制度失了效力，主義不能澈底。因此我懷疑了，我懷疑於我們三十年來的革命工作。我曾經說過：

回想我們三十年前的革命工作，多少有些盲目；雖不是全盲，也是半盲。因為那時我們所幹的革命，却祇睜開了一隻眼在「政治」二字上看；我們不能同時看見政治運動的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站着。我們做政治運動的前一步，應該先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革命固然要緊，社會革命尤其要緊。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有他站腳的地方。再進一步說：因為握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中產出的。

趕跑了滿人，推翻了帝座，我們中華民國便可以立刻上天堂？國家大事，決沒有如此簡單。揭去了一重小黑幕，便露出一重大黑幕來；這一重大黑幕，便是

社會的墮落，本李軍閥的橫暴，政治的腐敗，都是從社會墮落的根蒂上產生出來的。你若不求社會根本的解決，——便是不做下層工作——雖暫時推翻了帝座，改換了民國的招牌；但一轉眼間，那國外的帝國主義來壓迫你，國內的變相皇帝來欺凌你，和鬼影一般，憧憧出現，觸目皆是。民國改稱了十九年，人民何嘗得到片刻的安甯？——愈弄愈不安甯

斷送了無數好頭顱，纔產生出一個民國來。——一個名義上的民國——實際，無時不蹲踞着青面獠牙吃人民膏血的軍閥，無處不潛伏着狐媚鬼蜮吸人民精髓的政客。民國挨命似的挨了十幾年，無年不鬼打架，無年不被鬼迷！——其間雖頗多有維護人道救濟民生的義戰，但「人何寥落鬼何多？」至今政府還得不到人民的助力，而各方面鬼影四起，漸滋暗長的向這一點僅有的生機陰謀着，包圍着。投機分子，腐敗分子，如暗潮一般的襲來，如春筍一般的復生。可怕的軍閥！可

惡的政客！他一天不絕種、人民便一天沒有來蘇的希望。我現在再說一個譬喻：

他的媽給他一個餅，正要往嘴裏送時，來了一個魔鬼，夾手搶去便吃。他哇的哭了，又來一個魔鬼，哄他道：「替你打倒魔鬼，奪回餅來。」待到第二個魔鬼趕跑了第一個魔鬼，他依舊得不到餅——第二個魔鬼又吃了他的餅。——第三個魔鬼又吃了他的餅、第四個，第五個……他們來時，總說替他奪回餅來；但是這個餅老沒有到他自己嘴裡的時候。魔鬼愈多了！餅快要給他們吃完了！

現在我們的媽來了，把魔鬼趕跑了。但魔鬼真的跑了嗎？僅僅是避去罷了！避去的魔鬼，是可以再來的；死不盡滅不絕的鬼，是可以子子孫孫生出來的。我們的媽雖來了，我們大家不幫助他任他一個人去和大羣魔鬼交戰，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今日要享到真正民國主人翁的幸福，先要養成幫助我們媽抵抗魔鬼的

實力——便是下層工作。要魔鬼的種子死盡滅絕，永不再生，尤其是要切實的去
做下層工作。做下層工作，墾熟了這一畝腐爛荒田，淘清了這惡濁社會，使魔鬼
無所逃影，無處存身。政治纔有清明的一天，生活纔有清明的一天，生活纔有安
定的一天。

快努力做下層工作呀！做下層工作，先要革自己的命。問一問自己：配不配
做中華民國的老百姓？——不要祇想鑽進機關衙門裏去擺空架子。架子沒立好基
礎，依舊要倒下來的。

癩痢頭兒子桂花香

癩痢頭兒子桂花香

流氓的哲學

「癩痢頭兒子桂花香。」這是說親子之間，往往感情勝於理知；在別人祇覺得癩痢頭的臭氣觸鼻，而做父母的却祇覺得兒子頭上的癩瘡香得可愛。感情用事，可算到了極點！但癩痢頭上究竟是否能飄出桂花一般的香味來？而做父母的，究竟是否個個失了嗅覺，把凡是兒子的癩痢臭都認作是桂花香呢？這怕是過甚其辭，而為情理之所必無的嗎？

做父母的，誰不願意生一個玉雪可念，嬌憨動人的甯馨兒？不但自己看了歡喜，鄰舍看了也羨羨。無奈天不從人，偏偏生了一個癩痢頭兒子；不但鄰舍討厭，自己看看也覺得慚愧。但生已生了，兒子究竟是兒子；別人雖不歡喜，做父母的，總得看在親子的份上，撫養着他。因此惹起旁人的嘲笑，說「癩痢頭兒子桂花香！」其實做父母的，何曾失了他的嗅覺？果然生了一個癩痢頭兒子，他必要千方百計，求醫問藥去治愈他兒子的病；決不是把兒子的癩痢頭，看得和珍寶相

似的，愈癩愈美，愈癩愈香，以「癩痢頭上放毫光」爲無上的光榮。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但愛有各樣愛法，最能愛兒子的，不但要把兒子的癩痢頭醫好，還他的眉清目秀，看一眼也得人意兒；便是兒子的體力，兒子的學識，最好也要訓練得也勝於常見。——最少，也要希望他與鄰舍人家的孩子一般的強壯，一般的聰明，使他慢慢年紀大起來，能在這競爭劇烈的社會上立足。希望我兒子早日成人，便須使他早日到社會上去吃苦磨練。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受一分辱，立一分志。做父母的若真能愛兒子，決不可因怕兒子在社會上吃虧，便把兒子養在家中，一輩子不放他出去見世面。倘果然有這樣糊塗的父母，那你的兒子將永不能立身在社會上。——這便喚做姑息之愛。「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

可憐我們中華民國癩痢頭兒子太多了！國什麼，國什麼，——國學國貨等等

。——自己看做是無上的珍寶，今天也提倡，明天也保存；其實，他都是被國際競爭場上擠落來的下等貨！可笑那班不明理的父母，和不長進的癩痢頭小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癩痢頭的臭氣難當，被人趕回家來，他反關起家門來做門裡大。硬說自己的癩痢頭是真有桂花的香味，是祖宗積德，菩薩有靈，纔生下這個傳家之寶的癩痢頭來。全家人須提倡這個癩痢頭，擁護這個癩痢頭，享受着這癩痢頭的香味。誰敢說一聲臭，便是不愛家；誰敢說一句鄰舍人家不癩頭的小孩的好，便是喪心病狂；誰敢說一句請醫生醫治這個癩痢頭，便是大逆不道；我家這個癩痢頭，是全世界稀有之寶，甯可受別人嘲笑，不許自家人批評，甯可做一個全世界的落伍者，不願求醫討藥方治愈自己的病。照這樣子一味的偏袒下去，家裏這個癩痢頭，不但愈弄愈臭，病根愈深，身體愈弱，且關起家門來夜郎自大，惟癩痢頭獨尊，一天驕傲似一天，將不知世界上有不癩痢的人。最後，必因此大病身死

，家亡國破，死猶不唔！——這全是糊塗父母，不知澈底治愈他的病根，不知推他兒子到社會上去磨練吃苦，一味寵愛害了他的。

平心說一句：我們自己生的兒子，所謂「親生骨肉」豈有不愛他的？明知道兒子不幸，是一個癩痢頭，還是要愛他的。——這也是人情。——但我們總要承認癩痢頭是一種病，並不是什麼希世之寶。我們可憐他保護他，是應該的；一味自己護短，硬說癩痢頭是有桂花香味而保存他，不去醫治他，是不應該的。我們要放大眼光來，看看別家頭光面滑的小孩子，的確是好；我們自己的癩痢頭兒子的確比他不上。知道自己比不上人，纔知道羞恥；知道羞恥，纔知道把兒子的癩痢頭醫好，調養他，訓練他，放他到世界競爭場上去和別家的孩子比一個高低。

國字輩的頑固苟安自私自利開倒車的先生們！請虛心靜氣想一想。

上牀夫妻

善鬧離婚的淘氣東西聽者：

「上牀夫妻，落牀君子。」這句俗話，是人人知道的。怪不得有許多君子式的夫妻，在白天見了面，彼此鐵板着臉，好似七世冤家八世仇人一般，連話也不說一句。就是到萬不得已要說話的時候，總是用一個「噲」字，代表了那小人式夫妻所互喚着的「吾愛」「我的甜心」「我的靈魂」「我的孩子」「我的小東西」「我的小冤家」這一切一切的。這是如何規矩而方正，不但是君子式竟是聖人式的夫妻了！但是這一對聖人，一上了牀，可了不得！不知怎樣的驚天動地的表演出他夫妻的正劇

來呢——不過，事實上常常告訴我們，這一類聖人式的夫妻，往往愛把正劇改演成悲劇。最普通的劇情是：太太要錢，要衣服，要首飾，要審問他老爺在外面偷雞摸狗的事。老爺要查賬，要計算柴米，要省錢，要貪睡少說話；而他的太太，總是在枕邊絮絮滔滔的。結果，是吵嘴，由吵嘴而一方面嗚嗚的哭。或是九子魔王請上了牀：懷中一子，腳邊一子，牀裏一子，外牀又一子；把個丈夫擠在牀角落裡，身體縮個一團，好似一隻大死蝦。耳中祇聽得魔王一聲聲「寶貝心肝」喚着。還是在她做新娘第一箇月中叫過自己的，如今去叫他的兒子也忙不過來，自己却早已死了這條心，休想再聽到這種消魂的喚聲了。這隻死蝦在外面疲勞了一天，到晚上向被中一攢，鼻中忍受着一陣一陣的尿臭而朦朧睡去；一縷魂靈，正夢見他的一位獨身朋友，從燈光燦爛的跳舞場門口，挾着一個天仙似的舞女出來。他看了，不覺把脚一頓，嘆了一口氣，深悔自己從前不該結婚的；誰知這一脚頓

在阿二的肚子上，阿二立刻張嘴奏起音樂來，阿四阿五奏着和音，阿八在他母親懷裏奏着尖銳的音，那位九子魔王便發着大聲唱着催眠的曲子，粗大的手在被面上打着拍子。這一陣樂聲裡，把死蝦的魂靈，從香夢中歡迎到臭被窩裡來。樂聲停止，而丈夫開始咒詛小孩，咒詛家庭；那夫人也開始向他丈夫索取小孩的衣料，索取自己的花粉，索取柴米家用。做丈夫的，給了他一個總答覆，是「沒有」二字。他夫人便進攻了，由咒詛而怨命，由怨命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接着東方微明，那一羣魔子，便齊聲奏着「落牀做君子去」之什！

就算上面說的話，都是我造的謠言；但最普通的也得如巴爾沙克 Balzac「牀的理學」中所說的：「一個人睡着以後的相貌，大都是最不雅觀的：一只嘴是歪轉的，一只面孔表示一種奇形怪狀的樣子，嘴唇裏面的涎水一滴一滴的滴下來；這種情形，使他最心愛的人看見以後，那有不生厭惡之心？假使你的仇人，在白

天當你的面前，把你睡着以後的形狀，形容給你心愛的人聽，你一定要拔出刀來殺死他；可是你晚上給你同牀的人所看見的尊容，毫不含糊確是這樣可憎可厭的。——他或者是像一個活僵屍似的直挺挺的躺在牀上，或者鼾聲如雷，使牀椽震動不息。在早晨初醒時候，一個人坐在牀上，兩隻眼睛蒙蒙的週圍生滿了眼糞，一只愚蠢沒有精神的面孔。夫妻倆睡在一隻牀上，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看見這樣的狀況；那種互相厭惡的心理，自然而然的會發生出來的。我們可以引一句極粗俗的俗語：「老婆是人家的好。」這就是因人家老婆在晚上睡着時候的怪樣子是別人看不見的。」——依慰慈君譯文——這好似人的背脊一般，人人自己看不見，而人人知道有那麼一塊肉

你不要看他是一件小事，從來說的：「新婚的牀，是愛情的屠場。」新婚尙且如此，何況那老夫老妻？世上有多少夫妻脫輻爭吵覓死的慘禍，都是從厭倦的一

個心理上發動出來的。人是最洵氣不過的動物，離得太遠了，他便要近；貼得太近了，他偏要遠。所以最好在「不近不遠之間」；或同牀而不同衾，或同房而不同牀；最好是夫妻各佔一房，不但是可以維繫藝術的人生，康健的生理，和獨立自尊的人格，且可以避免隨意製造炮灰和伸手大將軍的材料。

我有一個朋友盧煒昌君，有一天對我說：『男女間須要保留一部分的祕密。』這句話是不錯的，待到祕密盡露，便也索然無味了。所以我有幾個西洋朋友對我說：『我們西洋男女，大都在花前月下或沙發上打交道而很少有在牀上的；因為人類的情感，是不適用於「科學管理法」的。』——王雲五先生以為如何？

這一番話，是為提高人生藝術，避免濫生小孩而發。

某米店的自鳴鐘

我的新年祝詞：「祝爾儘多有等死的光陰！」

西洋自鳴鐘擺一架在屋子裡，便顯得洋氣十足；所以他是每一人家或店家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這鐘的鳴不鳴，倒也不在乎；好在我們儘多有等死的光陰，同時儘多有養豬糞一般吃不盡的米飯！

天天十二點鐘，這是某米店的自鳴鐘的老脾氣；我在每天從辦公室回家的路上，總看到的。清早走過他家店門口，那鐘面上的長短針一齊指在十二點鐘上；靠晚走過他門口看看，這架鐘依然還是十二點鐘。這樣子足足有一年多了，這架鐘的脾氣，老是改不過來。你不要笑這米店裡的人昏聩糊塗，——或竟說他們是死完了——須知他們却有深意存焉：

像我們這樣泱泱大國的大國民，天賞賜我們有四百萬方里的地盤，有四千餘年的歷史；被別人割去一點地方，自己消磨一些光陰，滿不在乎。在山中閉門靜坐不知歲月的，可以稱高士；在床上伸手躺脚，和懶蛇一般嚼着胡麻餅的，可以做快婿。——你們要做快婿麼？快倒在牀上去，最好倒在棺材裡去！——茶來伸手，飯來張嘴，日高三丈，好夢正濃；半夜三更，烟癮未足；興來時麻雀一局，無聊時呆坐半日；舞場上酣歌狂舞，妓院中酒醉肉香；賭場上呼么喝六，韓莊上挑精剔肥；交易所裏伸伸手，便夠你一年的快活；上司跟前拍拍馬，可保你一世的榮華；儘有工夫，細細消磨，壓根兒用不到這限時限刻的自鳴鐘。

中國人的不需要自鳴鐘，不需要準確的自鳴鐘，這是隨處可以測驗出來的：你祇須跑過一段馬路，這馬路傍幾十百家店舖裡的自鳴鐘，他長短針所指示的時間，竟可以家家不同；有相差五分十分的，有相差一點半點的，難保裡面沒有一

兩架是永遠不走不鳴的。因此，無論請客開會，都要看各人的高興。明明寫六時入席的，而到八時，客人還在那裡嚼瓜子等人；明明寫一時開會的，而到二時，會場上還在那裏談閒天等人。你工作正吃緊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和你在客室裡對坐起來，天南地北的亂扯，從天氣談到腳氣，從總統談到馬桶，談了半天也談不出他必要見你的理由來，白白糟蹋了你二三小時的寶貴光陰，他纔揚長着去了。在別人祇須十分鐘可以跑完的一條大馬路，而他却踱躑方步，洒洒袖子，東一張西一望，站在馬路角上看看熱鬧，靠在玻璃窗外看看裝飾；在這條馬路上，竟可以敷衍上半天工夫。別人笑我們中國的外交是牛步化的，蝸步化的；其實，豈獨是外交，我們中國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坐在蝸牛背上追飛艇。歐洲的文明，是二百年造成的；美國的文明，是一百年造成的；日本的文明，是五六十年造成的；而我們中國的文明，經過了四五千年，還落得一個時代落伍者的榮

譽。到現在，還有一班大人先生，摹倣着他曾祖父的口氣，說什麼保存舊道德，維持舊禮教，又嘆着氣說世道不古，用夷變夏；——祇怕人笑他是暴發戶所以也學幾句詩禮人家的俗套——又有國什麼國什麼的提倡與保護，捧住屍骨當寶貝。

雖然，我們中國的文化，比到非洲土人台灣生蕃，確是進步得多了；但是，非洲台灣[◎]的土人，能保持原人時代的狀態，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上，還有相當的貢獻。獨有我們中國，不新不舊，不古不今；家裡的自鳴鐘是要擺的，而對於時間的經濟是不注意的；中山裝是要穿的，三民主義的口號是要喊的，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切腐化退化投機份子反動份子却都要做的。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一切事業，一切生機，都是寄託在時間上的。別人起早熬夜，打鎗造砲，在那裡計算我們這塊肥羊肉；而我們家家擺着一口自鳴而不鳴的鐘，糊裡糊塗的過着光陰，昏天黑地的度着人生。如今又是

國民二十年的新年來到，我沒有別的話祝頌你們，祇有一句：

「祝你儘多有等死的光陰！」

從樓窗望出去

我生平有兩種嗜好：一是談天，二是旅行。談天不論關於故事的，經驗的，思想的，學問的，性情的；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由談天而辯論，由辯論而吵嘴，再由吵嘴而發牢騷，由發牢騷而痛哭流涕，纔算不空過了這個星期日。

在某一星期日，我的老毛病又發足了，特爲趕到跑馬場對門一個朋友家裡吵嘴去。從下午一點鐘吵到四點鐘，吵得口乾舌燥，大笑也笑過，大罵也罵過；終

於喉嚨不受命令，我們不得不休息了。我們是在三層樓上的，我一回頭，從樓窗望出去，祇見對面跑馬場上人頭擠擠，原來是一羣白種人在那裡打棒球消遣。我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他們的星期日是這樣過的！而我們呢，也可以推想得到：聽鑼鼓喧天狂吠踢嘶的戲，或看耍大腿吐仙氣教人貪色教人迷信的影戲；不啊，旅館中房間開開，什麼抽大煙叫鹽肉賭博綁票無惡不作；再不啊，跑狗場中去擠擠，輪盤賭上去軋軋，妓院中去坐坐，菜館中去嚼嚼；再不啊。鼻噓兒子抱抱，黃臉老婆看看，便算過了閻羅王多給他的一個星期日！——其餘，有許多人，天天在那裏過不值錢的星期日。

我家住在虹口公園相近，所以我也園中一個游人。每天清早曉霧迷濛中，我們貴國一班享福的同胞，還縮頭在被窩中做他黃梁好夢的時候；那班碧眼絲髻兒，已經呵着凍手，在那裡砰砰的打靶子。我天天聽着，心中不覺起了一重悵惘

從來說的：「臥楊之側，豈容人鼾睡？」如今他們竟在我們枕頭邊打着靶子了。枕頭高臥的人啊！你們儘睡罷，你們儘做好夢罷！他們練好了眼光，練好了手法，總有一天拿你們的胸膛當靶子而努力的打上來的！——五卅的往事祇是一個小試驗。

本來，我們這個落伍的中國，這個事事不如人的中國，倘然甘心高臥着等死，甘心把自己的飯讓給人吃，甘心把自己的地方讓給人住那便不必多說：倘然還想吃一口苦飯，還想有一站腳的地方，你便要抽筋剝皮的換過你的面目來，要洗心伐膚的提起你的精神。別人走十步，你應當快走二十步；別人工作八小時，你應當工作十六小時。孫中山先生說：『我們的人數很少，打起仗來沒有那一次不是以幾百人去打幾千人或幾萬人的』又說：『革命軍的力量，是和別種軍隊不同的：必要能以一當十，才算合格。』其實，我們到了這九死一生的時機，人人都

奮鬥，由奮鬥而得生存。別人工作，我們加倍的工作；別人休息，我們不應當休息。莫說在平常日子，不應當游蕩昏迷，讓這樣寶貴的青天白日過去：便是到了星期日，除一班想升天的朋友到教堂裡去讚美耶穌，嚎哭耶穌以外，大家也應當找點有益的事體去做。從前我也對朱少屏先生說：『我們應當如何利用這星期日，利用這個星期日做一點社會教育的事體：我們不是人人家裡有一間客堂嗎？我們不是人人有這天空閒日子的嗎？我們便當大開客堂，用耶穌教堂裡忍心耐氣花言巧語招徠人的方法，勸一班過路人，到我家客堂裡去坐坐。我們省一點陪伴情人下來的時間，省一點輪盤賭博中輸剩下來的錢。賣一些淡茶粗點。招待得一班過路人快活。利用這個機會，對他們說世界的大勢，中國情形，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或是講講一點有意的故事笑話，或關人格修養上面的，或竟給他們上一點常識的課。——尤其是要注意無產階級的人，我們心對他們表示同情，要盡

力幫助他，要盡心勸化使他有做人的常識，有堅定的人生觀，有互助互愛的同情心。「這樣過一個星期日，多少總是有利的罷？在我們利用這一個空間，對於社會盡一點小義務；倘然我們能夠得到多數的同志，在各地同日舉行這一種集合，那對於社會上所得到的影響，決不是一個「小」字。這個不費之惠，同志們快起來實行罷！這個熱鬧而有意義的。星期日罷！

我們受宗法社會的遺毒，已是深極了；人人祇知道「關大門吃飯，」「各人自掃門前雪。」但是，如今的局勢，却大變了，我們除有一個家庭以外還要有一個社會。我的口號是：

「我們要一個社會化的家庭，同時也要一個家庭化的社會！」

從一個白俄人的臉上看出來的

「有真反抗，纔有真成功；有真壓力，纔有真反抗。」這樣的結論，是我從一個白俄人的臉上看出來的。

爲什麼我們中國人的革命總是「尙未成功」？這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我的腦海裏旋轉。有一天，我在北四川路上，遇到一個俄國人，——一個俄國的白黨；他伸手向我要錢，我目不轉睛的向他臉上看着。看着，看着，我便恍然大悟。

他爲什麼不去做老奸巨滑的三朝元老？爲什麼不去做投機份子，混充列甯的老同志，在繡着黑鷲袖章的外面，罩一件勞農政府委員的制服，天天在議會上列席，拿出腐化老前輩的手段來去腐化那班新官僚？

他爲什麼死抱住了不合時宜的主義，飄流在海外，甘心挨凍受餓，路死在客

地裡永永飄流，永永不覺悟，永永堅持到底？——現在上海有幾處收容白俄難民的住屋，他們的屋子裡，一無所有，大家坐在地上，縮做一堆，沒有麵包吃，沒有棉衣穿；但是在尼古拉第二像前的禮，是要行的，皇黨的歌，是要唱的。禮行得極嚴肅，歌唱得極雄壯。——他爲的是什麼？他爲的是做人，他爲的是完成他的人格。什麼是人格？便是人人須忠於他的主義。倘若你覺得自己的主義錯了，你便須立刻悔悟過來，——從骨髓裏悔悟過來，去信仰你的新主義；你若不認錯，你便須忠於你的主義，爲你的主義而犧牲一切。絕端沒有含糊的餘地，絕端沒有取巧的可能。你不知道什麼叫做主義，那你便是「混蛋」！你若不忠於你的主義，那你便是「奸細」，便是「投機份子」，「腐化份子」！

我們不要徒羨慕蘇俄的革命成功，蘇俄革命的成功，果然是紅黨能夠努力革命不放棄主義而得到的效力，但也是他的敵黨能夠表示鮮明的反抗色彩，始終不

從一個白俄人的臉上看出來的

放棄主義，從這裡面給予了他莫大的功力。敵方能鮮明的色彩，纔可以使這方面認清敵人；敵方能不放棄主義，纔可以使這方面徹底試驗主義的效力。倘然我們遇到了一個和楊柳葉兒一般的敵人，他沒有什麼主義，他尤其是不表示什麼色彩，祇揀有勢的方面倒，揀有利的地方走；你在前方拚命，他在後方撈錢。風色稍一不順，他便第一個倒戈，第一個在內部破壞。你到那時，弄得內外都是敵人，最大的陰謀，便出於最親愛的同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認不出一個真正敵人來。這一班混蛋，本來沒有什麼主義；——發財便是他的主義——莫說你失敗了，得不到他的幫助；便是你成功了，也是始終不能和你合作的。——他要是

有主義，有合作的能力，也不待到你得意的時候他纔來呢。——因此，同志儘管努力，革命儘管不成功！

我試問你，蘇俄有這種現象嗎？他們白黨的主義雖是失敗，——他主義的錯

不錯，不在我這番說話範圍以內。——但決不投機，甯可凍死餓死，飄流在海外，向我許嘯天伸手要銅板。雙方都是有人格的，不用小人假投降暗算的毒計，使得勝利的一方面，可以一步一步在成功的大道上走，那政治纔能一天一天的清明起來，國力纔能一天一天的建設起來，人民纔能一天一天的安定起來。不然，終年走馬燈式的混戰，同志忽然倒戈，讎人忽變同志；人人惟利是圖，祇求洩他的領袖慾，不管人民的流離苦。人民流離着，死亡着，雖祇得忍氣吞聲着不敢反抗，但試問：叫我們流離到幾時？要我們死多少？

我們做小百姓的聽着：你不要把這個責任推在政府身上，你也不要把這個罪名推在軍閥政客及一切腐化的分子身上；你看看我們自己生成怎樣一副臭脾氣！無事時造謠生風，有事時投機取巧；坐觀他人的成敗，祇圖個人的小利。自己永遠不開闢一條正大的途徑，永遠不表示一個光明的主義。東倒吃豬頭，西倒吃羊

從一個白俄人的臉上看出來的

頭；甲來便認甲做父親，乙來便做乙的順民。不論公家私家，每逢開個會議，不是假公濟私，便是虎頭蛇尾。主席付表決時，贊成時舉過手的，反對時也不妨再舉一舉手；喊口號時，喊過「擁護」的，也不妨再喊一聲「打倒！」中山裝裡面，不妨包裹着一個灣腰屈背烟容滿面五指焦黑滿身開着楊梅鋪子的身軀；自稱追隨總理四十年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也不妨跟着禿頭去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自稱受過科學洗禮的，也不妨同時去保護最沒有科學方法的國×，提倡最不合時代精神的國×！平日親友間來往着，總是一味瞎敷衍；自以謂做人圓到，能識時務。聽人說是他也是，聽人說非他也非；人家請他簽名，他便也不加思索的簽上一個名；人家託他事體，他總是滿口答應，一轉背便忘記得影跡無蹤。甯可背地裡結着狐羣狗黨，陰謀詭計；決不肯當面忠告直道，開罪於人。下從流氓鷹三起，上至大人先生，學的全是這一套「和調」手段！成功時全是同志，失敗時全是敵人；我

們永遠認不出一個真是非來，永遠找不出一個真同志來！

這樣的民衆，所以有那樣的軍閥政客腐敗官僚投機份子；這樣的腐敗官僚投機份子，所以有那樣混沌的時局。唉！我們到什麼地方找真同志去！我們到什麼地方同找真敵人去！「有真反抗纔有真成功。」我站在一片沙漠地上，站在死氣沉沉的陰世國裏；我要放聲大哭，也聽不到我哭聲的回響！

雄狗撒尿

雄狗跑在路上，每到路灣頭，或是岔路口，牠總要蹣起了一隻後腿，撒幾滴尿在牆角上；有時遇到了路傍的一株樹，或是一條電線木柱，牠總不肯輕輕放過

，也要如法泡製一回。這是爲什麼？有懂得狗心理的人說：牠是在沿路留下暗號，預備將來的認識，——是歷史學的認識。

原來天地生我們這一班生物，是糊糊塗塗的：他也不替我們留下什麼記號，也不替我們定下什麼名稱；全是我們這種自稱爲人的在那裡自作聰明的造出種種名稱來，什麼是天地，在地上面又是分什麼東西南北，又是什麼五大洲，五大洲中有一個亞細亞洲，亞細亞洲中有一個中國，中國人裡面有一個我。——自命爲許嘯天——這真正是笑話！真正是瞞天大謊！我們在這一塊所謂中國的土地上，又是造了許多歷史，定下了許多秦漢唐宋明清等等希奇古怪的暗號；看看像煞有介事，想想實在無介事！這種種名稱，種種暗號，他的價值，還不是等於雄狗撒尿，自造歷史，自尋煩惱而已！

話又須說回來了：人果然是沒有什麼意思，做人果然是沒有什麼大道理；但

我們既已生成一個血肉做成的傢伙了，在人言人，我們不能不將錯就錯研究做人的道理。因為一切符號名稱，原是假的；而我們肚子餓要吃飯，身上冷要穿衣，不吃要餓死不穿要凍死，却是真的。餓死凍死也可以算假，而挨凍受餓時候的痛苦，却總是真的了。有的說這肉體上的痛苦還是可以忍得的，但精神上的痛苦，尤其是難受的了。所以我們做人的道理，不是研究生前，也不是顧慮死後，而是要想法子怎麼樣避免眼前的痛苦。這句話便難說了！以人類這樣一種不知足的動物，莫說他要越吃越精細，越穿越考究，並且他要越生越多。因此，大家不得不在生活方法上努力，怎樣使生活材料越造越多，越造越好。講到這裡，便是什麼科學啦，哲學啦，文學啦，一切政治經濟啦，文化教育啦，全身披掛起來，裝點成現在的人類文明世界。但這種種，僅僅祇能供給現在人類精神上身體上的生活需要；至於將來的生活，當然要再努力再創造，再多再好。但這裡你不要忘記一

件工作，便是一件研究歷史的工作。——也便是雄狗撒尿的工作。雄狗倘然不撒尿，便也不認識他來的時路徑，我們倘然不問一問歷史，便也無法繼續前人留下的生活工作而使他再進步再增加。且各人有各人的歷史，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歷史，每一隻雄狗的尿，有牠特有的氣味；我們不但要撒尿，還要認定自己的尿氣味，不要拿別人的歷史當自己的歷史，黃狗嗅錯了黑狗的尿氣，便要走錯了道兒，認不得回來的路。小心！小心！

一樣東西擺在我眼前，一件事體發生在我面前；我倘然不明白這物這事的歷史與他的來源，我便沒法去使用這樣東西，也沒法去處置這件事體。我明白了這事物的歷史了，而不明白這樣東西爲什麼適宜放在此時此地？這件事體爲什麼恰恰發生在此時此地？他也有他的歷史關係與理性關係，倘然不明白，我還是沒法使用他處置他的。我們的歷史，對於我們現實的人生，有如此的重要；可嘆眼下

一班時髦少年，動輒什麼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原也問歷史，但粗心暴氣的少年，每不能耐得做史學的細工夫；祇圖空而無當的理論上說得好聽。——什麼共產主義，——共產雖也是一種主義，但一種主義的能否實行，與空間的社會，時間的歷史上，都有密切關係的。但如今講主義的少年，每每不顧這個，一知道名目，便要喊出口號來。——處處地方用革命手段，不問歷史，不問環境；想到便說，拉起便幹。魯莽滅裂，一事無成！

今日一部分的(?)少年，往往什麼馬克思昂克思，什麼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什麼新興文學無產大眾，都朗朗喊得上口；但你若問問他自己的時辰八字，他便扁嘴搖頭，不知有漢，遑論魏晉！唉！少年！少年！我們最少也要學學雄狗撒尿，不要忘了自己的來路！你不看見已有許多外國雄狗在那裡替我們撒尿嗎？——如斯坦因馬古烈福開森渡邊秀方鹽谷温等。

人家已經看到你的骨髓裏

我們這位東鄰，誰都知道是一個奮鬥的人種；恰巧有我們這班不愛奮鬥的人種，和他結了芳鄰。——這話或許冤枉了。你看我們終年忙忙碌碌的做那自相殘殺的軍閥，鼓弄風潮的政客，刮地皮的官僚，賺千萬家財娶十房二十房小老婆的大富翁；還有努力賣國，努力販買洋貨，努力生兒子，努力吃飯的爭氣子孫；更有拚命嫖賭吃着，拚命流白濁生楊梅毒的色鬼，拚命吞雲吐霧的鴉片鬼；誰敢說我們不奮鬥？——他們在五六十年前，早已立定了計劃。祇須看他在我們南部立一個××書院，北部立一個××大學。書院的責任，是在商業上努力；大學的責

任，是在工業上努力。二十五年前，我初到上海，便看見有大辦垂垂出入於四馬路青蓮閣，清河坊長三堂子，及城隍廟小東門一帶的東鄰人。他們無處不到，無事不研究。上自大人先生被窩裏的事體，下至花煙間中打泡的價錢；調查得清清楚楚，比我們自己還詳細。不說別的，只講上海流氓的幫數；什麼虹口幫，城裡幫，你可能分別得出來？還有各幫的切口，你可能說得上嘴來？但他們都能，——且是很能。

這還不算，那班書院中的學生，每值年假暑假，便利用空閒，組織成各支的旅行隊。什麼湖廣隊，滿蒙隊，長江隊，黃河隊……：間諜式的向中國內地四處出發。化很少的旅費，——在路上度極簡單的生活：一盂冷飯，一塊麵包，便敷衍了一天；一襲外衣，一榻板牀，也使過了一宵；凡有陸路可通的地方，總是辛苦兩條腿，爬山過嶺的過去；在不得已，須用代替交通的器具，他們總揀那最下

人家已經看到你的骨髓裏

等的最便宜的。因爲不如此，不能考察實際的地勢，與民間風俗的真相。——得極有價值的報告。——每人旅行回來，都有對於該地人情、風俗、政治、歷史、地理、文化、工商業、農作業、種種極詳細的報告與統計；有的採集材料，有的留下照片。——這樣苦心孤詣的學生，比到我們貴國裡的一班貴學生，化着父母血汗換來不心痛的錢，祇知穿漂亮西裝，軋女朋友，出入於跳舞場，旅館的如何？比到買外國槍砲打中國人的軍閥，幫助外國商人吸剝中國人骨髓的買辦階級又如何？——我們不要看他不起那頂破爛的方頂帽，和那襲臭惡的制服；他破爛的裂縫中，却發出黃金的光彩來，臭惡的氣味中，却發出學問的香氣來。——這樣刻苦用功的學生，無怪他身尙在學校中讀書，那長江京津廣東一帶的所謂洋行中，早已留下他的位置了。

再說那北部的××大學，他是一大羣中國的地蛙蟲。他們一閉上眼，中國什

麼地方的地質是怎麼樣，什麼地方的礦產是怎麼樣，什麼地方急須建築鐵路，什麼地方是一個良好的港口：朗朗好似背書一般，都背得出來，歷歷如看指上羅紋一般，都數得清楚。我從前在東三省辦鐵礦，見有他們測量畫成的一大幅東三省地質圖。他的精細準確，見了實在叫人害怕。——我抽象的說一句：地圖上連鄉下人砍柴走的路都有，在一方里內的地質都畫明。——這是一件祕密工作，據說他們當初測量的時候，經過了八個寒暑，被鄉下人打死的測量員，也有八個之多，但他們終究忍痛畫成了！這一張圖，却是非賣品；凡是他們本國人得到路鑛工程學位的，都得人手一紙。我們想借他來看一看，那是絕端不可能。——我是偷看的。——還有他們對於滿蒙的出版物，什麼滿蒙地理，滿蒙風俗，滿蒙工業，滿蒙鑛產，滿蒙經濟等等；以及每月每週發行關於滿蒙的調查錄，鐵道案內等等，觸處皆是，都不下數百種。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可憐找遍國中，祇有一本商務印書

人家已經看到你的骨髓裏

流氓的哲學

館出版的失了時代性的東三省記略！——在那個時代說。——這種工作，是什麼人做的呢？大都是這個××大學中人所做的。

我一天在朋友家裏，看見一大疊中國各省詳細地圖。——每省一幅，他出版的時代很近。——我看了大喜，說道：『中國連年兵荒馬亂，却有這一班有毅力的學者，畫成了這大份很有價值的地圖，也是替中國人吐吐氣。』那朋友聽了，却微笑一聲說道：『這是向日本陸軍部買來的！』我聽了，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那朋友又追着一句說道：『這地圖，他們已認爲是不適用了，纔肯在外面出賣；他們自己已製有一份更精細的地圖了。』啊喲！這一口冷氣叫我直抽到腳後跟，一時裏真有點回不過來。

唉！我們貴國人呀！不要再對人擺空架子了！一方手帕，遮不住滿牀的醜。我們還不如老老實實自己承認是一個敗類，是一個懶蟲，是一個糊塗蛋，是大中

國的小人。——先要自己認錯，纔能改過這錯來。——不然，你儘向人家擺空架子，人家早已看到你的骨髓裡了，你的空架子有什麼用？

棒槌底下出孝子

兼答上海日報記者

中國的孝子太缺少了！從今以後，我盼望全中國人的手中，都要拿一根棒槌，努力的打出幾個孝子來。——或把自己打成孝子。——雖說文化的極軌，沒有國家的存在；但在如今封建思想還殘留着，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正站在時代線上的時候，絕不容我單獨不要國家。何況國家制度，正是達到世界制度的一個

棒槌底下出孝子

過程；不走第一步，如何能到第二步？

我因為國人太不爭氣，太不愛自己的國家，丟下了一塊肥羊肉，自己不吃；

却引得東鄰西舍正鬧着飢荒的人，聞着一陣陣的肉香，饑涎欲滴，今天來研究，明天來調查。把這塊肉的成分，研究得清清楚楚；把肉の色香味調查得明明白白，不由得表示出一種敬意來。——請參看日文按語。——敬意到了極點，不免有

染指的意思；我要染指，你也要染指，便惹起世界的大戰爭來。我常常說：世界

大戰的原因，都起於弱小民族的誘惑。——第一次世界大戰，誰都知是起因於英

德兩國爭奪印度人放棄下的權利。——弱小民族，實是引起世界大戰的罪人；我

們自己倘然有吃肥羊肉的胃口，不把他的色香味留在外面如何能引起餓孥的打架？如今別人研究調查的工作已做到了十分，敬意也表示到了十分；再進一步便要

表示出染指——或已經染指——打架的醜態來，所以寫出「人家已經看到你的骨

髓裡了」幾句話，——見十二期本刊——是對於我國人作一個警告的意思。照中國人這樣癡呆懵懂，昏天黑地過着日子，恨不得叫人人手中拿一根棒錘，把全中國的不孝子，個個從睡夢中打醒來，——或竟個個打死！（我自己第一個該打。）這好似父母責打自己不爭氣的兒子，教訓自己不孝的兒子，原於鄰舍不相干的。誰知我這幾句不中聽的話，還未曾警醒睡夢中的中國人却，已惹起了上海日報——日人在滬創辦之日本報——記者的注意，把我的原文譯登在二十五六兩日該報的封面上又費神加上幾句按語大意說：『許嘯天君鑒；日本人關於中國之研究調查，在一般上說，比較的正確一點，這無論是什麼人承認的。但是，日本人與法國人的對於古代中國的研究，美國學者的現代中國的研究，德國人的對於中國近代古代均等的研究：都是表示他的敬意，這種事實，先生却忽略了。』

果然，我寫那篇文字時，不免太注意東鄰人，却忘了把德國法國美國人拉扯

流氓的哲學

上來做個陪客。但這在我自以謂有兩種理由：一；是東鄰人關於我們的研究調查，比較的正確，原非德法等國可比；——恕我學舌！——二，是我寫那篇文字的，祇在警告自己人，隨手把東鄰人拈來，舉一個例，並不想寫什麼「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史」等文章，所以對於我僑友邦人奮鬥的美德，祇有表示絕對的敬意！——尤其是對於我國能表示敬意的東鄰人！

本來，學問是沒有國界的，日美德法等國人的研究中國近代古代文化，是他們學者欲完成自己的學問與我們中國人無干。我們中國人倘是爭氣子孫，早該把自己祖宗光明的歷史，寶貴的學術，整理出來，發揚出來，貢獻給全世界學術界，與全世界的學術打成一個統系，完成全世界的學術體系；如今家門不幸，出了不孝子孫，對於祖宗所遺留給我們的一份產業，放棄不管。別人來問；你家裡有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瞠目不知所對！」以致勞動了鄰人，來替我調查，替

我研究。我們不知向他們表示敬意，反去領受他們的敬意，這真是「豈有此理！」因此，我現在鄭重聲明：我是一向敬重東鄰人的，——我也結交了幾位東鄰朋友，問問他們便可知道——對於東鄰人的奮鬥精神，祇有敬意；對於東鄰人的替我們研究學術，調查文化，有「比較的正確」的成績，尤其是使我們感謝與慚愧！——何況這裡面祇有親善，沒有侵略；一班人所說的「文化侵略」，全是謠言！——所以，我前次寫那篇文字的動機，除警告自己人外，並無別意。深盼上海日報記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在這裡道歉了！

至於對於我國人，我堅決的盼望大家起來，拿着棒鎚，努力的打出幾個孝子來！——我自己也時時在打着自己！

（附告）上海日報記者所給予我們的「週刊領導者」，「篤學者」，「等好名詞」；我們自問實在當不起，敬謹璧還！

看流蘇的印度阿三

「印度阿三！」總不見得是一個尊稱吧？但他們有一個泰哥兒，我們中國人是很看重他的；——不獨中國人——每來一次，總歡迎他一次。我在他第一次到中國來的時候，聽到他說的一句話，心裏就有一點不舒服。

他說：『我在八歲的時候，有一次遇到鄉間迎神賽會，裏面有一張旂，下面綴着一排流蘇，那流蘇隨風飄動着，表示出無限的詩意來。這流蘇是中國來的，可以看出中國人是有詩意的民族，從此我便對於中國發生了感情。』多謝他的感情！可怕的詩意的民族！這位特別的印度阿三，他半瘋半癲的在各處亂跑，拿了

諾貝爾獎金，受了皇恩深重的爵位，坐着頭等火車，吃着精美西餐，直接宣傳他的可怕的詩意，間接替帝國主義做走口；自然聽不到恆河畔一班貧苦民族的飢寒聲，自然聽不到全印度的勞工在工業資本政策壓迫之下的「杭育」聲，自然也聽不到全印度民族受着壓迫的呼救聲。他老了！他的鬚鬚三尺長，快要老而死了！儘可以不奮鬥，儘可以看看流蘇，不問一切的了！但他的千萬同胞，總還想在世界上多活幾天；所以甘地不能和他合作，所以最近轟轟烈烈爭自由的運動中，沒了他的地位。

我且問你：看看流蘇，不耕不織，你吃的穿的從什麼地方來？儘你有滿肚子的詩，怕也解決不了饑饉的飢腸？本來我們中國人，吃盡你們阿三的苦頭！我們好好的在這裡勤奮着過日子，橫堵裏來了一味毒藥，——佛教——幾千年來，便拿我們民衆汗血，白白的養着數千百萬的光頭賊！他們顶着印度阿三的樣子，佔

據着好山好水，建造着大廟大宇，不耕不織，妖言惑衆，陰謀詭秘，偷雞摸狗！這還不算，從此迷信貪妄懶惰不澈底的劣根性，深入在我們這班特別不奮鬥的民族心裡。——化了三文香燭錢，便可以希望今生來世無窮的幸福；這種利息，便是做交易所買賣，做綁票匪買賣也趕他不上。怎由得我們不起貪念？殺了一世人，造了一世孽，祇須臨老時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便可以懺除一切罪惡；這樣子容易贖罪，無怪乎近來爲非作歹的人愈多了！怎由得我們不起妄念？大家拱着手垂着頭，口中念念有詞，那功德林覺林等勝於魚肉的美味蔬菜，都能跑進你的嘴來；這樣勤吃懶做的福氣，誰不願意享？怪不道現世上懶惰的人愈多了！倘然念念經就可超度亡魂的，那沒，我奉勸中山裝同志，快去念三民主義；洋裝同志，快去念馬克思的資本論；戴玳瑁邊眼鏡的同志，快去念很少人念的四書五經罷！這昏聩糊塗，不澈底，不合世界潮流，到如何地步！

常聽人說：中國民族安息於地上，猶民族安息於天國，印度民族安息於涅槃。什麼是涅槃？便是死。什麼是安息？便是等死。人生下地來，一動也不須動，茶來伸手，飯來張嘴，終日坐在一間屋子裡，昏然而睡，曹然而覺，不用腦筋，不用力，天上落下來米來，地下長出棉來，又飽又暖，養着這豬羶式的人種；從小養到老，從老養到死，天生他好好的一副筋骨腦血，白白的廢去，葬送到棺材裡去做蛆蟲的食料。這不是我們中國所最羨慕最希望的福氣人麼？可憐！這福氣人，如今福也享盡了，氣數也到了！橫裡殺進一股西方勢力來拿他們的物質打敗我們，拿他的經濟兵力壓迫我們。倒也！倒也！中國人倒了！東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打倒了！眼見這個福氣人，將永永踐踏在東西洋人鐵蹄之下，奴隸牛馬萬劫不復！

在這四面楚歌千鈞一髮的時機裡，那涅槃的民族，忽然不願涅槃了；他們不

念阿彌陀佛了，他們不看流蘇了，他們奮鬥而死裏求生了！你看近來西方的報紙，都有「大蟲醒了」的捏畫，來比方印度民族因爭自由獨立而奮鬥的精神。問問我們中國人怎麼樣？中國民族，本來在地上的；現在反被印度阿三拖到地下去了！怕快要替印度阿三涅槃去了！

同志們！這是一條到坟墓裡去的路！我們快要回頭！快要奮鬥！快要打倒印度阿三害人的毒藥！我們還要作人！還要做一個轟轟烈烈不迷信不貪妄不懶惰澈澈底底的人！我們不願就此涅槃！「阿彌陀佛！」

我們要吃豬肝

我們總該聽得唱蘇灘的，常常說起一件笑話。他的笑話是這樣的：

有一碼趙大，他到陸稿薦——上海最普遍的肉店招牌——去買得了四百錢豬肝；但苦於不知道烹調豬肝的方法，那肉店老闆格外熱心，替他寫了一張煮吃豬肝的方法。那趙大左手提着豬肝，右手拿了一張紙，一行走，一行在那裏熟讀紙上的方法。橫堵裡跳出一隻黃狗來，「咻鳴」一口，把趙大手中的豬肝銜了去；趙大却若無其事，還只顧讀他紙上的方法。路傍的人看了忍不住了，對趙大說道：『噲！你的豬肝被狗銜去了，你知道嗎？』那趙大慢慢的抬起頭來，向那大黃狗去的路上望了一望，冷笑一聲，說道：『哼！畜生的！你祇管把豬肝搶了去，但這張方法的紙還在我手裏，看你如何吃法！』

這條大黃狗，果然沒法吃豬肝嗎？趙大雖有法，果然吃得到豬肝嗎？可憐！趙大也祇得讀讀方法，想想豬肝的味兒罷了；那條大黃狗，却可以大嚼其豬肝，吃得肚子飽飽的了！

我們要吃豬肝

流氓的哲學

唉！我們中國人，竟全染了趙大的脾氣！——老實說，還趕不上趙大。趙大雖笨，還知道讀讀方法；像我們中國人，祇求一個好聽的名兒，至於實際的方法，有幾個像趙大肯去熟讀的：打開一部新翻譯的政治學辭典，什麼全民政治。普選運動等等；打開一部哲學辭典，什麼唯心、唯物、一元、多元、認識、辨證等等；打開一部社會科學辭典，什麼馬克思、恩克思、無產階級、有閒階級等等；打開一部文藝辭典，什麼未來派、象徵派等等……一開口，那好聽的多兒，便好似珍珠瀉地般的聯續不斷的吐了出來；一動筆，也好似黃河決口般的滔滔不絕的滾了出來。你看我們中國，在政治方面：從革命而民主而政黨內閣。而超然內閣。而中央集權。而聯邦自治。而好人政治。而大總統。而大元帥。而主席而總司令；五花八門，說過做過，而中國的時局却愈弄愈糟。在教育方面：從強迫教育而道爾頓制、而男女同學、而大學區制、而平民教育、而三民主義教育；形

色色，也是說過做過，而中國的學生，却愈弄愈沒有希望。開一個會，偌大一個問題，祇須一班大人先生在會場上坐一坐，一天兩天便完結了；偌大一件議案，祇須一個領袖人物，在講臺上三言兩語，便通過了。我們小百姓，伸長了頸子，今天望到明天，今年望到明年，却全沒有這一回事；——不但沒有這一回事，而消息却愈望愈壞。原來這種種，都是祇圖一個名；他祇叫得了這個名，方法也不用問了，實際上更不用問了。哈！我們中國，究竟是一個講究名教的國家！

誰不說中國現在的情形，是遍他飢荒，是病入膏肓。——飢荒鬧到學術荒廢病到人心死盡最是可怕——但要救飢荒，祇有一個方法，一個吃飯的方法；要治病，也祇有一個方法，一個吃藥的方法。我們要立刻吃飯，不是要研究吃飯的方法，更不是祇圖得到一個吃飯的空名兒；我們要立刻吃藥，不是要祇得到一個藥方，更不是要祇知道一個好聽的藥名。要立刻有飯吃是什麼方法，祇有立刻去做

，要腳踏實地的去做；不祇是在書本上去讀，尤其不是在筆下口頭寫着喊着好聽的名兒。要立刻有藥吃是什麼方法，祇有立刻去醫，要切切實實割肉刮骨的去醫；不祇是在藥方上寫得好看，尤其不是和賣嘴郎中一般的在口頭說得好聽。

我們今日既全染上趙大的脾氣了，我便要替我們趙大式的中國人喊一句口號說道：

『我們要吃豬肝！我們不要祇有一紙吃豬肝的方法！』

這口號一方面要向政府喊，一方面要向我們自己喊。

灌
迷
湯

酥胸緊貼，玉臂雙環，星眼欲流，口脂微度，嬌聲軟語的說着：「我的愛人！我的終身的愛人！」我永遠是你的，你永遠是我的！」……俏語低聲，好似一串珍珠粒粒不斷的從那一點櫻桃似的口中吐出來。這多麼夠銷魂的溫柔滋味啊！這時的對手方面，倘然是一個廬生；他袋子裡的金錢，一定也似斷了串的珍珠一般粒粒不斷的滾出去。——女的倘然是一個窈窕兒，男的倘然是一個嫖客，那沒，這一幕，我們便稱他爲「灌迷湯」；倘然在其他的男女表演這一幕時，他的名稱叫什麼，那我可說不上來了！

我們中國人，是善於喝迷湯的民族。來一個西方美人。說一句：「你是文化發達最早的古國，我和你是最相愛的！」來一個東方美人，說一句：「你是地大物博的古國，我和你是最親善的！」最近還有一句：「我把一等國看待你！」嬌滴滴的聲音，說着甜膩膩的話兒；叫我這見識短淺的急色兒，那得不魂靈兒飛去了

半天，身體兒酥去了半截！最近，我又從一位東方美人口中聽得了一句話：『你有這樣大的土地，又有那樣多的物產，將來是不怕不發達的，你真是有福氣的！……』這甜話兒熱攢，我是五體投地的領受：但是，我們中國人近年來聯結不斷的交着桃花運，豔福享得太多了，前後左右圍繞着的儘是那些美人。美人雖不愛我，我也曾爲美人鞠躬盡瘁剝肌吸髓的表示親愛；但愛我的美人太多了，我是身體太弱了，近來攬鏡自照，形消骨立，蕭郎憔悴。你看我一身的肌肉，少年的精力，盡消磨在你們美人身上了：而這一羣美人，還是死纏繞着不休，這一方玉體橫陳，那一方情歌高唱。你們真愛我嗎？你們真愛我這個骨瘦如柴的病渴相如嗎？我懷疑了！我到此時，不由不懷疑於這美人的親善是灌迷湯，不由我不懷疑自己已是做了一廬生！做廬生是小事，再這樣葬身在迷魂陣中昏昏沉沉的過着日子，怕不要斷送我的性命嗎？快覺悟罷！快奮鬥罷！快救我自己的性命罷！你要知道，

那脂香粉膩的美人，祇不過是骷髏外面蒙着一張臭皮；這臭皮裡面，還隱伏着一個青面獠牙吃人肌肉吃人骨髓的罔兩！他一面放着柔媚的鬼聲，迷我們的魂靈；一面張着血盆似的巨口，要把我整個兒的身軀吞下肚去！我們還能不覺悟嗎？還能不奮鬥嗎？還能不自救嗎？——現在我老老實實告訴你：這西方美人啊，東方美人啊！情話情歌啊：都是窩姐兒式的「灌迷湯！」都是劊子手式的「殺人不聞聲！」都是陰謀！陰謀！

他們說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不怕不發達。哈哈！我們中國，就壞在這個地大物博上面！——嫖客就壞在錢多——莫說我們現在有了這樣一塊大堆而不知道盡他的生產力量，就算你們能夠盡力生產而不從別條路上去謀發展，也是自殺之道。你們忘了現在所謂最時髦的「工業資本政策」嗎？在工業特別發達的國家，向農業國吸收一切食用原料，製造成食用商品，仍銷售與農業國；那農業國祇因不善

流氓的哲學

於製造，祇能以賤價將他的農產品賣與工業國，又拿貴價向那工業國買用工業品。一出一入，無形中便受工業國的經濟侵略。工業國吸收了農業國的金錢，便製造強有力的武器，用兵力佔有農業國的口岸，做他的銷費市場。大家把夢醒醒！向全世界看看！在今日環境之下，誰做了農業國，誰做了工業國？又是誰強佔了誰的口岸，誰做了誰的銷費市場？那沒，「文化早發達的古國」有什麼用？——所謂早發達者，便是現在不發達也。——「地大物博的古國」又有什麼用？——何況我們中國的地日見其削，物日見其少。

這一些好聽的話，全是「灌迷湯」！——何況這一些好聽的話，常常附帶着怒目呶齒的狀態說出來的！

爲什麼歡喜說女人

『你們這一班臭男子！爲什麼專愛說女人？』兩道不尋常的鵝伶祿老瞪着，一串歷歷的鶯聲罵着；罵得男子愈臭了，愈愛說女人了！

世界上的男子，是永遠解不散的冤家；不見時又得想他，見了時便要罵他。

你聽那一對情人說的：『卿須憐我我憐卿！』外國情人說的“*I love you, You love me*”何等好聽？其實，在科學家的眼光看來，是機器套上了馬達的皮帶，發出來的一片磔刺聲罷了；也便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最爲臭肉麻的綺語』罷了！天生成這根性極端不相同的男女，倘然沒有這一點馬達的關係；臭肉麻的綺語關係，早已要衝突大戰起來，上殺到三十三天，下殺到十八層地獄。

如今是唯物主義的時代，凡事須講物的實際。我青年的時代已過去，也無心

講『愛和愛』的了；少年激烈的性情已消滅，也沒有這膽量講『男女革命了。我祇從物的實際上，講講男人爲什麼歡喜說女人的道理罷。

物的共通條件，是「經濟」二字。文化一天發展一天，世界一天窮迫一天，而經濟的勢力一天擴大一天。一切結合由大而小；一切工作，由分而合。從前是大家庭，現在因經濟環境的要求，大家庭不適用了，最適用的，是小家庭：由小家庭而營獨身生活，這是自然的趨勢。從前鄉村工業，現在因資本主義的壓迫，那男女工人，不得不跑到城市中來，在大烟突下面共同合作；將來無論男女，凡是成人，一律要工作，不工作的，得不到吃，這又是經濟條件之下自然的趨勢。

——這經濟大勢所驅迫，女子終有一天營獨身生活的時候，也有一天人人放棄他調脂弄粉的生活而賣他汗與力的時候；那沒我們男子站在經濟最前線的，不得不對於生活力量落後的女子有所談論而指導，使他踏在經濟的大道上，以與男子分

工而合作。

適應經濟條件的是工作，而適應工作條件的是在有相當的體力；體力的強弱，不但關係于生產力的厚薄，并且關係于種族的存亡。談起這種族問題，我們不能不談起女子。從前斯巴達軍閥主義的注重母系，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努力於女子體育；難道這關係於全民族存亡的問題，我們可以不聞不問嗎？我們做男子的一方面果然要注意自己的體育，一方面也要干涉女人的束胸縛腰搽脂抹粉，以及賭博，遊蕩，濫生兒女，香衾宴起，工愁善病，種種妨礙身體健康上的惡習；而使她擦拳擄腿，與男子同在運動場上爭雄。——這關於全人種生存繁榮的問題，任她罵我們「臭男子！」我們還是要干涉她的，不僅僅是談論。

說一句臭肉麻的話：我們果然看了女子很可愛；但愛是雙方面的，我愛了她，原也希望她把愛來酬答我，我纔覺痛快。愛情又純粹是自我的表現，出於絕端

爲什麼歡喜說女人

自由的意志；試問今日全世界女子，——尤其是中國女子——處於完全男子的權力支配之下，完全依賴男子生活之下，有什麼自由的權能？有什麼完全的人權？老實說，今日女子對於男子的一顰一笑，全是屈伏於男子的經濟條件之下，她的說恩道愛，爲妻爲妾，全是幾碗飯菜，幾件衣服首飾做了她的發動力。在她自己早已毀滅了靈魂，一任男子愛長便長，愛短便短；絕端順從，亦是絕端冷淡。一個個的妻妾，等於一個個長期被包定的娼妓！娼妓豈有人格可說？豈有愛情可談？再深刻說一句：娼妓而向我們表示愛情，不論她如何真摯熱烈，我們總看做她是作偽，甚至看做她是陰謀手段的第一步。女子而到了無表現愛情的自由權，固然是萬分可恥；但男子而永遠得不到女子真心的互愛，他的悲哀空虛痛苦，又到了如何地步？我們男子，便是不爲女子計，爲自己欲得到對方愛的真實的交換來安慰我們的人生計，也須急起幫助女子生活獨立。有生活的能力，纔有完全的人

格；有完全的人格，纔有自由的愛情。男女雙方能自由表現他的愛情，而不受條件支配的，這纔是臭肉麻的昇華！——你說我們男子怎麼可以不說說女人？

歸根說一句：我們倘然能幫助得女子一切平等發達，家中量米買柴，也不用我們片面擔負責任了；平日討論學問，說恩道愛。知識相等，性情相投，都能夠得到一個交換，也不感覺寂寞空虛了。至于事業的共同經營，種族的日趨健全，……這都是我們歡喜說女人說出來的好處，也便是我們男子先得到的好處。

遇到火災等等，她有健全的身體，能拔腳飛奔，逃出了火窟，一點用不到丈夫的救援扶持；比到那工愁善病的嬌妻，因依賴丈夫的救援扶持而拖累丈夫也葬身在火窟中的，這幸福相去多少？

我們怕做火燒鬼，更不得不說說女人。

什麼是慈善

天地生人，平均給予以生活料，——土地五穀牛羊等。——又平均賦予以生活力；——體力腦力等。——用我們的力量，去得到生活上應享的資料；得到生存上互相應分的享用，便算完了人事。所以人與人之間，彼此祇有博愛，祇有平等，祇有施助；而沒有慈善。——慈善與互助不同；互助，是相互的助力；慈善，一方面的施予。在心理，物理，社會原理，各種公律上，祇有相互的作用，而沒有片面的動力——什麼是慈善？在人既施之無因，而在我亦受之可愧。再澈底說一句，世界上什麼地方有真正的慈善家？更進一步說，真正有人格的，決不願無因而受人慈善的待遇；受人慈善，等於受侮辱，作傀儡。——為慈善家作廣告

——什麼是慈善？在行慈善的人，不過是他一己對於已往罪惡的懺悔；或是對於未來幸福的祈求；——迷信的——或竟從中漁利，做一個善棍！而領受慈善待遇的人也是甘心墮落，走上自殺的途徑！

我們看看，現在社會上所號稱為慈善家而足以引起一班人敬重的是些什麼人？原來仍是一羣豪商巨賈名門貴閥。他們有無數細小微賤的人，替他流血，替他淌汗；十年，二十年，一代，兩代，繼續着，貢獻着，而成了他們的豪巨名貴。——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第二講上說地主：『祇是睡覺，坐享其成。……名之爲不勞而獲的利。』又說：『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又說富翁：『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人家的。』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講中又說田主：『總是孳孳爲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而一班所謂豪巨，大都是「大地主」「大

「工商業者」「大田主」的化身：他們都是「不勞而獲，」都是「賺不公平的錢，」都是侵略「人家幾千萬利益」的，都是「孳孳爲利，刻薄計算」的。——這種人，祇求他少作些惡，已是我們微賤小民的萬幸了！倘然他一方面盡力的作惡，一方面又化幾個昧心錢來捐一個美名的慈善家做做，或是少年時候盡量作過惡的，到老來迷信了因果報應的話，爲祈求自己多活幾年，便假充慈善家，今日齋僧，明日造廟，徒然暴露了自己昔日的罪惡，空養了許多光頭廢物，佔據了許多好山好水，而於國計民生，還是絲毫沒有利益；更有霸佔着許多慈善機關，起初原是一個窮光蛋，後來居然弄得身家財產在千萬以上：這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強盜！一班從他刀下逃出性命來的窮人，又從他的刀尖上去舐得一點自己的血，便五體投地，歌功頌德的稱他爲大慈善家！——唉！什麼是慈善？

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剝奪了勞工的剩餘價值，以至形成今日不平等的社會。

但中山先生却主張用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方法，使耕者有其田，來預防資產階級的壓迫。因為中國最多的是農民，最大的是土地；一切生產，都根據於土地。土地權既屬於耕者所有，一人的勞力有限，從一人勞力所得的生產也有限，在農人盡力耕種所得，除對於國家負擔正當的賦稅以外，都歸他自己享用。他欲傳之子孫雖不足，欲供應一身却有餘；在這有餘的裡面，儘可以養老送死。講到工業界孫中山先生又主張用消費合作的方法來避免商人壟斷的損失，合作社的贏餘，仍歸消費者所享有；勞工在這贏餘裡面，也儘可以預備養老送死的事體。況且到那時，工商界巨大的事業，已收歸國有；國家有了相當的富力，儘可以擔負人民養老育幼撫治殘廢疾病的事體，——這仍是人民集合自己的生產力量來擔負，政府不過做一個代表。——更何必這「貓哭老鼠」的慈善家來多管閒事？

唉！世界上真正有損己利人的慈善家嗎？我們以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生

什麼是慈善

活，爲什麼還要別人用慈善心腸來待我？唉！什麼是慈善！

（註）這是在學理上的說法，在民生主義的極軌上說法：在眼前畸形的社會裡，正需要有力而博愛的人去救濟，不在我所說的範圍裏面。請讀者原諒！

中國人的瘧疾

害過瘧疾的同志們！總該還不忘記這種味兒罷？冷一陣，熱一陣。冷的時候，冷得打抖，難受！熱的時候，熱得發昏，又是一個難受！不幸得很，我們全國四萬萬人，都害上了這個病；——且是永久的，幾千年下來，還是一班一班的打着，毫沒有痊愈的希望！

一個人的脾氣，要是不經過科學的訓練，沒有法治的精神，行爲不守常軌，喜怒一任感情，他的結果，總不能免瘧疾式的冷一陣熱一陣；所倒霉的，就是那個病人。——上海俗話說的：「鬼相打，難爲了病人。」——病人啊！我們四萬萬都是的病人啊！

反正有那麼這一天：我在上海二馬路一間小閣子上，遇到了吳稚暉先生，他那時正起勁的爲了「科學與人生觀」的問題，在和一班玄學鬼打筆頭官司，順便也和我談起人生問題來。他說：『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人，他的態度，一天一天的不同：今天從被窩裡攢出來，覺得野高興；明天他也許覺得不高興，後天他也！隨隨便便，覺得又高興又不高興了。——這便可以代表三種不同的人生觀。』的——野字是十分的意思是無錫口音——可憐！我們全體中國人，便終生終世昏天黑地顛來倒去的在這三種不同的態度中一冷一熱巡環着害着瘧疾病態中做人！

流氓的哲學

拿遠的來說：忽而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又忽而有文「文景之世」的尊重儒學。拿近的來說：忽而有十七八歲的小孩子高高上坐着審查老同志的資格，又高喊着打倒老朽昏庸的口號；又忽而有歡迎着鬍鬚一大把的老頭兒來充當我們廉節的主席了。說起廉潔二字，更是好笑：近來「廉潔」兩粒鉛字，忽而不知交了什麼運；打開報紙來一看，東也是廉潔，西也是廉潔。——好似秋夜的應聲蟲兒，東邊草叢中吱吱吱，西邊籬笆下吱吱吱。——獨把一班排字先生，忙得不得開交，口中，噤喇咕嚕埋怨煞這位廉潔主席：『老高興！提倡什麼廉潔！』

主席一番提倡，國民一番期望的結果，倘然祇聽到了一片吱吱吱的應聲，那真糟糕極了。幸而得我們那位何部長，他出來實行一下子：前幾天我在報上看到他所規定的：將官送禮物限制若干元，擺酒請客又限制若干元，校官若干元，尉官若干元……寫得井井有條。這自然是提倡節儉的一番苦心了。但內中也許有這

麼一位官兒，他送禮請客果然都照部長的軍令辦理了，却誰料他竟化了二十五元錢替太太買上了一雙絲襪子，試問部長怎麼辦？或再化五千元一萬元替自己買上一個小老婆，那又怎麼辦？再說厲害一點，或有十萬百萬的匯到家鄉去買田地，匯到外國去存銀行，那更怎麼辦？何部長是一位忠厚長者，且確是一位能實行節儉的人，誰都看到他穿一身布的中山裝跑來跑去的。至於小老婆的問題，更有他那位寸步不離的太太王女士可證明的。但誰保得全中國的人，都有這樣的忠厚？中國人又天生有一種怪脾氣——尤其是官場中人，善於逢迎。上司說什麼，他也是什麼；其實，他心中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眼前最忠實的同志，便是他日最惡辣的反叛。你提倡廉潔，儘多有人在舍利獠皮袍外面罩一件老布大衫來哄哄你！

其實，做人都有一定分寸的，不用那害瘡疾似的忽冷忽熱。勞苦功高的，多化幾文也不在乎此，——何況都有他一定的俸給；沒有功勞的人，便一文錢也不

配化！致於爲國民造幸福，爲國家求建設，那便傾家蕩產也說不到不廉潔；倘然一味的省錢，什麼事也不求發展，不但表露着我們中國人窮酸的通病，且你的革命精神在什麼地方？

快跑上一定的軌道去！不要再冷一陣熱一陣的害着瘡疾！

出清陳貨

在這歲尾年頭，馬路上最容易看到的，便是商店門口的減價牌子：「出清陳貨，特別減價，」等字樣觸目皆是。自有一班貪便宜的人去上他的鈎兒！

貪便宜，是我們祖宗遺傳下來特別根性之一——尤其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

專收買外國人的陳貨，尤其在學問上。人家的學問，已是跑在最前線了；大學生畢業，祇是在學問上略得到一點門徑，所以在外國還有三四年長期間的實習，更還有研究院，還有專科的學會與演講會。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進步，更是日異而歲不同；差不多上半年所發明的，在下半年已算是舊貨了。而我們國裡的一班寶貝學生，在大學求學時代，已是一方面在賣錢；待到大學畢業以後，更是要賣大錢。倘然到外國去鬼混過一陣的，更是不得了，一回國，便要在人家屋頂上走路了！他們所最注意的，便是如何鑽謀好差使，如何享受大俸祿，如何結黨，如何營私；至於如何再求學問上的進步，如何做些造福於同胞的事業，怕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

便算是一個用功朋友，到外國去讀了四五年書，就算外國人不存見外的心，不拿陳年學問教中國學生；但我們學成歸國時，所得到的，已是在外國四五年前

的學問了。——實習期尙須除外——就算一回國便得到教授的位置，把在外國所得的教給本國的學生，又要經過四五年；這一來一去，須經過十年八年纔能把外國的學問應用在中國的社會上，這不是陳貨却是什麼？倘然是一位一二十年的老教授，他教來教去，總是一二十年前在外國所得到的一點學問，豈不是要教一班陳貓古老鼠嗎？在外國的學者，身在學術的競爭場中，不容你不隨時研究，隨時進步；且環境又好，待遇也不錯。比到我們的大學教授，學校中既計時授值，家庭裏也等米落鍋；在不欠薪水的時候，尙是做一日吃一日，一聲說欠薪，一聲說害病，黃臉婆子祇好去嫁給別人；因此。現在當大學教授的，沒有不是身兼數職以防萬一之變的。別人的教授安心在研究室中讀書，學術會中討論；而我們的教授，忙得祇是跳電車，搭火車，回家去不是聽孩子的哭聲，便是聽妻子的罵聲。試問這樣的生計，又是那樣的環境，他肚子裡的貨色，便欲不陳，如何可能？

我看到一本日本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他序文裡說：『我在這個大學——日本帝大——任教授二十個年頭，每年都從新把講義稿本改寫一次，成了習慣。：：不過，到最近的時候，內容上可以改變的地方非常減少了，所以我正暗暗的憂慮着，難道以後每年都要受着痛苦去宣讀同樣的講義嗎！』你看他如何的肯担負責任！他在後段又說：『我最初是從有產者經濟學出發去研究，在許多年間，想求一個心安意得之地，不覺得一步一步走近馬克斯；到最後，竟轉化到一個和最初出發點完全正相反對的地方去了。』——依豹隱君譯文——你看他又如何的勇猛精進！試問我們的大學教授，可有這樣的精神？可有這樣的能力與工夫？（兩月前，我到同文書院去拜訪小竹教授，他所受學校的待遇，以及他對於學術的責任心，也不是我們普通大學教授的生活可比。）

在學生一方面，更其是失望：終日化着父兄血汗變成的銀錢，糟蹋着少年時

流氓的哲學

代黃金般的光陰，考究裝飾，結識女同學，在嘴頭筆頭搬弄幾個名詞，女學生目的，祇在嫁得一個有錢的丈夫，男學生目的，祇在騙得一張文憑，已經是算爭氣子孫了。不啊，旅館中房間長年開着，舞場上香賓每夜開着，撲克牌九天天賭着，橫痃白濁終年流着。……對於學問，對於教授，更是毫無敬意；袋子空的時候，閒着無事可做，便鬧鬧風潮，趕趕校長！——這當然不是全國學生都是如此的。但犯這個毛病的，自家肚裏明白；不犯這個毛病的，也不必多心。

立一個國家，好似開一月店，須要時時有新貨出賣；要有新貨，須要時時造新貨。照現在中國學生這樣不好學的風氣，再鬧下去，竟連陳貨也造不出，其勢非鬧到缺貨關店不可。

死 相

我昨天在電車中，遇到了一位四年不見的老朋友，一眼見他臂上裹着黑紗。這真奇了！在五年前他死了母親，那是我知道的；但這喪服爲什麼直到現在還不除，難道他家中又死了什麼人嗎？便不由得我不問。這位朋友見我問，他便發出一番怪議論來：

『我現在穿的是國喪：在最近的三年中，我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但偌大一塊土地，那裡找得到一個活人！水災，旱災，兵災，匪災，今天死八千，明天死一萬那些可憐不足惜已經死的陳死人，姑且不去說他。——且我們中國有四萬萬那麼多的寶貨，丟了一二千百萬個原算不了什麼。法國人有滅種之憂，我國正鬧着人滿之患；多死幾個，少幾個搶飯盆的，祇是有益，不是有害。所怕的那

流埃的哲學

班明明稱做活人的，却滿肚子裝着死心腸，滿臉露着死相。我南自兩廣，北至滿蒙；西自藏疆，東至江浙。三年工夫，跑來跑去，竟好似跑在一個大墟墓裏！滿鼻子熏着屍氣，滿眼看着死相，誰信全中國還有一個活人！——跑在這樣一個大死人國裡，我不替他穿着「終身孝」便也太對不起「中國人」三個字了！

這位朋友的話，果然太偏激了些；但我們貴國人的行爲，也實在太叫人喪氣了！那班軍閥政客，不顧人民生機，每年做着自相爭殺自掘坟墓的事體，一個個的軍閥，一個個踏到死路上去，這且不去說他了。回頭看看所謂社會，所謂民衆，更毫無活躍的氣象；人人得過且過，苟延殘喘的守候着死期的來到。做商人的，都在做外國大腹賈的劊子手，今天開一卅百貨商場，明天造一座百貨公司，幫着外國人吸取中國人的膏血；大塊人肉去孝敬別人，自己在洋大人腋下脅肩諂笑了一世，祇祇得幾滴從血盆大口的外國人的嘴角裡所流下來的同胞的鮮血。做工

人的，偷工減料，祇求混過一時，不問前途事業；號稱爲國貨工場的，無非拿外國材料改頭換面的在市場上混充。過了一天是一天，凡事不從根本上着手，今天下了本錢，明天便要賺雙倍的利錢；人人這樣的存心，所謂工商界，都跑上投機取巧的一條路上去。好似今天過了，明天便不做人一般。講到農人，尤其是一條死路！你跑到各省內地去看看，那兵災匪災水災旱災重重逼着他，逼迫得那班農人站腳不住，拋下鋤頭，便也當兵當匪去。你莫說中國地大物博的一句話，如今已是赤地千里，滿目荒墟；這種死相，更是觸目皆是。我們中國素來以絲茶兩種產物壓倒全世界的，如今這句話已成了古典；我們大家都穿起外國的「巴黎緞」「喬其紗」來，吃起「勒普頓」紅茶來了！如今以農業國自誇的，也竟大吃起外國米來了！這如何要得！

這樣的時勢，那樣的國家；中國不亡，還是天幸！將來救國的責任，全要看

我們在學校裡的那班莘莘學子了。但是現在官立學校如此的缺乏，私立學校被封閉的又如此的多，學費如此的貴，學生入學又如此的不易；而此僅有的學校，還是天天鬧着風潮，今天驅逐校長，明天開除學生。又是沒錢開伙倉了，教授索薪水了，學生鬧醋風潮了，當局捉共產黨了，鬧得沒有一刻安耽。當教授所計劃的，是如何多兼教課，多得薪水；做學生所計劃的，是如何騙得情人，騙得文憑。大家很少有在學問上敲釘轉脚，腳踏實地的做去的。就是講求學問，也無非是大大喜功的軍事政治法律，大而無當的社會經濟文學；有幾個人肯切切實實去做那爬泥土拿斧鋸的下層工作？至於「野有餓莩」「室如懸磬」「民苦倒懸」「國亡無日」的種種，更與這班讀書的大少爺無關！

有這麼一天：我到一家大公司裡去買一雙襪子。那在櫃檯裏面端坐着的「夥計」大老爺，擺着一副屍臉，拖着幾脚僵步，放出兩道兇光，吹着一口冷氣，問

一句「什麼！」這要怪我自己的眼光太苛刻了，我說「這個不好。請你換一換。」他把襪子向櫃裡一丟，祇說得一聲「沒有！」又去端坐着了。但停了一刻，我從樓上下來的時候，一眼見這位所謂「夥計」大老爺，正滿臉堆着笑容，在那裡招待一位漂亮的女客，櫃檯上已堆了一大堆絲襪子了，他還在那裡忙着東尋西找——唉！死相！唉！死相豈觸是他！

我們還是不要講道德罷

放下臉來，眼對着鼻，鼻對着心講道德；叫人厭倦，叫人害怕！莫說講道德的人，多少有一點作偽，「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男盜女娼！」早已打破了這塊金字

我們還是不要講道德罷

招牌；便是到了如今民窮財盡的時候，叫人餓了肚子講道德，也是萬萬做不到的事體。何況還有一班土豪劣紳，儘量作惡，儘量享福，做着他們的榜樣；這「道德」二字，究竟還有什麼用處？

道德本來不是呆板的東西，也不是僅僅在虛名形式上騙人的。照道德的字面講：道，是道路；德；是得到。道路是可以通行的，要是不能通行的，算得什麼道路？得到，便是適合的意思，要是不適合的事物，人便得到了也不合用，得到等於不得到。——反覺得累垂——所以道德二字，原也沒有什麼高深的意義，也沒有固定的形式和價值，他全是隨着時代而轉移的。在這一個時代社會裡能通行而適合的，便是道德；不能通行不適合於這時代社會的，便不是道德。再切實的說一句：所謂通行，所謂適合，全是一個「利」字的作用。所以我們如今站在時代線上說，還是不要講道德能，還是講利能。道德，是人人厭惡的；利，是人人歡

喜的。他不知道，最大的道德，便是最大的利。墨子也說『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兼而愛之，從而利之。』『衆利之所生，從愛人利人生。』『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所謂義，所謂愛，全是道德變出來的把戲。道德，是方法；利，是目的，目的隨時改變，方法當然也要隨時改換；我們倘然死守着陳舊的方法，便容易失去我們真正的目的。所以我們還不如先來認一認清楚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利。道德，是如何得到利的方法。我們爲容易引起人注意及避免爲人利用起見，——許多靠慈善事業發財的人，便是利用道德騙人的人。——還是直捷痛快的講「如何得到利？」不要再講虛偽的道德罷。

人類是最能自利的動物，但必須要使整個的人羣得到利，纔是大利，纔是真正的自利。自利先須利他，我且引用我自己的幾句老話在下面：——見嘯天讀書

人類本性，大都是爲我的，是自利的；而所謂道德，所謂善，又大都主張爲人的，利他的。……我人既要屈抑了自己的私欲去孜孜不倦的在社會上行善，奔波於利他的事業，——所謂道德的事業——這豈不是違反了我們的天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廣義的自利主義爲我主義講起來，爲人何嘗不是爲己？利他又何嘗不是自利？依據「主我的快樂主義，」一個人的快樂主義，」「利己主義，」說來，各人得到自己的快樂，是世界最高的善，最終的目標。人們雖有時很像捨去自己的快樂而盡力於社會，——所謂道德——但依據「社會有機說」利他的行動，究竟也是利己的。組織社會或國家而保護別人的權利生命，也只爲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各人各以自己爲中心而互相爭奪，就不能使一己得到生命財產的安全。所以互相限制欲望而組織

國家社會，不過欲完成自己的保全罷了。斯諦芬也說明社會和個人底有機的關係，以謂我人若能夠建造健全的社會，那沒個人的快樂，自在其中了。

總之一句話；我們的抑制私欲，急公好義，以及服從那無上善的命令，並不是無爲的，也不是真的做那利他不利己的大獸子；自古以來，不論中外所謂善，所謂道德，都是向擴大的私欲和擴大的自利方面進行。——梁啓超也說：『社會人人交相利，即社會總體之利也。』（見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家思想二）真正能夠自利的人，他是把自身和社會看成整個的。自身是一個小我，社會國家是一個大我。我們祇須努力做有利於大我的事，這小我當然也能得到利益，若只知爲小我而損害大我，求眼前淺薄的利，大我不能生存，小我便也無處寄託。從來所謂道德，所謂善，都是求大我的安全與發展。自私自利，原是天賦與人類的本性；但

我們還是不要講道德罷

我們的利，要求得大，求得永久。能夠求大利久利的人，纔是真有道德的人。那班盜賊奸徒，真是世間第一等的笨人！他祇知貪小利近利，結果，犯法送命，爲社會所不容，自身反得了一個大不利。這都因他心目中祇有一個小我，却忘記了一個大我；非但忘記，他還要竭力去摧殘大我。到結果，好似坐船的人把船弄翻了，自己寄託在船裏的生命，也跟着淹死了。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再講迂闊虛偽的道德了；說起道德，人家總以爲是騙人的，或是損己利人的傻子。我們簡直講利罷；做人，利不可不求；——非但求，還要貪。惟其貪，纔能遠大；求大利，貪遠利，纔是無上的道德。要得到大利，須先拋些小本錢；這小本錢是什麼？是先放棄小的近的私利。——不要口渴喝鹹

滷！

好肉挖作瘡

現在中國的事體，那一件不是「好肉挖作瘡」？

大好的田園，幽靜的村居，遠看山秀水明，近看阡陌縱橫；好風吹來，柳絲如織，稻葉成波。農夫倚鋤而歌，稚子枕犢而眠；農婦提槥，餉彼良人。輟耕歸來，則豆棚雜坐，閒話桑麻；此情此境，試問今日有幾處可見？今日所有的，滿目敗井頽垣，赤地千里，闕無人煙；「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紅燈侑酒，便是昔日的農婦；白晝劫人，更是曩時的農夫。——從前固是一塊好肉，現在挖作爛瘡。這是肉的罪呢？還是挖肉的人的罪？

鄉間農夫，勤力田事，富貴不期，心如止水；這才是國家的良民，也是國家生產的中堅份子。自從野心軍閥、招去當兵，三年營伍，萬難再安貧苦；而「好

流氓的哲學

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家鄉更無他立足之地。游食四方，流爲盜匪。但自私自利萬惡的軍閥，惟恐好肉之不能成瘡，良民之不能成匪，招募的儘是招募，遣散的儘自遣散。經過這洪爐中一製造，昔日之遍地良民，便成今日之遍地盜匪；昔日之遍地良田，便成今日之遍地蓬蒿。國家每年耗數千萬財產，把好人養成廢人；一方面分利的人愈多，一方面生產的人愈少。間接影響到社會上，民愈窮，財愈盡，盜匪愈多。——好肉愈少，瘡愈多。——這種罪惡，專事私爭的軍閥，怕不能辭其咎呢！

上面所說的，是因生活關係，製造成盜匪的一原因；此外因社會道德的墮落，也是製造成盜匪的一大原因。好人儘多失意，而惡人儘多得意；勤儉的人吃苦一世，狂放的人享用一世。——土豪劣紳，盡力作惡盡量享用。——人何不樂而不做惡人？何樂而做好人？你看上海一班流氓：賭場跑跑，娼家走走，竹槓敲敲

。綁匪做做，却是一生吃着不盡；便是所謂正經生意人，交易所裏去擠擠，外國貨販販，儘足他捧小老婆住洋房之用。回看那終日用力淌汗的人，終日伏案絞腦汁的人，反是吃了早餐愁晚餐；如此不平，再加以淫靡奢華的引誘，便是頭等呆子，頭等聖人，也要憤激起來，盡趨於墮落之一途。

這個話，並不是爲盜匪張目；我實覺得今日中國的盜賊，不久便是斷送國家生命的魔鬼。明朝末年的流寇，果然送了明朝的江山；但一姓江山的存亡，實與我們小白姓無關。現在的中國，已經綁置在國際的屠斬場上；全靠這牲口身強力壯，萬一有掙脫綑綁的繩索，逃出屠場的希望。如何經得正在刀斧四逼的時候，自己的臟腑又潰爛起來了？所以眼前中國流寇之亂，他的結果，決不是再和從前換一朝換一姓的小把戲一樣的了，他必定要變一套亡國的大把戲。——二十世紀以後帝國主義的手段，不再有亡國笨事體，當更進而滅你的種。

「王法不外乎人情，」在險象環生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果然希望盜賊的澈底覺悟，一方面也用公平的眼光，體貼人情的辦法，替盜賊找一條生路。——尤其是

要趕快停止挖好肉的工作，不要徒貪裁兵的美名，用「門角落裏撒屎不圖天亮」的獸法子，把兵士趕出營門，便算了事。我們總要一方面切實去替他謀一個生計，一方面努力提倡社會道德。——更其要立刻停止私戰，使人民生機漸漸復原，社會生活漸漸安定。（一方面停止挖好肉，一方面醫治爛瘡。）不然，東立一個勦匪部，西派一隊勦匪兵；殺不勝殺，勦不勝勦，東家老鼠趕到西家，西家老鼠又趕到東家，徒然化了許多錢，辛苦死了這位勦匪總指揮，而盜賊却愈來愈多。——因為軍閥與社會不停的製造的原因。——這正合得上我那位杭老朋友說的「民窮財盡羣盜如毛」的一句話了。（參看杭總指揮給本人的一封信）

若沒有根本的解決法，便是盜匪如數投降了官兵，試問你有什麼辦法？（殺

既殺不完，養又養不活。——因為今日正式的軍隊，還常常欠餉。）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我們也不敢說，凡是牢監中的犯人，都是有罪的。本來，罪的定義，和道德的定義一般的有時間性與地方性的；在某一個時間與地方認為是有罪的，而在另一個時間與地方，不但不認為有罪，且認為有功了。——在時間上說，如前清政府認革命黨是有罪的，而在民國政府，却要敍記他的功勳；在空間上說，印度甘地的反抗政府，在印度人眼光中認為是愛國的行爲，而在英國政府眼光中，則認為是大逆不道。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

這是在罪的時間上說，若在罪的現象上說，我們也不敢說凡是逍遙在監獄外的，都是無罪的。事實告訴我們，今日監獄中犯人的罪，大都是被在監獄外面特殊階級的人一種奢華淫佚的行爲所誘起的。結果，大犯人在牢獄外，小犯人在牢獄裡；再進一步說，有罪的人在牢獄外，無罪的人在牢獄裡。莊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候；侯之門，仁義存焉！』如今號稱仁義的人太多了！白晝殺人，黑夜越貨，而高據紳士階級的，到處都有；他們不但永遠不坐牢獄，並且有權力送沒有罪的人去坐牢獄。

罪大惡極的紳奸巨商，固然不必說了；便是我們平常人，誰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呢？這其間祇是有一個隱顯大小，或有心無心的分別。本來，若不是窮兇極惡的人，誰願意去犯罪？而罪的成分，也可看作心理的與社會的兩個類別。心理的犯罪，又可分爲他動的與自動的兩種；他動的，是因法官或被告的心理，臨

時起了變態而構成；自動的，在意大利犯罪學家龍波洛梭，則看成全是病的心理變態而成，並非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犯罪。——他說是因犯人頭蓋缺少健全。

——但反對他的，又說人的犯罪，都是出於意志的自由。至於社會性的犯罪，是因社會環境的不良而引誘人入於犯罪的途徑的。這裡面又可分為兩個類別：一，是因生活資料的缺乏，或入不敷出，或失業，或竟失了他的勞動力；一，是因社會防制工作的不健全，使發生種種引誘人犯罪的事實。在非業立犯罪的社會學中，又把入犯罪的根源分作：

一、人類的——是因人類後天的疾病，或因其他事故而傷害腦筋；成了意志薄弱，易於犯罪的人。

二、風土的——是因氣候或地勢的關係。——如春夏二季，易發生性慾衝動；冬季及寒帶人民，易犯殺傷罪。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

三、社會的——是因社會淫靡奢侈的環境，給予犯罪者以暗示。

救治的方法，須根據人道，完全趨於積極的。現在分作豫防和救治兩部分來說：

豫防方面 犯罪必有一個動因，或一個機會；而製造犯罪機會最有力的，是在社會的引誘性。欲豫防犯罪，必先改造社會，一切淫靡奢侈的習慣，澈底排除。勤勞者能生存，怠惰者受棄置；稱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絲毫無可僥倖與避免。——一切受社會的裁制，可以不用消極方法的刑罰了。

救治方面 不論心理的或社會的犯罪，他的動因，總是外面襲來的。所以我們看人的犯罪，如人犯傳染病一般；對罪人須起無限的憐憫心而施以適當的救治。西洋最新的牢獄制度，是用無定期的隔離法。不問他犯罪的輕重，不施以預定的禁期；採用醫院的方式，全看犯罪病是否能完全治好。犯人能自覺，便

是犯罪病的痊愈期：犯人一經悔悟，立刻釋放出獄。與今日全以報復爲目的的監獄制度，完全不同。

把理論和事實歸納起來說：誰也不敢說「我沒有罪，」也不敢說「監獄中的犯人都有罪的。」尤其是在亂世，人心墮落，生活不安定，社會處處充滿了引誘性與逼迫性，使我們走到犯罪的路上去。——引誘性的犯罪，如黃慧如與陸根榮；（近日已宣告無罪）逼迫性的犯罪，如近日某土匪肚子裡塞滿了青草，這是何等深刻而悲哀的表現！——我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社會引誘人逼迫人犯罪，也便是我們人人有的罪。

何況牢監中儘多有無罪的犯人，牢監外儘多有犯大罪的關人！

你敢說一句「我沒有罪」嗎？

乏味！

我近來祇感覺到一片乏味，讓我來說幾句乏味話罷：

世人所公認最有味的，是男女，或夫妻；讓我在這最有味的上面說出最乏味的道理來。

全世界的女子，很少有不是因為求生活滿足而嫁丈夫的吧？——從調脂弄粉的中國女人，到跳舞唱歌的外國婆娘。——便是這一點，已足破壞女子的人格而有餘。所以一部分的太太看倣和丈夫同牀共枕，是履行吃飯條件的一種義務，並不是為他自身求性慾滿足的一種權利；在這一點心理上，不但女子自身受了重大的辱，便是男子也受了她重大的侮辱。——因男子得不到女子精神上的安慰，僅享到肉體上一種不得交換無聊的供獻。日子久了，便生煩悶，而引起他對於戀愛

上性交上的野心，程度高一點的便去另找相當的戀人，程度低一點的，便向「人肉之市」上去求解決。從此男子的人格和貞操，愈不堪問。——但這是什麼人的罪？

同時女子方面，看做獻身於丈夫，是一種生活的交換品；因為一點心理的反嚮，她非但得不到丈夫的真愛情，便是她的內心對於丈夫，也發不出什麼愛情來，處處勉強支持，勉強敷衍。這一種現狀，在富貴丈夫勢力之下的太太們，尤得到顯著的感覺。她平日對於丈夫色笑承迎，諂媚趨奉，看做陪着丈夫吃大菜，坐汽車，上旅館，甚至於性交；不是什麼快樂，竟是在條件支配之下做着一種苦工。她自己是一個弱者，她的丈夫却是一個強者；弱者對於強者，祇有被愛的義務，沒有愛人的權利——同時強者也祇得到愛人片面的權利，而得不到互愛的幸福。——但是人就無情？誰能遣此？久而久之，那被愛的也要伸張她天賦的愛權，

乏味！

盲目的去愛那小白臉和奴僕一班男的弱者，而一般得到肉體上一種不得交換無聊的貢獻。但是那班「兩首」也和娼妓一般的拿他的身體去換得女子的「倒貼」，那女子在精神上依舊感覺到煩悶。女子在現社會習慣支配之下，貞操一破裂，便不容有收拾的餘地；從此愈弄愈糟，便墮落而又墮落——結果是路柳牆花，任人攀折。起初是受心理的壓迫，進而受經濟的壓迫。在這種女子眼光中，因求生活滿足而把身體供獻於一個男子，和求生活滿足而供獻身體於多數男子，原沒有什麼分別；同時她對於丈夫，原沒有自動的愛力，再加外界種種虛榮的引誘，便墮落而為「賣淫婦」以求虛榮的滿足，和性慾的滿足。在表面上看，女子到了賣淫的地步，貞操便完全宣告破產；實在世界上這種女子的貞操宣告破產，並不從她實行賣淫開始，在她以衣食為條件而嫁丈夫時，早以把她的人格毀滅了！

普天下肉麻當有趣以經濟勢力佔有女性的男子聽者：你們這種片面的愛與慾

，第一樣精神上感覺痛苦的，便是一切得不到交換，得不到安慰。不問是明媒正娶，或札姘頭，開旅館，上鹹肉莊，逛窯子，你拿金錢去租用對方的千依百順，佯羞假笑，是飯碗與金錢的馬達在那裡指揮，照眼人看了，當感覺到何等空虛而悲哀？這一悲哀，萬事無不悲哀；對於世間的一切，都滅殺了他的興奮力。從此開口嗚呼，閉口煩悶；重則厭世自殺，輕則「醇酒婦人」對於女子增加了他的侮辱力。——最少要取一個「情場失意人」的別名喊喊。——他仗着金錢勢力，既可以佔據一個女子，也何妨多佔據幾個女子？而在女子方面，以職業化嫁丈夫的，早已失了愛情的真義，憑着她的年輕貌美，身體的健全，對於多數男子身體的貢獻，竟有如闊人的頭銜，愈多愈得意。從此叫男女結合的價值，墮落至於無可墮落的地步；社會受他重大的擾亂，人心受他重大的打擊。——這是何等的乏味

你怕乏味麼？男子立誓不要拿飯去養女子，女子立誓不要去吃男子的飯：生

乏味！

活自由性愛自由！——男女有相對的佔有權，有互換的性與愛。——使精神肉體，都得到圓滿的安慰。

但是，全世界的女子，大多數正在與高彩烈的做她的大總統夫人直至強盜婆；要不乏味，談何容易？

你夠得上說失業麼？

失業！失業！全世界充滿了這個呼聲。我們中國人什麼都是落後，祇有這失業問題，却能夠抓得住時代之流，而僥倖免了落伍者的名號。——真是「不勝榮幸之至！」

但是，你再回心思想？你果然也夠得上喊「失業」而絲毫不覺得慚愧麼？

我現在先把「失業」二字的意思說一說：業是什麼？便是事。人要做事，爲的是生活；解決生活唯一的方法，便是生產。——無生產，便不能生活：所以不能生產的，算不得是事。——而生產的本能，第一是勞力，第二是知識。必須要有生產的本能，而找不到生產的場合，以致影響到人的生活這樣纔夠得上稱失業。

某處有一座大工場，或大鑛場，或大農場，畜牧場，下而至于商店等等，他們正需要工作，或計劃的人；而我沒有相當的知識與經驗，甚至沒有一點氣力，眼看着有知識經驗有氣力的人一個個的都得到了飯碗；而我却冒着時髦的幌子，空喊着「失業！」你是真的失業麼？你不覺得慚愧麼？你還有這一張面皮站在世界失業的羣衆中喊「失業」麼？

中國人生下兒子來，和豬狗一般的養着他，祇養而不教。——便是養，也祇是

養成一條一條的病菌！——沒有知識，沒有眼光，沒有經驗；那所謂教育，也是數成五穀不分，世故不通，搏雞無力，祇能在口頭上紙頭上鼓吹鼓吹××主義，賣弄賣弄××文藝，成了一個不三不四的文字流氓！這種人，試問他有什麼業可就？他失的又是什麼業？

你睜開眼來看看別人：不說別的，單說那一本學士題名錄，用小號鉛字，印着每人的名姓，密密的排着，積成五英寸高的一本厚冊子；裏面工學士，商學士，農學士什麼都有。再看看他的工場，那高矗雲表的煙突，森林似的遍地插着；屈伏在機器威力下面的工人，雲屯蟻集的駭汗驚心在輪齒逼迫之工作着，僅僅換得麵包一塊，屋頂一榻。又看看他的地面上，仗他機械萬能，打石成粉，把不能耕種的石田也耕了；山上的森林，平原的畜牧，更是不用說。那鑛場，和蟻窟似的把地心也鑽空了；那道路，和蛛網似的，在地面上佈滿了。以這樣的生產力，

製成生活料，輸出在國外；——尤其在中國。——每天用大號輪船，搬運着金銀錢財回國來，養活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還是喊一片失業聲。這種失業，真正纔夠得上說失業！纔是有人格的失業，光榮的失業！——因他們人人都有生產的本能，而找不到生產的場合。

像我們中國人，都是懶虫！懶得求知識，懶得用氣力。可憐一本學士題名錄，用大號鉛字排着，薄薄的祇有幾頁；而且十有九是政啊！法啊！文啊！哲啊！祇裝幌子而不切于實用的學士。自幼既不會學得一技之長，到如今勞動萬能的世界，他還惜力如金；家中田園荒蕪，地下金銀廢棄，大家蠹蛆式的聚攢在一無所有的都市裏做流氓，做盜賊。不然，也成千成萬的當兵當匪去。當匪當兵還要有一點氣力，還要冒一點危險；最可殺的那班寄生的政客，投機的錢商，和舞文弄墨鼓吹××主義××文藝，徒亂人心的文丐！

流氓的哲學

中國四萬萬人，每人需要衣食住行四項的生活材料是多少？每日需要製造這生活材料的工力又是多少？中國偌大一塊土地，每處地面上地面裡包含着生產力是多少？每處需要開墾畜牧建築發掘的人力又是多少？你看東北一大塊土，——滿蒙。——西南一大塊土，——西藏。——中央又是一塊土；——雲南四川等。——一任他荒廢着，甘心讓與鄰人來享受；自己吃的穿的住的種種貨物，自己不製造，却享用現成的外國貨，而坐看一船一車的金銀被別人滿載了去！有無限若干的財可發而不去發；大家死拚在一座空的都市裡，喊着「失業！」「失業！」這好似廚下滿列着魚肉麵飯，祇因懶于一手搬取的勞力，大家甯可挺在牀上喊肚餓。這不是瘋狂！便是懶虫的變相！

在這樣環境之下，你還不趕快去學得一技之長，或動你一手一足的勞力；而也跟着全世界人喊「失業！」「失業！」你真配麼？——我自己也便是其中的一個，

該罵該打！

雖說在「蒲魯茄」勞力支配之下，和不安定的政潮之下，我們不能有若何生活上偉大的發展；但我們去學一種工業，直接養活了自己，間接幫助社會盡一份生產的力；或是各人退到那沃野千里的地方，盡一人的力，解決一人的生計，總是可以的。——祇怕你不曾學得技能；不肯用你的氣力。

你淌過汗麼？

「做做吃吃。」反過來說：不做便不配吃！

動物，是要動的，歸納起來說，人也是動物，最少也得動動。——不動，連

你淌過汗麼

動物的名稱也夠不上！

宇宙最大的原則是動；人生最大的意義是做做，是要用力的；用力，是要淌汗的；簡捷一點，人生最大的意義是「淌汗。」

我們活了一天，消費了一天社會上的生活材料，最少也要幫助社會產生一天養活人的材料，這纔能得到生活上的平衡；不然，只吃不做，越吃越窮，全社會被你拖累死，你便成了社會上的大罪人！

退一萬步說；總算天地少欠你的，你有坐坐吃吃的福氣，滿眼跑的是牛羊，滿地長的是五穀，滿山生的是棉花；但是斬牛羊，煮五穀，紡棉花，也少不了是要動的。不動，牛羊肉不能跳進你的嘴裡來，棉布不能飛上你的身來。——何況世界上需要吃肉穿衣的人正多着呢！

現在有一種也稱爲人的，他只吃不做；不做也還罷了，他還要造謠生事，自

命爲知識階級，爲學者，爲文人——終日咿唔咿唔，窈窕兒似的唱曲子哄着人！老調兒唱得人討厭了，改唱新入股調兒。什麼主義，什麼文藝，都是新興的，上等的好曲子。

最好笑的，他們表同情於勞動者，而出門坐洋車，進門呼奴婢，——連平常倒一盆洗臉水洗一方小手帕也不能——特別的壓迫勞動者；他們鼓吹無產階級主義，一轉眼自己却吹成一個中資階級了！——穿了漂亮的洋服，却說是化裝。啊！動一動筆，便描寫勞工，閉着眼睛說：「抗育，是黃金的喊聲！」「神聖的汗」——每一條創痕裏，放射着人道的光明！」「縷飢肉裏，指示着人生之路！」「神聖啊！我們要抱着你的泥腿而給以無限的熱吻！」……

喂！朋友！你醒來，睜大了眼看看！你爬在精緻的書案上，雪亮的電燈光下，寫些勞什子，夠得上說寫實麼？我再問你；你喊過「抗育」麼？你淌過汗麼？

流氓的哲學

少說多做，快放下筆桿兒淌汗去！

怎樣開門

昨日被在公園中同讀莊子的朋友金明德，拉去吃春酒，同座中有曾被浙江省主席張難先請教過的立法委員而兼導淮委員的莊崧甫長鬍子伯伯。見面之下，無所不談。莊先生反對美育，贊成小資產階級制度，又主張以農立國；這幾箇問題，我另有補充的意思，現在且不談。如今我所要追記的，便是當時我們所研究的「怎樣開門」的一箇問題。

怎樣開門？是半開門呢？大開門呢？小開門呢？快開門呢？慢開門呢？還是

給他一箇終究不開門呢？

終究不開門，怕是辦不到吧？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不論是一箇事業家，政治家，思想家，宗教家，他沒有不抱著十萬萬分的熱心，以救濟羣衆爲最後之目的。看他苦心孤詣思索計劃奮鬥呼號的時候，羣衆所給予他的，是「冷酷」二字。但天性逼迫着他，責任心督促着他，聰慧才力又包圍着他，良心是趨迫着他向爲衆人而犧牲的大道上走。他眼前祇看見羣衆的痛苦，而忘了自身的更痛苦；他眼前祇看到羣衆的危險，而忘了自身的更危險。這怎麼說法？因爲思想家學問家所看到的，往往在羣衆眼光的更進一層；他看到羣衆前面有危險，便向羣衆大聲的喊，羣衆不但不理會他的喊聲，且嘲笑他，袖手傍觀，任他一人忙得好似發瘋一般。試問這時他心中的痛苦怎麼樣？每一種主義的發明，每一種制度的創造，最初必遭羣衆的反對與打倒，所謂「人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試問這時他

的身體危險不危險？待到這制度主義成了羣衆的福利時，那創造主義發明制度的主人早已成爲犧牲品了！犧牲便犧牲，在做事業的人，早已有了這決心；所最可歎的，往往一種很好的主義，很好的制度，一經錯用，不但救不得羣衆，反而誤盡蒼生。藥是治病的，多吃着反成毒藥；刀是殺人的，倒砍着反致自殺。這真使爲主義制度而犧牲的一班冤鬼在九泉之下同聲一哭的！

這種情形，好比救荒：門外包圍着千萬成羣的餓鬼，門裡卻煮熟了幾千百鍋的白米飯。這時所最難解決的，便是開門問題。怎樣開門？你不開門吧，違背了救荒的初意；你快開門吧，這一大羣餓鬼一擁而進，可憐他們不明白你來救饑荒的一片好心，這時人多嘴雜，你便要分辯也分辯不清，他們非首先把你打死不可。——知識階級發明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却要打倒知識階級——你爲羣衆而死，你爲救濟羣衆而哭，死於你所要救濟的羣衆手裡，死也死得甘心！獨傷心的，你

死了，你所要救濟的羣衆，依舊還是一箇死！這是一定的，這一羣餓鬼，見了白米飯，豈有不爭奪之理？眼見得拳足交下，必有許多弱者爲強者打死；這一羣強者，便狼吞虎噬的把白米飯吃一箇飽。在他們自以謂可以保全生命了，誰知他餓癩了的腸子，經不得這一頓飽餐，依舊一箇腸子潰裂而死。——你也死，他也死，這是何苦來！

『依你便怎麼樣』——莊崧甫先生問。

依我麼，是要具極慈悲的心腸，用極嚴厲的手段。先關起門來，把所有的白米飯點着門外餓鬼的數兒，平均分配，使每人都得到一份。——不使他過飽也不使他太餓——分配停妥了，依照輪船在海面上遇難時救人一樣的方法，在兵器監督之下開門，使門外的難民，挨着次序，走進門來，各人都得到他的一份。既救了大家的生命。又保全了我自己的生命，——這便稱做「苦心辣手！」

朋友們！熱心的朋友們！開門是要這樣開法的。你們倘然懂得了一點什麼救人的方法，千萬不要立刻喊出來，我們須先要想得一箇開門的方法。須知救人容易，開門卻難。

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療養分院妻子高劍華的病榻前

她侮辱了他

我先告個罪兒！以下說的話，似乎要惹動她的氣；但我也沒法，我是爲的希望大家好！

在本刊第十期上「這是一塊什麼地方」的一段話裡，有這麼幾句：

生下一個女孩兒來，更是祖宗積德，門楣之光。上等的，嫁個市長部長；下等的，當個公娼私娼。姊妹弟兄，從此生財有道，滿面風光！

有人說我：「你這幾句話，太侮辱了她了！」唉！她也知道侮辱嗎？她要是知道侮辱，她也不侮辱他了。我可以說一句：從蹤的全歷史，說到橫的全人類；何時何地，不是表現着她侮辱他的事實？我本來根本說錯了，嫁個市長部長，與當個公娼私娼，壓根兒沒有上下等的分別。果然，以肉體貢獻給男子而解決生活上的條件，這是當公娼私娼的唯一定義；但嫁市長部長的人，又以什麼為定義？我們娶一個她，要多少聘金，又是多少首飾；我們到娼家去「開包」，也要講定多少盤子，多少首飾。而平日在牀頭撒癡撒嬌的向她的他要索銀錢穿戴，這又是雙方共通的條件。——尤其是在他向她的肉體上或情感上有什麼要求的時候，這是絕

好要索的機會，不可錯過。——至於送往迎來，揀有錢的客人灌迷湯；這又和某富商之女顧××夫人，某詩人之妻陸××女士，下至舞女明星等，一朝黃毛脫落，公子在抱，便向她同患難共甘苦的他，略略貼些金錢，強逼離婚而別棲高枝去，又有什麼分別？娼妓出局，伴着嫖客兜風，吃大菜，坐汽車，出碼頭游玩，的小貨，開條斧等等，原是應有之義；但那班所謂皇后校花四大天王而至於一買準皇后……也者，也以陪伴男朋友兜風吃大菜坐汽車逛花園拍小照買皮鞋製大衣等，爲應享的權利。眼看着她的男朋友，傾家蕩產，極綑場面，鞠躬盡瘁的獻功於她；她却受之而若無其事，轉眼又陪伴別人去了。這又是怎麼說法？

你祇須稍稍注意那窮家小戶的女人，死了她的丈夫時，一定是「親人呀！」——叫我靠什麼人呀！」哭得震天價響；但有錢的女人，一旦做了寡婦，那棺材傍捧着臉哭着的，竟可以拿錢去僱用一個。在她們「圍坐話家常」的時候，常常可以聽

到說：「我要是手頭有錢，便是死了丈夫也不怕！」這是什麼話？原來她們看他丈夫竟不是人，竟是一個錢包；那每日同衾共枕言笑追隨的，竟是在那裏親熱錢包！雖然，這裡面一定也有真正愛她丈夫的，但在這樣現狀之下，這樣定義之下，任你如何真心，也無法表示你的真愛出來。我是一個她們的反叛者，常常把這一類話去責問她們，她們也嘆着氣說：「我們何常不想維持獨立的人格，何常不想表示真心的愛以求得到相互的安慰；無奈我們沒有經濟的能力，處處仰仗男子的豢養，便不得不處處表示出娼妓式的諂媚來！——你要不承認這種名稱，也無法不承認。」那沒，女學堂開了也有三四十年了，這便是一條養成女子獨立人格的路；爲什麼他的結果，大多數依舊躲在丈夫的腋下，他的效用僅僅等於舊式女子的包小脚，可以得到門當戶對的丈夫！——在舊時女子，脚愈小愈能嫁得好丈夫；現在女子，大學畢業，可以嫁到一個留學生，——好好給你一條大路，你自己

他侮辱了他

把牠走小了！女學堂的結果，多造就幾個「鋼琴獨奏」「獨唱」「獨舞」的精緻老婆；拍團體照片的時候，點綴上幾個花枝招展的女賓。——這現像，不獨我們中國如此，——這樣的心理去讀書，這樣的心理去嫁丈夫，還是侮辱她自己呢？還是她侮辱了他？

總之一句話：她與他之間，不能發生絲毫金錢物質的關係，純粹是愛的交換，靈的安慰；不然，她總無法避免賣靈魂的嫌疑，他總無法避免她的侮辱。

誰肯罵我

我一向聽得有一句俗語，叫做「不理不睬，比打罵厲害。」演繹起來說：打人

，不算厲害；罵人，不算厲害，惟有不理他，再加上一個不睬他，纔是對付讎人最刻毒的方法。但據我看來，那不理人不睬人果然夠人難受了，至於打人罵人，不但不能算是厲害的手段，實在還要歸納在有益的一方面去看。現在文明世界，除非那班蠻不講理，不怕手酸，不怕犯徒刑，不怕落一個「野蠻」的壞名兒的大獸子還要打人以外，恐怕很少有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了吧？至於「罵」，我倒是很歡迎的。我現在先引三個例子在下面：一，是「禹拜昌言。」二，是「忠言逆耳利於行。」三，是最近胡漢民先生說的：「殺諫的政府，他的命運也同歸於盡。」所謂「昌言」「忠言」「臺諫」，不過是說得好聽些罷了，實在還不是等於一個「罵」字。罵既然有人這樣的歡迎，不愛受罵既然有這樣的大禍；那沒，我一般也是前兩脚掛空，後兩手踏地的人，「禹亦人也，我亦人也，我何讓彼哉！」所以我也歡迎罵。

用冷靜的頭腦研究起來，那罵人的人，實在是那被罵的人的知己。假如說，在座有十位朋友聽我「像煞有介事」的講道理，那拍手點頭說是道好的朋友有九個，而提出反抗高聲辯駁的朋友祇有一個；愈辯愈熱烈，愈辯愈氣憤，甚至於弄到腦筋直綻，口沫四濺，用手觸着我的鼻尖，頓腳大跳拍手大罵。這時我應當感激什麼人？感激那點頭說好的九位朋友嗎？決不！決不！依我良心上的主張，實實在在是要感激那一位罵人的朋友。我們姑且不論他罵我的道理對不對，便是他肯對我費這一番唇舌，用這一番氣力，已經是夠叫我感激的了！何況他既要罵我，最少對於我所說的一番道理也要下一番考察，掂一番斤兩；而我的斤兩，倘然真的被他掂出，我的錯誤，倘然真的被他察出了，那我祇有低首下心，痛改前非，從此做一個更進一步的人。他罵我的話，倘然是全不明瞭我的意思——全搔不着我的癢處——那沒，我也應當把我的真意，用很誠懇的態度去解說給他聽。他若

還不明白，一味學那「善罵的山膏」；最後，我還有一個置之不理的辦法，留着讓他自己覺悟去。好在這是於他很辛苦，於我不費力的事體，我何樂而不爲？何不樂而不歡迎呢？至於那拍手道好，點頭說妙，一味和調的人，真是夠不上朋友！在中華民國袁世凱指揮之下的一班國會議員，很多有在會場上打盹的。待到一夢醒來，祇見有許多人舉着手喊贊成的，他便也糊裏糊塗的舉着手，糊裏糊塗的喊着贊成。這種贊成，有什麼力量？這種贊成，多麼的省力？這種隨便贊成我的朋友，我要他幹什麼！

到如今是非不分人心死盡的世界，你再不要厭惡別人的罵了！有這個氣力，去擠擠跑狗場不好嗎？有這副心勁，去弔弔膀子不好嗎？誰罵人的，誰就是壽頭；誰肯罵人的誰也便是現在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尤其是罵政府的，「吃飽了自己汗血換來的飯。管什麼國家大事！將來做亡國奴的，豈獨我一個；將來吃外

國人皮鞭打着的，豈獨我一個？」人心倘然到了如此地步，真可以說得死盡死絕了！所以趁現在人心或許還未死盡的時候，能夠聽聽自己人的罵聲，總還算是有福氣的！我在年幼的時候，常聽現在不能夠再看見的父親說：「孩子！你不要厭惡我的教訓。到將來你知道要聽教訓的時候，怕已聽不到了！」——恕我大逆不道，我們小百姓決不敢自比父親——這個話，當時我聽了，原不覺得什麼；現在想起來，却有些難受。朋友們！醒醒罷！忍着你的火氣罷！靜靜的，耐耐的，聽幾句自己人的罵聲罷！

拿現在說罷：現在最時興的，是貼喊標語，口號。——標語上的字，就是口號上的話，兩件事是一件事。——最不時興的，便是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但是，寫順動標語喊順動口號的——恕我杜撰——果真個個是忠實同志嗎？那不寫標語不喊口號的果真個個不是忠實同志嗎？從來說的：「愛之太深，不覺責之

太切。」俗語說：「棒槌頭上出孝子；」真是「三娘教子」老薛寶說的：「打在兒身，痛在娘心。」你們不要瞧不起那不寫標語不喊口號的裏面沒有好人，你們更不要瞧不起那罵人的人裏面沒有好人；一個人站在臺上高喊口號，羣衆在臺下也齊聲跟着喊口號，但你能保得住他們能夠深切明瞭口號的意義嗎？能夠說得出這種喊口號有多大的力量嗎？你能夠保證他們纔喊過「擁護」口號的而不立刻喊「打倒」口號嗎？

一萬個人的喊「擁護」，抵不上一個人的喊「打倒」。——「多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我歡迎人喊打倒！歡迎人罵！誰肯罵我？

二十年三月一日寫於上海療養分院妻子的病牀前

頭重脚輕

從前有一個人犯了一種古怪毛病，常常歡喜翻跟斗，——頭向地脚朝天。——

——醫生說：這便是頭重脚輕的病。誰知如今世界上犯頭重脚輕病的人正多着呢！

放着非洲澳洲南美洲這幾處整塊的大荒地不去開墾，却到南極去探什麼險，向火星裏去放什麼火箭？歐洲大戰，殺死了幾千萬人，不聽得說一聲可憐！——還時時要製造第二次大戰。——却發起什麼保禽會卹獸會，又是什麼萬國素食會。老實說：在如令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世界，人見了人，還是瞠目猶齒，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肚子去。沒有人道，還講什麼畜生道？這無非人類不安分的天性，一時高興鬧着的玩意兒罷了！倘然真的殺人不怕血腥氣，而亟亟去保護禽獸；拋棄了大好的地球不住，而搬家到月球或火星球裡去，這真是犯了頭重脚輕的病了！

我們中國人何嘗不犯這種病！在上海地方，沒有一天不看見修理馬路，沒有一天不看見翻造房屋。在內地儘有三五百年從明朝傳下來的老屋，還是兀然無恙的！而在上海，纔得三五年造鋼骨水泥的高大洋樓，一轉眼，四周搭着籬笆，又要重新拆造了。在內地山石崎嶇，泥濘沒膝的道路，不聽得有人出來開闢；而在上海地方平坦如鏡的路上，却時時看見有三五成羣的路工，好似做糕餅一般，細細的舖着一層柏油一層泥沙修理着。富貴人家上一場宴會，僅僅他拋棄的飯菜，已足夠窮苦人家半個月的飽餐；那陝西河南地方的災民，并樹皮草根而吃不到的還多着呢！京滬甯漢一班大人物，今日坐在火車裏，明朝掛在飛機上，瞬息千里，來往着好似跨一根門檻；但甘肅人到北平來，要走上一百零四天的路程，河南人到上海來，要繞道安南。這頭重腳輕的病，犯得何等厲害！

「不患貧而患不均」，正是今日的話了。一個國家的興盛，是要求普遍發展的

；一個人要求真正的學問，是全靠隨時用功的。祇有一條中山馬路，而兩邊儘是矮屋茅簷，也壯觀不到什麼地方去的；平日閒游浪蕩，靠大考前連開三夜快車，也是無用的！國裏有十分之七八不識字的人，儘你鼓吹什麼思想，什麼政治，是沒有用的；沒有貫通全國的鐵道和汽車路，祇在幾個都市中造幾條中山大道，也是沒有用的。這是一句老話了：美國駐華的商務參贊安諾德先生，告訴我們，中國有四百二十七萬八千方英里的面積，美國有三百七十四萬三千方英里的面積；而美國有二十五萬英里的鐵道，有二千二百萬輛的摩托車，中國祇有七千英里的鐵道，二萬二千輛的摩托車。在這個統計上，就可以明白美國爲什麼成爲美國，中國爲什麼成爲中國的道理了。

我有一天和立法委員莊崧甫先生在席面上說起；我們中國眼前的情形且莫高談什麼主義，什麼政治罷；我們應當趕快研究怎樣使人人能夠認識幾個字，人人

能有一點做現代人的常識，人人有一件布衣穿，人人有一盤菜飯吃，人人有一條小路可以走，人人有一間瓦屋可以住。倘然能做到，已是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了！餓着肚子跳却爾斯頓，凍着皮肉穿喬其紗，這病苦究竟是自己知道呢！這個並不是開倒車的話，果然，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我們人人所期望的；但在那裏提倡，也要使民衆跟得上，——最少也要使民衆懂得。如今你說三民主義，他說萬歲皇帝；你說平民政策，他還一字不識。這纏夾二先生，纏到幾時方能明白！

你們不要看輕日本，日本今日已治好了頭重腳輕的病，得到了普及教育，普及生產，普及政治，無往而不普及的大效；你們不要看輕蘇俄，蘇俄並不是祇鼓吹共產主義的，他一方面也在努力做着科學文學的工作。胡適博士說得好：「蘇俄政府每年津貼科學院四百萬盧布，今在科學上努力的有六百人之多。」劉堪恩

先生說得好：『蘇俄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職業教育！』

少數人做學理上的工作，多數人做生產上的工作，這纔能免去頭重腳的病！

妻子高劍華，在上海療養分院，明早須剖腹割子宮；我在家憂慮，雖服安神藥片，亦終夜不寐，便寫成這篇短文，度過了孤寂愁悶的寒夜。——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八日夜三時，在北四川路白保羅路南康里一號寓中。

怎樣做一個輪齒

這幾個月來，我每一星期，總有一次到建築協會去公開演講；上一星期的講題，是「人生的意義。」我所說的話大約是：

『爲什麼說人生的意義而不說人的意義呢？這是很明瞭的了，原來人的意義，完全在一個「生」字上面。生便是活，我們要做一個活人，不要做一個死人。如今世上的人雖多，而活人却甚少！分析起來，大約可成四種：（一）是死人。這裡面又可分兩種：一種是宗教的人生觀的。他的目光全不看見當世，他祇問死後的升天堂入地獄；他的身體雖活着，他的靈魂早已奔向天國裏去了。一種是宗法的人生觀的人，他一生所經營的，祇是如何傳種接代，如何積蓄財產與子孫；和自己死後如何睡得一口好棺材，如何佔得一方好墳地。他絕不想到在生前如何如何的。（二）是爛死人。一生壓迫人，侵略人，無惡不作；他活在世上，世上得不到他一點好處，已經等於死人一般了，却又留下許多罪惡傳染給世人，好似死人爛在路上，傳染許多病毒出來一般。（三）是不是人。這一種，在普通說起來，已經算是爭氣子孫了。每人都得到一個職業，養家活口，安分守己；不犯罪惡，不

管閒事。但這算不得是個人，你不看見那天上的飛鳥嗎？山中的走獸嗎？他一般要造巢覓食，一般要生子傳種；祇圖得一身的溫飽，算得是什麼人！（四）纔是活人。這個活，不是祇圖個人的活，是要幫助社會人羣向活的程途上推進去。本來人不如鳥獸一般有長喙利爪的武器，又不和鑽物一般的不需要生活的；人的所以能夠戰勝萬物，全靠的羣力。人能夠時時不忘記羣衆，處處幫助羣衆做活的運動；不但個人職業生活，要揀那有利羣衆的去做；——在賭場中派籌碼，妓院中當燒湯；做軍閥政客的走狗，都不是有利於羣衆的職業。——每天且除去做幾小時解決個人生計的工作以外，還要做幾小時幫助羣衆的工作。羣衆得到你個人活力的幫助，社會也便活動起來了：社會活了，個人纔得真正的活。——這纔是人生的意義。』

左傳裏的「三不朽。」一是立德，是以人格去感化羣衆；二是立功，是創造事

業去救濟羣衆；三是立言，是留傳方法思想於羣衆。血肉的身體是易朽的，獨有這三樣事體不朽：個人的生活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獨有這三樣事體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你但能盡力於這三樣事體，你個人的生活問題自然能附帶的得了解決。你幫助了社會，社會決不肯拋棄你的；你若不盡力於社會，那你個人也決得不到發展的途徑。來勃尼慈說得好：『這個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實；其中一切物質，都是接連着的』。社會是整個的，人羣是一個有機體。他們本來稱世界爲大我，個人爲小我；小我是要死的，——好似人體中天天變換着的細胞——大我是不死的。（在相當時期以內）但小我而能努力於大我的工作，這小我也等於不死。

我說：每一個國，好像一架大機器，——世界是一座大工廠——每一種社會，好似機器上的每一個輪子；而我們個人，却好似每個輪上的每一個輪齒。我們

要全部機器不壞，便先要使每一個輪子活動；我們要每一個輪子都發生出效力來，更其要注意每一個輪子上的每一個輪齒，不使他殘缺。你們看：這一架中華大機器怎麼樣了？牠老了嗎？牠年久失修了嗎？牠生鏽了嗎？你們再看看他前後左右的機器，都是簇嶄全新，光滑整潔；皮帶拖着牠活動而敏捷，終日隆隆的轉動着。一大箱一大箱的貨物，都是牠製造出來的。怎麼我們這部機器，總是懶懶的，好似打盹一般；老沒有看見牠轉動，老沒有看見牠造出貨來！——哈！原來是輪齒沒有了！我們應該怎樣每人替牠去裝上一個輪齒？來來來！

你們的路長

這也是一種流行病吧！我見了多少現代的青年，十有八九，不是喊厭倦，便

是喊煩悶；再不啊，「醇酒婦人」的頹廢去，「千金一擲」的浪用去；因此，引起了一班老年人的痛恨，一班規矩人的責備，又來了一班熱心朋友「苦口婆心」的勸告。

當然。有錢誰不願化？有女人誰不愛玩？有懶誰不想偷？有福誰不願享？再加入是一種最無賴最利己的動物，無賴人說無賴人，「大哥不要笑二哥，」「一籃裏的醋，一箱裏的貨，」「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從不敢板起假道學的面孔，痛罵現代青年的無望。在公園裏見了男女青年雙口相觸拚一個「呂」字時，在馬路上見了男女少年雙臂相挽拚一個「並」字時，我也決沒有「人心不古世道凌夷」的感嘆；就因為想起了：我們在年輕時候那種「偷韓壽下香頭，」「拜倒石榴裙下，」「划襪宵深來就汝，吃虛心細苦嫌郎」的淘氣玩意兒，把父兄的鬚鬚氣得根根倒豎，而我們還是嘻皮笑臉的置之不理。——老實說，到現在一大把年紀的時候，「

人老心不老」；見了十六歲小姑娘，（不是某藥房的雪花粉商標）頭雖不好意思回過去，那眼角却還要溜一溜的；便是給人罵一句「老素菜！」——蘇州人罵老年人

的通稱——也還覺得有趣的。「食，色，性也。那沒，我們還好意思去責備痛恨大罵勸告現在的青年嗎？」

但是，我們現在悔了！我們不但悔，更覺恐慌了？悔不該愛女人嗎？悔不該化錢，悔不該享福，悔不該偷懶嗎？決不！決不！我的口號是：有女人便當愛，有錢便當化，有福便當享，有懶便當偷；祇是不該年輕時候便這樣。人生的三段：是少年時候訓練，中年時候工作，老年時候休息；祇因為你們這班少年前面的路正長呢！尼采的三例：先須和駱駝一般肯擔負，再須有獅子一般的奮鬥精神，最後纔得有小孩子一般的在樂園中玩耍。所以我嘗說，最不幸的是四類人：第一類，是天生殘疾，那是沒法可想的；第二類，是愚笨，也是沒法可想的；此外兩

類，一是得遺產，二是早婚。年紀輕輕，正當磨練筋骨，振作精神向前途轟轟烈烈去做一番事業的時候，你給他家中有黃金，懷中有美人，他還肯去吃苦嗎？他還肯去冒險嗎？他不吃苦不冒險，一生絕了希望，還是小事；社會供給他消費了一世的生產材料，卻好似窰姐兒遇到了荷花大少一般，給你一個嫖賬，這個損失，你我都有份的！

少年吃苦，算不了一回事。——照實際上說來，還是有幸。一班書房孩子，迂腐騰騰的祇知道滿口嚷着：「讀書！讀書！」他不知道在社會上多吃得一分苦和在事實多遇到一分困難，纔是真正的讀到一分有價值有實驗的書。本來，讀書和做事是沒有分別的。把事記在紙上，便是書；把書實用在社會上，便是事。要得大學問，須讀高深的書；要成大人物，須做困難的事。並且書要少年時候去讀，苦也要在少年時候去吃；因為少年時候吃了苦讀了書，儲蓄了豐富的學問經驗他

到中年時候，纔有機會去用。若在老年時候，再讀起書來，再吃起苦來，不但是書也讀不進，苦也吃不起，便是用的機會也沒有了。

總結起來，我的口號是：女人應當愛，錢應當化，福應當享，懶應當偷，但不應當在少年時候去找。——找到了一樣便足以毀壞你的前程——少年應當讀書，做事，吃苦，冒險。你們不但有這副天職，還有這副勇猛精進的精神，千鈞百鍊的身體，可以擔當得起；尤其有你們的前程，可以實用你們精神身體的機會。少年啊！你們不應當厭倦，不應當煩悶，不應當頹廢，不應當浪漫；應當去吃苦，去做事，去讀書，去奮鬥。因為你們有你們的前途，你們有你們的責任！你不看見嗎？不看見快要沉沒的中國大陸嗎？不看見快要滅亡的中國人民嗎？這期望，這担子，都在你們身上！便是退一萬步說，你不為國家計算，不為社會人民計算，你也當為自己計算；照你現在這樣頹廢放浪下去，如何能維持到老？——因

爲你們的路長。

我老了！我悔了！我恐慌了！悔不能在少年時候排除一切去奮鬥，到現在竟不能維持我的老年光陰！少年啊！你們快回頭！快打倒一切可愛的去奮鬥！因爲你們還有機會！因爲你們的路長！

你敢赤膊麼

赤膊，什麼人不敢？更是什麼人不會？你倘然去看一看非洲的黑人，印度的國人，南洋的土人，誰不是赤膊的民族？他們「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何等的自由！何等的涼爽！但這還算熱帶上人是如此的，文化低落的人類是如此的；講到我

你敢赤膊麼

們這班自命爲文化最古禮教最嚴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以赤膊爲無上的光榮。祇須天氣略略一熱，薰風略略一吹；包你那班男模特兒，一個個的顯出原形來，把上身的衣服脫得精光，陳列在街道兩旁的店舖子裡。愈是熱鬧的市場，那種赤膊露出一身油光黑膩皮肉來的動物愈多！我們中國人，真可以說：「赤膊爲記，別無分出」。說到女人。哈！女人！更是時興的赤膊。高聳聳的乳峯，白鬆鬆的肌膚，香噴噴的，滑膩膩的，莫說在被窩裡，繡榻上；每到夏季，更是滿街走的赤膊女人。——雖遮一層薄薄的紗，實比真赤膊更動人。「回頭一見赤膊女，天下男兒無顏色」。爲什麼無顏色？因爲「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豈但無顏色，更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呢！妙哉！妙哉！赤膊有如此的光榮，赤膊可以吸盡壯士的黃金，爲什麼不樂赤膊？爲什麼不敢赤膊呢？

爲什麼不敢赤膊呢？呵！我知道了！我們中華大國民，有特別不愛洗澡的遺

風。「多洗了浴，要傷元氣的，」這句話不是你常常可以聽到的嗎？因為怕傷元氣，所以不多洗澡；因為不多洗澡，身上長滿了銹泥，這一身花繡，不好意思脫下來給人看見，所以不敢赤膊的嗎。不啊，我們是一個花柳病的國家，——中國妓女從來不知檢驗病毒的——大概十有九身上長滿了花柳毒，因為不好意思露出他的楊梅瘡癩來，所以不敢出膊的嗎？再不啊，我們是著名的東亞病夫國，講到我們的體格，實在有一點不景氣；骨瘦如柴，皮黃如蠟，假使把他身上的衣服脫去，便顯出他彎腰屈背病骨支離的醜相來，所以不敢赤膊的嗎？……但這種都還是小事，這是皮面上的齷齪，你祇須洗淨你的皮膚，治好了你的瘡癩，練好你的身體，還一般可以恢復過你的清白肌膚來。赤膊向人有什麼不敢？

前一段所說的敢赤膊，是無意識的赤膊；後一段所說的不敢赤膊，是下意識的不赤膊；都不是我所要說的。我所要說的，是沒事時不應當赤膊，顯出你的野

蠻形狀來；一旦到了有事的時候，你自問倘是身體是清白的，心腸是熱烈的，人格是偉大的，那你不妨赤一赤膊，顯出你坦白的襟懷，高潔的志氣來。但是，有誰是配？有誰是敢？古往今來，從中到外，祇有兩個人配赤膊，也祇有兩個人敢赤膊：

一、是打鼓罵曹的禰衡；

二、是分庭抗禮的甘地。

甘地這一次的赤膊見印度總督歐氏，引起英國大臣邱氏的大不滿；在中國三國時代的禰正平的赤膊，見曹操賓客，也引起曹氏的大不滿，使用「借刀殺人」計，取了禰氏的生命。但這兩人的赤膊，是有光榮底歷史的，也是有極大底膽量的，有偉大底人格的！

如今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一班蠅營狗苟無恥之徒，滿肚子懷着鬼胎，滿心

腸裝着齷齪；詭計多端，暗箭傷人，昏夜乞憐，白晝潛形。在青天白日之下，早已埋頭縮頸的躲得無影無蹤，他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探頭兒；祇怕一見了光明，便要現出他人面獸心的原形來。他如何敢在人叢中出頭露面，更如何敢在光明之地出身露體！——赤膊人的敢於赤膊，固然要皮膚清潔，體格雄健；更須要有一副熱烈的心腸，偉大的人格到了適當的時候，更不妨慷慨激烈的赤一赤膊，像禰衡一般，像甘地一般。他們的赤膊，並不是表露自己行爲的野蠻，正是借此顯示對方面是一個衣冠的禽獸！這是何等清高的赤膊？何等悲壯的赤膊？試問那凡夫俗子，頑固頭腦的人，如何懂得，又如何敢？

至於男人貪圖一時的涼爽，在市場上赤膊；女人貪圖賣笑的金錢，在被窩裡赤膊。便是野蠻！醜！

不可隨意

熊克成在十四年前，對他夫人戀愛成熟而宣告結婚的時候，凡是他倆的朋友，聽着了喜信，心頭說不出的豔羨而嫉妬。——因她性情和順，姿質敏慧，且長着天仙也似美麗的面龐兒雪也似白的肌膚，水葱兒似的苗條身裁。

熊夫人新婚的第二年，便得了一個男孩兒；莫說親友見了他倆都要說一聲恭喜，便是他夫妻見了這愛情的結晶品，也和寶貝一般的嚙在嘴裏，他倆除互相擁抱着說幾句甜蜜的話兒外，便聽着這小寶貝牙牙學語的聲音。從來說天從人願，在第三年上，天又給他們生了一個女孩子；接着第五年上，居然生下一個雙胞胎來，他夫妻雖依舊笑盈盈的領受他親友的祝頌，但心裏却未免微微的起了一點恐

慌，在這第五年以後，他們漸漸的踏入了窘鄉：

熊夫人在十三年中，共產生了八個孩子。他本來是和楊柳似的一個美人兒，由不得瘦了，老了！她因兒女之事分了心，便耽誤了學校中的功課；在第六年上，便被學校當局辭退了出來。他夫妻二人，每月共得百元的薪水，還須謹慎小信用去；如今減他夫人三十二元的月俸，在經濟上便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屋子原是租着的，在從前父母兒女連奶媽，分着三個房住下；如今因生計的關係，不得不住一個房。房間又狹小，橫七豎八的攔了三架牀鋪，母親還須帶着三個兒女睡在一牀。那小孩兒又愛啼哭，做母親的，呵了這個，又鳴那個；鬧到三更半夜，他夫妻倆好容易朦朧睡去，忽然阿五嚷着要撒尿了，阿六喊着要吃茶了。雖在奇寒大冷的天氣，也不由你不摩娑着倦眼，從熱被窩裡爬起身來，照料他們。做父親的，雖比較要安逸些；但在睡夢中，不覺把臂兒壓痛了阿七的小手，脚尖踢痛

了阿八的小腦袋，一霎時悽惶鬼叫，直鬧到東方發白，也不不會合得上眼。在天要將亮不亮的時候，做父母的，正打算做一個香甜的好夢；但一羣小孩，和雀兒出窠一般，齊聲歌唱起來：『小麻雀呀！』『咪沙咪來度來！』一陣鼓噪，生生將他父母的靈魂，從黑甜鄉裡喚回來。他父母也沒得說，祇得嘆一口氣，離了他昔日千恩萬愛今日奇腥異臭的牀。——滿牀染着小孩尿溺的遺跡。

熊夫人終日忙得手腳不停，茶飯無心，喉嚨不停的喊叫，眼睛不停的照看，手中不停的做着針線，幾乎連自己的大小便也沒有工夫解決，還有什麼工夫去收拾自己的身面？從前嬌柔嫩氣珠圓玉潤的一位天上安琪兒，如今成了愁眉淚眼，面黃肌瘦的一個吊死鬼；又是一個粗心暴氣，蓬頭垢面的母夜叉。熊克成眼看着他心愛的妻子，一天一天的黃瘦下去；安靜的家庭，變成煩惱的窠巢，叫他愈着愈害怕，愈灰心。祇因經濟問題逼得他慌，什麼高深的學理，偉大的事業，寶貴

的名譽，他都不講了；終日佔據住他腦筋的，祇是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可以得錢」？眼看着家中一大羣兒女的啼飢號寒，妻子的憔悴可憐，他也說不得了，無論什麼卑鄙辛苦違背良心的事體，都得去幹一下。這時的熊克成，和從前他未婚妻常講的熱血少年，截然是兩個人了！便是他妻子，什麼「愛呀！」「愛呀！」的話也不說了；她所講的，全是逼着他丈夫要錢的話。手拉游花園，肩並肩兒坐在園的事體，也不做了；所做的全是縫縫補補洗衣煮飯的事體。她見了丈夫，非但毫無愛情；且因丈夫替她生下這許多兒女，害她苦到這步田地，便把個熊克成恨入切骨。因此他兩口兒常常吵鬧，吵到厲害的時候，女的便嚎哭尋死，男的也打兒罵女，浪東西一屋子鬧得悽惶鬼叫，弄得煩惱到極地，常常一個人在馬路上閒走呆立，反覺得清靜些。可憐他因多生了兒女，外面得罪於社會，裏面見惡於妻子，足足過了十四年愁悶的光陰，如今他死了！

熊克成死了，他夫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人訴苦。她如今面肌瘦黃，眼陷顴高，長着松毛似的一頭枯黃頭髮；比到當年做新娘子的時候，白嫩的面龐，襯着白色的兜紗，儀態萬方，真是相去天壤！

熊克成死了，他的大兒子能在外面做小流氓了；那阿五阿六，也能在街口滾銅板，和一班頑童打架了。他的大女兒，不久便塗脂抹粉的終日向馬路上跑。……這真是不忍說！

因兩口子在牀第之間的隨意，多生幾個兒女出來，養又養不起，教又教不好；放他在外面，攪亂社會，鬧破國家，甚至因吃飯問題惹起世界的大戰爭。這真不是小事！所以我們大家須記住「不可隨意！」

我的挨罵與中山先生的造謊

我從前讀過一位「熱心於孫逸仙的運動」，而又是一「許多日子同手創中華民國的偉人同居一起」。——照原文——的孫中山先生的外國朋友包爾林百克所寫的孫逸仙傳記，記得第三十八章裏有那麼一段話：

他——指中山先生——所遭的危險和不安的地位，都是習慣於安居家庭生活，的盧氏所不慣的；她——指盧夫人——以待高年父母為理由，不願隨他在一起。……於是盧氏主張分離，經過幾件不妥協的事情後，他們同意離婚了。

包爾先生在他的序文裏，對於「中山家庭」的一章，還特別聲明道：『這是很細心的一章，沒有可靠的幫助，不敢記的。』我便也根據了他這「細心」「可靠」的

材料，寫成民國演義中「盧夫人力持離婚議」的一章。不想我因此便挨罵，銅駝先生第一個在禮拜六上寫罵我的文章，他的標題是「許嘯天污讒盧夫人」有人罵我，是於我有利的，我無有不歡迎；但孫逸仙傳記上包爾先生明明寫成「盧氏主張分離」字樣，那沒銅駝先生爲什麼不說包爾先生污讒盧夫人呢？這本傳記的發行，已有五六年了，想來罵我的人總也該讀到。在書的最後一頁「校閱後記」上，又寫着這麼一句：『孫先生的摯友美國林百克所著的先生傳記，是由先生口述。』這樣看來，我可以說；不是我許嘯天污讒盧夫人，也不是林百克污讒盧夫人；倘然銅駝先生沒有污讒孫總理，這竟是孫總理在那裏污讒盧夫人，——不然，也是孫中山先生在那裏造謠了！

中山先生受了這個污讒，怪不得有一位謝豹先生要說「污讒先總理偉大的人格」的話。——見寫佈在鐵報上的一篇——這兩面的筆頭官司，雖說都拿我開刀

，都拿我做一個「福脫鮑爾」，「踢來踢去；其實，與我毫不相干。我的寫成盧夫人力持離婚議，是有根據的；污蔑不污蔑的問題，也與我不相干。我若不是照有來歷的寫，倘然也和銅駝先生一鼻孔出氣。——其實我當時也早已聽得過這種謠言。——寫成「孫總理力持離婚議」，送給黨政當局審查的時候，他們倘然向我說：「拿憑據來！」我卻不能捕風捉影的瞎說。——除非請銅駝先生替我做一個證人，說「當時確實親眼看見孫先生哄着盧夫人簽字在離婚據上的。」

本來上面所說的，全是廢話；在我心目中，對於這個問題，實在算不了一回事。便是別人罵我的話，我也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我不願糟蹋讀者和我的精神，我更不願利用在這讀者所公有的刊物上來發洩我個人的私憤。——這種假公濟私的辦法，我以謂是喪失記者的人格。——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從這件事上，看出一條關於社會病的問題來。

我先要問一句：夫婦到了萬不能合作的時候，是離婚好呢？還是不離婚好？你看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處於舊禮教壓迫之下，鬧出種種謀殺親夫，終身反目，男子嫖娼娶妾，女子偷人倒貼，消極一點的便遁入空門，積極一點的便爭風吃醋；在旁觀的人，便輕描淡寫的說他一句「不安分」，其實當局的人，精神上已受了無限的痛苦。你祇須細心去一考察，我們處於現在過渡的時代，有幾對恩愛夫妻？有幾處和樂家庭？能在下意識中，例行公事的做一對夫妻，平日不相聞問，你爲你，我爲我的不加研究，祇求敷衍過去，自騙自維持到老的夫妻，滔滔皆是。家庭的制度，本來和宗教一樣的；在文化發展的途徑上，是一個大障礙物。倘然沒有家庭，我們把犧牲於家庭的精神，化費在家庭的金錢，用在社會或國家一方面，豈不是有益得多？如今一有了家庭，人人有自私自利的念頭，盡力把社會上的金錢搜刮到自己家裏去；遇到社會國家有危難的時候，有幾個人肯毀家舒難？

每一個男子，把一生志氣精力消磨在無用的家庭裏；每一個女子，因為有丈夫象養她，不但她甘心願意做一世的囚徒，做一輩子廢料，且無端地棄置了二萬萬有用的人才，在這優勝劣敗勞工神聖的時代。個人犧牲了這許多，國家或社會犧牲了這許多，倘然能使人人得所，家家安樂，到也罷了；但你去聽聽那班太太們，十有九是說怨命，那班老爺們，十有九是喊灰心。一個怨命，一個灰心，結果便是亂軋妍頭，爛賭狂嫖。說得文一點，便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說得俗一點，便是「鬼相打，難爲了生病人。」那社會上的事體，更沒有人去過問了！

在現在說廢除家庭的話，也許有點神經過敏；但我們組織家庭，總也要比較的有一點意義，我們結合夫妻，總也要比較的能夠合作。——最低限度，也要彼此相愛。像如今不自由結成的夫妻，結果和傀儡一般；貌似自由結成的夫妻，結果和冤家一般。一時不小心，既已做成了傀儡式的夫妻，或冤家式的夫妻，或娼

妓嫖客式的夫妻。彼此一味虛偽敷衍，或爭吵相打過着日子，不但要鬧出極大的危險來，損害個人，擾亂社會，且長此用假面具做着夫妻，喪失了彼此的人格，何如忍痛一時，彼此脫離了，來得乾淨。

所以我的結語是：最好不結婚。如要結婚，千萬要謹慎於事前；如已鑄成了大錯，與其委屈求全，或偷偷摸摸，醞釀危險，喪失人格，何如痛痛快快的公開分離了，還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何況分離了以後，對於無生活力量的，給予以相當的生活費，此中山先生之所以謂之偉大；更何況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又另有所在。

吳稚暉的太太和中國人

這是一句老話了，是十年前的一句老話了；但這句老話是我親耳聽到的，現在再拿他來重說一遍：——但不能拿他當「陳年挖臭屁」「攪陳年糞缸」一例看的。

有這麼一天：我們幾個老朋友，聚集在北四川路的元濟堂裏；有吳稚暉，也有江亢虎。那時江亢虎初從美國回來，說起：『大部分華僑在美國，是另有一個天地，一點也吸不到美國人的風氣；最能夠代表他們精神的，便是「堂門」一件事。』吳老先生接着說道：『這是無可怪的！就拿我和我的太太比：我老夫妻倆同牀共枕，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到今日我寫這一篇東西時又須加上十年——到如今，我講我的主義，她做她的事體。我們彼此一點也沾染不到風氣。』

你們聽到了麼？原來一個人的脾氣，最是不容易改的；尤其是文化思想，倘然你不是澈底的領悟過，用過澈底工夫的，任你和什麼大文學家大哲學家鬼混在一起，混一世也仍是爾爲爾我爲我。中國有許多不要臉的東西，他以謂學洋派是很榮耀的：便穿着洋裝，吃着洋飯，住着洋房，坐着洋車，用着洋貨；各人取着一個洋名兒叫喚着，讀着洋書，說着洋話，唱着洋曲，行着洋禮，走着洋步；祇恨自己母親不會和洋人打過交道，所以不能長出洋皮洋毛和那高高的一個洋鼻子來！但自己一個準洋人總可以做到！——便是義和團所謂「二毛子。」——誰知這樣換皮脫骨的用了一番苦功，結果，依舊逃不了是一個洋奴！

在實際上說，我們中國人洋派也足足學了六七十年了：從語言文字，而工業商業政治法律軍事教育思想學術等等，那裏一樣不帶一點洋氣？但是政治依舊是混亂，軍閥依舊是混戰，官吏依舊是混濁，財政依舊是混賬；那社會領袖人物，

在演講臺上任你說得怎樣好聽，一回家去，依舊是鴉片牌九，三妻四妾，天地君親，燒香念佛；那班學生在筆下書上，任你把什麼文學什麼主義，好名好字搬弄得熱鬧，叫喊得響亮，但一轉身去，依舊是腐化貪污，嫖賭吃着，賣國賣自己，比他們從前所罵的人還要厲害；那班號稱爲新家庭的，比他們所厭惡的舊家庭，不過換了幾房西式木器，男的多穿幾套燕尾服，女的多穿多用幾雙高跟皮鞋和巴黎香水，在骨子裡依舊是腐敗迷信，勤吃懶做，所不同的，便是比舊式夫妻多結幾次婚，多離幾次婚罷了！

中國人的頑固，直頑固到心眼底裏；東洋人西洋人用兵船大砲，在中國地方打出幾個口岸來，把所有的洋貨洋學問洋思想，用頭號的大商船每天不停的裝載進口岸來。這個關是再閉不住了，中國人究竟比非洲土人臺灣生番聰明得多，不像他們一般死守着祇知道用土貨，我們居然也和猴子學着人樣兒，知道住洋房，

扮假洋人了；不但是這樣，又居然和鸚鵡學舌兒一般，咕喇刮辣說得一口好洋話了！但說雖如此，他的心眼兒却緊緊的閉着，任你世界思想的潮流，和大西洋上的怒濤一般冲着，世界文化的風氣，和日本海上的旋風一般刮着；冲了幾十年，刮了幾十年，總是冲不進中國人的心門，刮不開中國人的心眼。最多，搬弄幾個好聽名詞，模仿幾種好看樣子，裝裝門面；實際上，世界各國的人愈向前進，中國人愈往後退。你不看見今日身穿中山裝的人常常在廟宇中出入嗎？身穿洋裝的人，也常常在燕子窠中出入嗎？你又不聽見有通電主張禮讓爲國的，演說主張提倡舊禮教的嗎？

唉！中國人！你索興脫下了中山裝，扯破了西洋裝，披上你的獸皮，攢進你的巢穴裡去罷！

（附註）我寫這一篇，祇是借吳老先生的話做一個楔子；對於吳夫人，我可

以立誓絲毫不敢有輕賤的念頭。因爲吳夫人自有她的價值與主義，我們應當表示相當的敬意。——并附帶的表示我十二萬分的歉意！

可憐一啄

我曾經聽得獵雁的人說：雁是一種最講究貞操的鳥類，配定了雌雄，他便終身守着，假使不幸在半途中死了一隻雌的或是一隻雄的，那所遺留下的雄雁或是雌雁，他總是「形單影隻」的度着淒涼寂寞的獨身生活。這也足夠可憐了！但他的心雖是孤單，他的性却還是愛羣的；所以不論是飛着息着，他還是不肯離羣的，總是跟定了他的羣。我們在大江大海邊，常常可以看到所謂「平沙落雁」；那雌

雄雁捉對兒在沙灘上交頸安眠了，可憐這隻孤雁，他既追悼死者，又哀弔生者，衆睡獨醒，終宵在江之邊，水之涯，徘徊着徬徨着，何曾合得上眼？他忍着酸辛不敢哭一聲，他耐着悽清不敢喊一聲，爲的是怕驚醒了他同伴的雙雙好夢；這苦心叫那正在黑甜鄉中溫柔鄉中的羣雁如何省得？但是，羣衆的大禍，終於臨頭了！那捕雁的獵人，終於出現了！這時清醒着的，只有這孤雁；先發見敵人形跡的，也只有這孤雁。他一方面看到羣衆的危險，一方面又看到羣衆的膏肓；他熱血沸騰了，他愁腸焦急了，他終於忍無可忍而向大衆大聲疾呼了。羣雁在好夢中，被這悽厲的喊聲驚醒過來，四顧徬徨，杳無消息，那狡詭的獵人，正在此時藏躲起來。於是羣雁又安心了，又入夢了；夢境正甘美的時候，那悽厲的喊聲又發出來了；——原來獵人離雁羣不遠又出現了。但羣雁醒來，向四下裡一搜尋，結果依舊是躲得無影無踪。他們如何能知道這孤雁的苦心，如何能趕得上這孤雁的眼

光？他們因破了好夢便怨恨這孤雁不該以一己的悲哀妨礙羣衆的幸福，不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於是咒詛這孤雁了，辱罵這孤雁了。……最後一次，這孤雁終於不忍坐看着羣衆的大難臨頭而不呼號，但羣衆所給予這孤雁的酬報，只是一啄；可憐這孤雁，便在這羣衆一啄之下而結果了他的生命。——一縷冤魂，追隨他先死的伴侶去了！但這羣雁的結果，更是悽慘：便是全羣被捕，被捕以後的生活，便是割，剝，烹，啖。——我不知羣雁在被捕被割的時候，還能記得孤雁的大聲疾呼否？還能記得這孤雁的慘死否？

這何獨是雁？可憐，我們這醉生夢死的人的羣衆，他自從有歷史以來，也不知啄死了他多少愛國愛民的志士仁人了！志士仁人有了高人一等的眼光，有了勝人一等的熱血；他既然看到了，却不能不喊，既然感到了，又不能不做。他犧牲了個人的權利，放棄了安樂的幸福，奔走着，呼號着，好似在荒山中奔走着，好

似在沙漠中呼號着，四面聽不到一點應聲。他心中已夠痛苦的了，她心中已夠悲哀的了。但他一眼看到羣衆的危險，一眼看到羣衆的昏迷，叫他如何忍得停止他的奔走，如何忍得停止他的呼號？他決不爲個人的危險，決不爲個人的利益，他爲的是羣衆；而羣衆所給予他的，是冷嘲熱罵，袖手傍觀，不合作，不醒悟！他要沉迷，你要清醒；他要苟安，你要奮鬥；他要坐以待斃，你要死裏逃生，這如何能避免羣衆的咒詛辱罵？如何能避免羣衆的一啄？——坐看着敵人慘殺你的志士仁人，甚至幫助敵人捕捉你的志士仁人，這是何等的心理？這便是羣雁一啄的心理！

可憐一啄！羣衆的生命便送在這一啄裡！國家的生命也送在這一啄裏！

舐毛的工作

足民哥新近去見過了部長，聽過了部長「拜託拜託」的話。

「這不是要去做舐毛的工作了嗎！」——我嚥下了一口飯以後說。

這句話，不但是使已吃完了飯正在拿一枝牙簽剔牙齒的足民哥詫異，便是那喜多青磁，——一個日本人而我並不拿他當日本人看的一位朋友——他正筷子頭上夾住了一片香腸，也聽得怔怔的了。

「你請吃完了這片香腸，再聽我說」。——喜多果然很快的吃着。

「你不看見屋脊上兩隻雄貓打架麼？豎起了牠的粗尾巴，聳起了牠的高背脊，突出了牠的圓眼珠，露出了牠的尖牙齒：由始而「啾鳴啾鳴」的宣戰，到終而「張牙舞爪」的爭鬥。皮開，肉綻，屁滾，尿流；可憐破工夫養成十分豐潤的毛

片，十分鮮紅的血珠，這時大把的落下來，大點的滴下來。結果，那隻戰敗的貓，拖着牠的長尾巴，飛也似的逃去。——這等於人的什麼工作？——我說。

「軍事行動。——依你說，也可以稱他爲「豎尾巴的工作」。——足民哥說。

「接着豎尾巴工作以後的，便是舐毛工作了。無論什麼禽類獸類，牠最愛惜牠的羽毛；貓也是一樣的。牠必要揀一個安靜的去處：書案上，花瓶邊，繡幕傍，明窗下，照着一片明媚的陽光，用牠一片紅紅的小舌兒，慢慢的頻頻的「蘇蘇」舐着牠的毛片；平心靜氣，按步就班，必要舐得牠遍體的毛片到光潤而後已。又要舐得牠遍體的創痕到平復而後已。——這等於人的什麼工作？」——我說。

「政治行爲。——依你說，也可以稱他爲舐毛的工作。——喜多搶着說。

「對啦！」——但人比不得禽獸，他沒有豐潤的羽毛，沒有銳利的爪牙；且人

究竟是比較更進步的動物，自然有更進步的組織。我們不但有禽獸做着仇敵，連人和人也做着仇敵；不但是異種人做着仇敵，連同胞也要自相殘殺！我們一方面既受生活制度的束縛，不能「人自爲戰」；因此偶然生在一處共同利害的人，大家不得不犧牲一點利益，去共同擔負一種特種人的生活。然而那特種人，有大家替他擔負了生活，他便專以保護人羣替人羣爭鬥，做衆人的爪牙，維持大衆的安甯爲他的職志。——我們決不願養那拉破自己皮肉咬落自己羽毛的爪牙——這特種人，便是所謂「軍人」。軍人做的，是豎尾巴的工作。他爲民衆利益而爭鬥，爲謀大建設而破壞；是我們民衆的武力，是我們民衆盡「納稅」的義務所應得的保障。政界中人，何獨不然？我常說：軍事，好似洗刷污穢；政治，好似整理器物。各人所有的器物，自然應當由各自來整理保管；但國家也太大了，人事也太忙了，我們不得不訓練出一班懂得整理法保管法的特種人來替我們做這一番工作

。當然，這特種人的生活問題，是由我們雇用他的民衆犧牲了一部分的利益來着他解決的，——我是前清光緒年間生的人，幼年出入衙門，常看見衙門裡面豎着一座牌坊，上寫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八個大字。這雖是當時裝面子哄人的標語，但至今我腦子裡還受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大亂以後，瘡痍滿目的現在中國，現在中國的民衆。可憐他祇剩得一副枯骨了，祇剩得僅有的一滴血了；他耐着飢渴，省下這一口續命湯來，他忍着痛楚，刮下這一滴最後的脂膏來，供獻給替我們整理保管的特種人！——便是現在人人心中最羨慕，人人口中叫得最好聽的「官」。

『官啊！你可憐着我罷！我是一隻打敗的貓。皮開，肉綻，血滴，毛落，正是最痛楚的時候；我要安眠了，我要休息了，我要快找一個安靜的去處去舐我的毛片了！』

『官啊！我們分工合作罷！我替你做麵包，你替我舐羽毛。——但是，你千萬須注意！我的皮肉已腐爛了，我也僅有這幾根稀有的毛片了；你可不要把我的皮肉愈舐愈爛、把我的毛片愈舐愈亂！』

我在虹口酒樓吃飯時，氣促着說着；那足民哥聽了，只是側着頸兒微笑。

入
殮

老天偶然高興，湊起十四種原質，造成後面兩脚直立前面兩脚改名爲手，而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的一樣活動把戲；——我們自己稱呼人的便是——在世上串一陣叫好的戲，或叫倒好的戲，戲串完，便打發他回老家去

。——吳稚暉先生說：「未出娘胎是在後臺，已進棺材是回老家。」

有一天，我的朋友家裏，有一件陰性的活動把戲，忽然不高興活動了。——這在我們稱牠死，這陰性把戲照例應當稱牠爲夫人。——我便照例去探望探望：一走到門口，照例有一陣咪哩嗎喇的吹打；他家一羣還活動着的把戲，照例圍着這件已經不動的把戲，面上兩個窟窿出水，一個窟窿發聲「嗚嗚」的在那裡串一齣「西方笑」。——杭州人稱哭爲「西方笑」——我也不禁笑了。後來，他們拿了許多值錢的綢緞衣裳，珠寶首飾，打扮這個不動的夫人；最後，又拿一隻光彩閃爍的鑽石指環，去套在這夫人的手指上。然後恭恭敬敬的把他捧起來安安穩穩的放在一隻大木匣子裡。在這時候，照例大家從一個窟窿裡一齊發出一陣大聲的「嗚嗚」來，這一幕戲算是完結。——戲名「入殮」。

送罷了殮，便移動我後面兩條直立的手出來，站在馬路傍守候電車。滿街來

往着全是活動的把戲，他們個個都身上裹着衣服，陰性的把戲還掛上金珠首飾，很忙的在那裡串戲。我心裏不覺懷疑：那衣服首飾，原是我們做戲時候披掛着上臺的行頭；但像那位夫人，既已下臺回老家了，爲什麼還要穿着上戲臺的行頭呢？後來我再細細的一看：可怕！可怕！這班傢伙，雖在那裡動；但他們從頭到腳，那裏看得出一點活氣來！從他的外面看，雖一般也能用二十世紀最新最流行的科學器物，如二三十層高的建築物，如火如炬的電燈，飛機，輪船，火車，摩托車，自來水，色汀，鋼絲牀，鴨絨枕褥，西菜，跳舞，說洋話，唱洋歌，聽留聲機，聽無線電，看有聲電影！那摩登女子，也能用最上等的巴黎香水，巴黎緞，長眉毛，紫眼皮，燙捲髮，塗寇丹，高跟鞋，皮大衣，上大華飯店跳舞，參加時裝展覽會，擲瓶行下水禮；擺動着她的柳腰兒，肥股兒，跟着她丈夫(?)一塊兒拍團照，赴宴會，坐汽車，火車，游山，玩水，接吻，抱腰，鬧三角戀愛，五角

戀愛；天生他一雙玲瓏的手，彈着鋼琴，拉着提琴，胭脂塗成血也似的嘴，除 K.iss 以外，又能說小鳥似的外國語，唱雷夢娜，唱愛海情歌；那摩登男子，也穿大褲管的西裝，用五色綢的手帕，戴洋蘭西小帽，開房間，斬鹽肉，游花園，結情人，看春宮影片，玩按摩女郎，開快車，騙文憑，寫情書，騙女人，離婚，重婚，淌白濁，打六零六：這種種，也可算得動到十分了！

不但如此，我們中國五六十年前，被一陣西風吹醒了瞋睡以後，認做要和外國人一樣強盛，祇須能說幾句鬼話認得幾個鬼子便夠了；不料結果沒有效用，後來見外國人鎗炮來得厲害，便派了李鴻章到克虜伯廠裡去買了大批的鎗砲戰船來，在甲午的一年，全盤送與了東方的好鄰舍。後來認做和外國人通商，可以發洋財；便大開門戶，放外國人進來做買賣，結果反叫外國人騙盡了我們的錢財。再進一步想，認做科學發達，便是外人強盛的根源；因此派了許多留學生，到外國

去研究科學，買了許多機器回來開工廠，結果中國貨總敵不過外國貨。便有一班政治家，大鼓吹其革命；打倒了專制政府，建立起民國來，結果反把歐洲的戰神，引到了中國來，十九年來無時無地不在渾戰的狀態中。最近便有一班新文化家，介紹了許多西洋的思想到中國來；還有可怕的共產主義，普羅列塔利亞文藝，又是左翼，最左翼，第三國際，第四國際等等鬧得人心惶惶，朝不保暮。其實所謂外國語言文字鎗砲戰艦通商互市科學機器民主政治新思想新文化等等，好似綢緞衣服珠寶首飾一般的，沒有一樣不好，沒有一樣不值錢；祇要看使用這種器具和制度的是活人，還是死人？倘然有靈敏的腦筋，活潑的精神，堅定的志氣，奮鬥的體格，用了一樣，便可以做出生龍活虎的好戲來；我們中國人，以十四五世紀陳舊開倒車的心性，徒然搬用着二十世紀最新最流行的好名詞，好制度，好器具，這等於拿狠值錢的綢緞衣裳珠寶首飾鑽石指環等現世最新最美的器物去入殮

流壞的哲學

！——而所殮的還不是新鮮死人，還是一個陳年屍身！

一切腐化陳舊淫蕩粗俗的男和女，穿着最新式的衣服，摹做着最時髦的行動，等於行屍走肉！等於入殮！——滿路充塞了屍氣，滿街照耀着鬼火，滿地陳列殮着屍，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

從早晨到夜半

年紀活到一大把，更覺得少年時一段「初戀」的故事可寶貴，可回味，而值得追訴的了！

覆額的鬚髮，點漆的雙瞳，蘋菓一般鮮艷的圓頰上顯出兩點梨渦，渦中長留

着含情的微笑。每一次相見，總是靜靜的，默默的，我們用不到「雄貓叫春」一般煩躁的歌唱，也用不到「我永遠是你的你永遠是我的」這類近於要挾近於不信任而近於肉麻的誓語。我們所有的，祇是一雙眸子：「不見時叫人害，見了時叫人愛。」有多少甜言蜜語，我們也說不出；有多少軟意柔情，我們也做不出。「思君一夜纏綿意，盡在盈盈一笑中。」我們每日相見時的一笑，便表示了我們心坎中的一切一切，享用了靈魂上的一切一切——是朝朝最希望着的銷魂的一課。努力再努力，進步再進步，我的成績是：對於學業愈興奮，對於志望愈擴大，對於行為愈純潔。我可以說，她已做了我的嚴師益友慈母愛父，更老實的說吧，她已做了我的上帝了！我已供獻了我的全部信仰，她已拘束住了我全部的性靈；我不敢墮落，我求修養成超出一切的人格去記上她，也不忍墮落了。而她的成績呢，我可知道的，祇覺她愈粧愈美了；托着腮兒的一想，斜着眸兒的一眼，掩着唇兒的

一笑，折着腰兒的一步：小紅衫兒，白綾帕兒，無處不織着我的熱戀；雪也似的手臂兒，一捏似的腳兒，無處不滯着我的癡魂。「女爲悅己者容」一句古話，我已在此時證實了。

最值得回憶而敬重的：我們當時的戀愛，是用不到她的肉的供獻，我的錢的銜惑；我們祇知有愛，是無價值的愛，無可替代的愛，是深入靈魂的愛，無可言說的愛。說來也可笑！我們迷戀着已有三年了。她頰上的梨渦，實在迷人：玲瓏的纖手，實在撩人！我想吻她，我想握她：今天希望到明天，明天又決定在後天。但延挨着三年工夫，我終於不忍吻她，不敢握她。祇怕污了她的頰兒，惱了她的心兒。我當時所盼望的，不在零星的獵取，而在整個的得到——得到她的心。可憐「我愛你」「我要娶你」這兩句話，早背到夜，神經逼迫着我，膽量鼓勵着我；無奈待到見面時，「啊！她是一位天人！我是污泥做的男人，如何配得上她？」

這一轉念，那所熟讀熟背的兩句求婚套話，早已倒退！倒退進咽喉裏，去躲在肚腸角落裏，再也不敢衝出嘴來了！這煩悶我如何忍得？——但是她也忍不得：每到我欲言又止低頭黯然的時侯，她便回眸一笑，珠唇微動，接着二朶紅雲上了粉頰，便驚鴻似的一瞥躲去了。我背地裏便拚着一夜無眠，寫了一封長至無可再長，多至無可再多的求婚書——情書。在一裏芍藥花枝中遞給了她。我便躲起來，三天不敢見她的面；到了第四天，便是天也不容許我不見她的面了。誰知一見了她的面，她一句話也沒有；便把一捏手帕，遞給了我。手帕中包着好消息：「我早已候着你了！你的話就是我的話！我的好人！」哈！這是如何快心的事！你們也該向我賀喜麼？從此以後，二人見了面，「吃下了定心丸，」倒沒有以前那種惶惑的神情；她祇是天天勸勉着我，我祇知爲她努力前程。我的一衣一食一冷一暖，都有她在暗地裏照料；大熱毒的天氣，她悶在屋子裏，低着頸子三天工夫，爲

我做一件衫兒。她病了！病的是傷寒。醫生說：須飲清露，可治熱病。她的病勢一天急似一天，我不覺瘋狂了。在曉色迷濛的時候，我托着一個盂，在田野間東跑西竄；從荷蓋上收得清露，從芋葉上收得清露。我渾身染着泥污，荊棘刺破了攢進肌膚，野狗咬住我的腿，毒蟲吮着我的血；奔波了十里路，遍體受了鱗傷，氣喘，骨軟，我滿不在乎。我的盼望中，祇有她快飲下清露去，快回復了她往日的微笑。——雖知她的微笑雖回復了，而我們離別之淚，也在這時候流着開始了。「她們家裡富貴，我們家裏貧窮，因此上她的爸爸不願意。」這便是逼我們離別的原因。「無端臨別起風波，腸斷懷人一曲歌！夢裡渾忘相去遠，雞聲疑是喚哥哥！」這可以算得我別後的速寫。

這一場「初戀」，在今日一班摩登少年男女看來，果然幼稚得可笑；但是所謂摩登與不摩登的分別，祇是在錢與肉耳！肥肥的臀部，長長的腿兒，刀也似的眉

兒，血也似的唇兒，雙峯插雲般的乳兒，碧水深潭般的眼兒；盡是汽車，大菜，洋房，銅床，鑽石戒，皮大衣，等等的交換品！「囊中挾着支票簿，儘有佳人買笑來！」萬惡的夫！萬惡的金錢！上自夫人大太，下至………盡是這一點關係。年紀活到一大把，愈覺得人生虛空了！醜惡了！金錢化得愈多，你所受虛偽醜惡的刺激愈深。你若不信，祇須去讀一讀德國文學家開塞所寫的「從早晨到夜半。」——戲曲名——一個銀行會計員，偷了六萬馬克出去，從早晨到夜半，買了一肚子的失望。他憤怒了，他把鈔票撕毀了，他說的話道：

我老實說，你拿着錢真買不出一件有價值的東西；甚至於用全世界銀行裏的錢，無論何事，你花錢愈多，所得的價值愈少，越是重價買來的，越是沒價值。錢把物的價值污壞了，錢能蒙蔽真理，錢是世界上卑劣的騙局中最卑劣的一件東西！

你花了錢，能使你的醜人向你媚笑，能使街頭的流氓向你談情；這是何等的卑劣而虛偽！啊！我虛偽也受夠了！我侮辱也受夠了！今日回想起來，一切無價值，一切都得不到交換，一切都毀滅！祇有當初沒有肉的供獻錢的銜惑的一段初戀，還引起了我腦海中的一點微波。

天下一切肉慾瘋狂了的少年，一切虛榮毀滅了靈魂的少女，一切守財奴；你去細細想想罷！

爲什怎不喝倒彩

可憐！新劇運動，是和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並起的，廿多年前的朋友像李息縉

歐陽予倩陸露沙輩，在日本有春柳社的組織，而我呢，跟着馬湘伯王熙普王培元輩，在上海有春陽社的組織。那時春柳社的第一聲是茶花女，春陽社的第一聲是黑奴籲天。——在圓明園路關心戲院公開表演——三元兩元的座價，坐得人頭擠擠的；於是我們大樂了，說中國的人心到底不死，從此不但我們藝術民衆化的運動得了途徑，便是社會教育民族革命種種運動都得了途徑。接着，我們便進行大規模的計劃，什麼最富於藝術的舞臺，最新興的劇本；大吹大擂的，以經潤三黃楚九諸先生老上海的資格，招集了數十萬元的資本，在上海大馬路高高的豎起一座新新舞臺來——便是現在正從事拆毀的天蟾舞臺問問同事的陳大悲汪仲賢諸君總還該記得——誰知一場春夢似的新劇運動，不上半年工夫，被舊戲震天價響的鑼鼓聲打跑了！傾向於我們的一派人，說這是中國社會程度夠不上；而站在我們反對一方面的人說，中國新劇的藝術太幼稚。這兩種說法，我都承認，我們便退

一步從研究藝術入手，組織了一個文藝俱樂部。有吳稚暉先生等替我們捧場，當時葉楚傖先生的太平洋日報上，替我們宣傳，每天刊載着文藝消息。又是拉長了臉兒，說什麼社會教育，說什麼藝術民衆化了。

民國三四年的時候，上海又忽然起了一種新劇傳染病，同時產生了七八個新劇戲院；一班馬路小癩三，也昂頭天外的自稱起社會教育大家來。當時經我們一番奔走宣傳，好不容易，拉攏了一班道不相同的新劇家，組織了一個新劇公會；——我和汪子實居然混充起會長來——誰知公會成立之日，就是新劇滅亡之日，一場轟轟烈烈，弄得烟消霧滅！——這情形問問同時的鄭正秋孫玉聲諸君總也還該記得——失敗下來結論，依舊是社會程度夠不上，新劇藝術太幼稚。事到如今，新劇搖身一變，變成愛美劇了；於是東也是一個愛美劇團，西也是一個愛美劇社；某大學又表演什麼西線無戰事，某文學家表演什麼莎樂美。人人居然又以

社會教育家藝術家自居。但是忙到現在，他的力量是等於零，他的效力也等於零。於是一般文學家藝術家大感喟了，說中國的社會，是一輩幼稚的！中國的民族，是壓根兒沒有藝術性的民族！——這句話是真的嗎？

我再三想想，中國的新戲舊戲影戲，以及政治舞臺上的大戲，社會舞臺中的小戲，所以永永做不好的原因，都是由於看戲的客人不肯喝倒彩的緣故。看了菴堂相會珍珠塔等新戲不喝倒彩，看了封神西游記等神鬼出沒的舊戲也不喝倒彩，看了女人赤屁股的外國影戲不喝倒彩，看了口吐仙氣強盜鬪法的中國影戲也不喝倒彩：這一班看戲客人的腦筋裡，無所謂迷信，無所謂誨盜誨淫，更無所謂社會教育，更無所謂藝術；他們祇照例買票，照例坐坐，照例看看笑笑。戲劇藝術的幼稚他不問，戲劇給予社會的惡劣影響他尤其是不問。那戲館老闆，舞臺演員，看看這班看客如此易欺，樂得永永搬演着腐敗迷信誨盜誨淫無藝術無文學的蹩腳

戲，而社會教育永不能向上，藝術也永不能向上！

噲，看客們醒來！我們化了錢，是要看好戲來的；那戲館老鬪舞臺演員，是靠我們養他的；那新戲院舊戲院影戲院都是爲我們開的；主權全在我們，我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我們要看好戲，舞臺上便不敢再做壞戲；倘然他再做壞戲，我們便喝倒彩！……………丟茶碗！……………退票！使他們的飯盤打破，他們便不敢再欺騙我們了。

朋友們！你們爲什麼不喝倒彩，爲什麼儘讓他說我們是一輩子幼稚的社會，是壓根兒沒有藝術性的民衆？

你站在什麼地方

常聽人說：「中國人是安息於地上的民族，猶太人是安息於天國的民族！印度人是安息於涅槃的民族。」這幾句話，多夠使人嘔氣！俺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莫說可以把肩歐美，便是打開一部世界史來看，講資格，講歷史，在任何方面我們中國都夠得上坐第一把金椅；怎麼好的不比，却去捧出那亡國的印度人，滅種的猶太人來和我們這文明古國相提並論？豈不辱沒死人也！但是，你且慢一點動氣，我且問你：這「安息於地上」五個字，你配嗎？老實說，人類的辭典裡，絕對不能有「安息」兩個字的存在；除非你安息到棺材裡去，安息到坟墓裡去——即使棺材裡在坟墓裡，「千年華屋成墟墓，墟墓成華屋，」也是安息不久的。何況世界萬物，是共一原子的；存滅互為循環。不停的變化，不停的生產，那裡來的安息？你倘然真正要安息，那除非你不要站在地面上；不但不配做人，更不配做死人！——可笑俺們中國人，老是站在地面上而老是想安息：那種吸飽了民脂民

膏的官僚，榨得了勞工血汗的富翁，腦筋養得蠢蠢的，身體養得胖胖的，吃飽了飯無事可做，走出門去又怕綁票，祇得在家裡安息着等死，也還罷了；還有那正在有為的青年，正要抖擻精神勇猛進做一番人的時候，他却處處抱着混混的主義。在學校裡的時候，祇圖混得一張文憑；在社會上的時候，祇圖混得一碗飯吃。他也不想沒有真本實力，空有一張文憑，也有什麼用；不求進步不奮鬥，那飯盃不會送上你大門來的。便是僥倖搶得了飯盃，你這飯盃也保不長久的。你試踏進任何一個機關或一家公司裏去，留心那班辦事人，個個都是沒精打彩，敷衍了事。早晨在被窩裡延挨着，遲遲吾行。到了辦公室裡，抽抽烟，看看報，登登坑，談談閒天，東摸摸，西擦擦；纔開手做得事，那兩道眼光便已不停的去溜那壁上的自鳴鐘了。心中祇抱怨那鐘面上的長短針走得太慢——未到辦公室以前却嫌鐘走得太快——所以纔聽得噹噹的打十一下鐘，他們已把筆硯揩擦得乾乾淨淨將

桌面收拾清清楚楚，坐着守候吃中飯時候的來到；吃過了中飯，也是照樣的敷衍一陣。倘然有人預約他開房間吃花酒去，他便精神百倍，踴躍從事；不然，也就縮着頸子向家門洞裡一攢，抱抱小孩，看看黃臉婆子，談談閒天，打打牌，算混過了一天。任你天坍地倒，國亡種絕，他總是百不管；好似他不是站在地面上的人，他是沒有種的人。——難道是一個雜種——「吃了私家飯，誰管公家事！」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但公家事不管倒也罷了，從辦公室出來，儘有剩餘的工夫，極可以利用這個時間，組織幾個有力的團體，研究幾種有用的學問，補習幾樣可靠的技能，結識幾位有益的朋友；這總是於你自己有利的，總是你自己的私事。但是他們都不注意，都不顧學；坐讓堂堂白日，等閒過去；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混一日光陰吃一日飯。莫說如今生活競爭極劇烈的時代，失業風潮日見擴大的時候，我待一碗飯吃是極不容易的事；便是在做人的意義上，也是應當辛辛苦苦

做着，纔算得是一個人。大家都像你圖老死吃現成茶飯，這世界如何能進步？人類如何能生存？你的祖宗早已餓死凍死，也不能傳下你這個懶蟲的種來了！

這還是指行為上說的，若講到心理上，那更是大糟其糕：明明站在二十世紀的時代上，却保留着十七八世紀或更上古時代的腦筋；什麼舊道德啦，舊禮教啦，舊學問啦，舊人物啦，他看汽車，洋房，電燈，鐵路等一切科學上的器物，都要享用。而他的頭他的腦，却是反科學的。什這國醫啦，國術啦，參禪啦，打坐啦；吃了農人辛苦種出來的飯，住了工人辛苦造出來的屋子，而終日做那煽惑人心沒有生產的事體。做了站在地球上的人，而夢想那超出輪迴成仙成佛的事體，不盡人力先做鬼事，不做活人要做死人！你看着別人，個個都是磨拳擦掌腳踏實地的在向人世的大道上走，而我們還是烏烟瘴氣醉夢生不合科學的頭腦不適生存的行爲，盲人瞎馬的去在世界大風潮中亂闖！

噲！朋友！你快醒來！你看看你站在什麼地方？

停屍場

你讀了這三個字，可有一點害怕嗎？誰知竟有一班人，提起另外兩個字來，也感到同樣的害怕。這兩個什麼字？你當心聽着啊！是；「醫院！」——快掩了你的耳朵罷！快按定你的胸口罷！「貓驚狗驚，阿囡勿驚！」

我有一位做西醫的朋友說：「我們貴國人有一種的心理，一提起「進醫院」三字，比殺了他的腦袋還要害怕；今朝起來，倘然聽說「某人已經送醫院了，」在他心目中，便至少等於已經把某人送進了停屍場一般。這也難怪他，憑着他的

經驗：陸家的阿嫂也是進醫院去的，他的結果是進了太平間；——醫院中的停屍房——胡家的兒子，也是進醫院去的，而他出醫院的時候，是睡在棺材裡。東聽聽，「某人是死在醫院裏的」；西聽聽，「某人是在醫院裡蹺辮子的。」「醫院——死」「死——醫院」竟成了哲學上演繹歸納兩法的公式了！這樣的心理，那樣的事實；那末提起醫院兩字，怎的也不怕死人也麼哥！怎的也不怕死人也麼哥！這種心理，這種事實，也是確然的事實。但，你還不會注意到所以養成這種心理演成這種事實的背景呢：我們貴國人的婚姻，是毫無限制的。明明是一個肺結核病者，他濤早起來，還吐三口血的，但到晚上，已在那裡「洞房花燭」了；明明是一個花柳病者，他下身還不淨的在那裡流白濁的，但已經站在禮堂上做「新郎新娘」對立「鞠躬」的玩意兒了！這樣的夫妻，生出一班兒女來，東也「啣啣」；西也「啣啣」！——生崽。我們中國人，很榮耀的得了「東亞病夫」的封號了！滿街上

跑着彎腰屈背面黃肌瘦的人，滿屋子住着東倒西歪沒精神的人。這還不算，他們又起麻雀來却三日三夜不休！抽起鴉片來三兩五兩不夠；老酒拚命吃，野鷄拚命嫖；清天白日，兀自高臥不起；隨地吐痰，隨處撒尿。倘然家裡有了小孩，便滿屋子陳列着矢穢尿漬，更是多子多孫多福多壽最光顯的表示；「揭起青布被，一陣骯髒氣；」揭開飯鍋蓋，蟑螂滿灶爬；「吃得躑躅，做得菩薩；」更是天經地緯的格言！家中的垃圾，便是將來的財香；「財旺身弱，」也是命中注定的。你若勸他講究衛生，流通空氣，到公園中去散散步，有瘟疫時打打預防針，就看做是外國人的脾氣。「阿司匹靈」「阿和定」等于毒藥，「溫度表」「灌腸器」等于魔術的器具；一旦有病，叫魂，看香頭，求仙方，是第一步手續；請一個三絳鬚鬚的倒灶郎中來，把他的三個指兒一按，兩隻眼睛一閉；什麼「望聞問切」「浮沉遲數」「一寸關尺」……：滿口胡說。開起葯方來，巴豆大黃隨意加減；吃起湯葯來，三盃

兩盤，毫無標準。「內病求中醫，外病求西醫，」這是最開通最高超的論調了。待到藥方上發見了「另請高明」四字，這纔手忙腳亂的去把西醫拖來；拖了他來，還是不信任他，祇叫他「識識看。」醫生說病房中要通空氣的，待他一轉背，依舊把窗戶閉得緊騰騰了；葯房裡配來的藥水，却丟過一邊，且把虹廟裏求來的仙方，吳鑒光那裡取來的神符吞下去再說。直到病人變了相；兩道眼光直射着，一口氣息急喘着，他們纔說了一句「死馬當活馬醫，」送進醫院去罷。這樣的病人送進醫院來，這樣的心理跑進醫院來，醫院怎得不變成停屍場？」我的朋友說完了這一番話，還是氣憤憤的。

雖然，西醫不見得是個個可靠的；但這是人的問題，不是學術的問題。我們既然是一個人，人有人的生理；我們既然是萬物之一，物有他的物理；我們既然是兩脚踏在地上的，不論什麼事體，都要腳踏實地的做去。對於醫病，我們於什

麼不去信仰那明白生理懂得物理切切實實說得出道理拿得出憑據，有科學有方法的西醫，是腳踏實地的去醫，却要去聽那倒灶郎中的胡說神仙鬼怪的妖言？本來的醫院的設備，原是你醫病去的，不是叫你送終去的；輕自傷風咳嗽，重至開腸破肚，什麼病都當進醫院去。——除非家中有設備完全的病室——三年前高劍華女士的一場傷寒病，多少頑固頭腦的人，勸我「內病莫問西醫；」但我照理替她灌腸用冰囊以外，待確定了病理以後，便送她到廣仁醫院中去，三期的經過，十分良好；三個月前，她又患子宮癌的病，醫生診察確實以後，我便送她到上海療養分院去破肚子，一個月的休養以後，食量大增，體重也加了二十磅。我們不幸在一班糊塗蟲勢力包圍之中，要趁病人不到絕望的時候送進醫院去，實是千難萬難的事體——所以我在一般親族中，有「外國人」的雅號。

唉！你不要看這一點送醫院的小事，在這一件事上，已經充分表示了他們愚

昧頑固無科學習慣無世界眼光的劣根性！革命，革命，要成功非得雷厲風行的把這班人的心理改造過不可；不然，人種日弱，病勢日強，用不到外國人來亡國滅種而全中國的土地，已做了全中國人的停屍場了！

四馬路上的大小姐

我從前戀愛過一位小姐：照舊腦筋人的說法，是一個「名門閨秀，一重樓深鎖，等閒不見生人面的。我戀愛她，頗不容易；須得打通了她伴房的丫環，趁着晝長人靜的時候，耽着驚，受着怕，經過了洞房曲戶，來到那花前簾下，纔圖得這嬌羞的一面。我和她都是二十來年紀，照理都是知情識趣的人了；但被不開通的

風氣壓迫着，那時我也羞，她也羞。俺們經過三年長時間的戀，莫說臉對着臉兒唱那「雄貓叫春」式的情歌，更莫說口對着口兒接那「聲驚四座」的響吻；便是今日男女間所看做家常便飯的一句「我愛你」也是在肚子裏掙扎了三年，終於把他寫在紙上替代了沒有說出口來。至于偷，……摸，……更是休想休想！

如今的是世，却是大大的不同了有一個外孫女兒，看她的身裁，纔得三尺來長；問她的年紀，還沒到得十二歲。但她的打扮，已夠我觸目驚心了：燙着和蓬頭鬼一般的頭髮，畫着和吊煞鬼一般的眉毛，刷上了一臉和石灰一般的厚粉，塗上了一嘴和豬血也似的紅膏；頸子上套着玻璃珠子，手指上套着水鑽戒指；長旗袍把她的小腰兒裹得緊緊的，高跟鞋把她的小腳兒抬得高高的。這是爲什麼？有一天被朋友拉去看什麼歌舞大會。

內中有一個扮蝴蝶兒的小歌女，待她卸了裝下得臺來，真小得可憐！——怕

還要她母親摟摟抱抱呢——而她一身的裝扮却已成了一個摩登女郎了！遠遠的來了一個西裝少年，——看去可以做得她的父親了——這個小歌女居然也喊着「噲」「嚇囉」的招呼起於了！居然也會擠眉弄眼扭頸子撇嘴唇了！居然也會裝着俏聲兒罵幾句「死人」「豬糞」了！居然也會逼着那少年買「冰淇淋」「巧格力糖」老實不客氣的吃着了！這又是爲什麼？

孩兒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正該天真瀾漫的唱着跳着，袒着胸兒，赤着臂兒，露着腿兒，在花前樹下撲蝶兒，捉着迷藏；不啊，也該一納頭倒在父親母親懷裡，抱着頸兒，偎着臉兒，聽幾句「寶貝心肝」的調兒。怎麼女孩子們竟打扮得和小妖精兒一般的，向那男子們打情罵俏索糖索菓起來？這難道說是她們心理上生理上的自然表現嗎？這全是萬惡的社會所引誘出來的！是萬惡的父母所調教出來的！在小女孩子並不需要色慾的時候，但因胭脂花粉能夠迷得住男子，所以早早

的給她塗上了胭脂花粉；在小女孩子並不需要戀愛的時候，但因花言巧語能夠換得到財物，所以早早的引她學會了打情罵俏。在女孩子一肚子的天真，她原懂得什麼；但她這樣子裝妖作怪的，居然能把男子口袋裏的銀錢吸到他身上來，她也何樂而不爲？在起初是無意識的機械的摹仿着；到後來，便弄得一場糊塗，不可收拾！

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上這危險的情形，何嘗不是如此？依到中國的程度和力量，正和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一窠在幼稚的時代；但他處的地位和環境，却不許他幼稚。好似十三四的大小姐，住在四馬路的野雞窠裏；照她的年齡說，絕對講不到男女的事體，無奈給她天天去看野雞拉客人，拉得客人關房門，久而久之，她也機械式的摹仿起來了。我們中國，談文化，談思想，談事業，樣樣趕不上人家；——在這受科學支配的世界潮流中而有掛念佛珠的大委員——但我們居然也

有民國的名號，也有共產黨的名號。在一般文人墨客的案頭上，居然也有幾本「唯物史觀」「社會科學」的書本兒；筆頭下居然也寫得出幾個什麼「普羅文藝」「無產大眾」的名詞。摹仿可算摹仿得像了，但憑良心問問我們自己：可夠得上？可有這個程度？可有這個力量？四馬路的野雞雖是腐敗，但她是「明知過犯」她是有經驗的，她是有目的的，她的目的在金錢，她的經驗能識透嫖客的心理；祇須一天嫁得一個有錢有情的男子，她便可一雙兩好的做夫妻去。像那摹仿野雞行爲的大小姐，她原是好人家的女兒，原不需要金錢的，原沒有經驗的；不需要金錢缺乏經驗而亂交男子，起初是被引誘的，是機械的，久而久之，便成了一個不可收拾的淫娃蕩婦！我決不敢拿野雞來比共產黨民國及一切時髦的名詞，——但普通人的心理是拿毒蛇猛獸來比共產黨及一切時髦名詞的——但我總覺得別人的行什麼政策講什麼主義，都是有他們的經驗有他們的目的；到頭來，多少總有一點成

續。獨我們中國，年齡還未到而環境却不許可了，便也跟着人家胡鬧。什麼力量都沒有，而什麼都鬧出來！大小姐原是一個好大小姐，祇可惜她住在四馬路，將來她的結果是——淫娃蕩婦！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

我近來講文學史，正講到西洋的「惡魔主義」。他們專以表現人類的醜劣陰羞「爲無上的技巧。他們不但表現了人生的醜惡，他們簡直承認醜惡爲人間無上的美，這是如何說法？——我不敢說他們錯，我祇好承認自己沒有這個胃口！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你看什麼「伶界大王」到了上海：萬人空巷的去聽戲。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

盛公館包去了前三排正座，蔣公館預定了前三個包廂。一輩捧角文豪，寫了許多烟霧騰天的捧角文字，刊佈在報章上；寫了許多肉麻當有趣的聯軸，懸掛在舞台上。據說這都是大王拜客請客去換得來的——於是所謂大王也者，榨扁了嗓子，「雄貓裝着雌貓聲兒」在台上哼一陣「嗯嗯調兒」，扭一陣男人的屁股！那一班有好胃口的人，便個個沉醉了。個個聲嘶力竭的喝起彩來。那班所謂某公館的夫人某公館的小姐，各各陳列在台前擺設在樓頭捧着小鏡子拚命擦她的粉，點她的胭脂總想把她的賣相弄得好看一點！大王戲完了，大家便整整齊齊的退出院來，車水馬龍的一陣子喧闐。他們化了錢，買了票，替戲院幫了場面，替大王盡了義務，除擠出了一身臭汗，聞飽了一肚子屁氣以外，不知道還得到了一些什麼？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你聽那一片聲傳說「滑稽大王」的影戲到上海：又是萬人空巷的看影戲去。二元五角大洋買一張從沒有如此貴法的戲票，但這影戲也從

沒有如此好法的。——真是上海市之光——你看他居然把機械式的滑稽動作，表演成可以維持二小時的長片，這已經是難得了！還有那永古不變的小鬍鬚，眼，手杖破而大的鞋帽，大腳褲，窄上衣；那班有好胃口的人，一見了這幾件東西，？笑得把嘴張大了合不起來，何況他還有一副皮笑肉不笑的面孔，一雙死蛇式的便睛，一跳一跳的走着路。演起把戲來，全是把情節去湊着他的表演，把器具去湊着他的動作，無理取鬧了一陣。這是多麼深刻的表演啊！多麼有意義的結構啊！化了二元五角大洋，監禁了二三小時；退出影戲院來，大家都聽到一片茫然的贊好聲！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你看那「廣東梅蘭芳」到上海來了：把個大戲院裝扮得花花綠綠的，——凡是顏色都可以堆上去——上了開幕的時候，門裡大鑼大鼓打得震天價響，門外嘍哩呱喇的擠滿了廣東姑娘。戲台上也掛滿了五光十色的聯

軸，做一齣有名的「唐明皇游月宮。」出來了一個沒有鬍鬚的唐明皇！哈！明皇真是一位中國的安迪生！原來他在千幾百年前已發明了電氣，滿身綴着小電燈。原來唐明皇是開廣告公司的！你看他帽沿上綴着某某人的名字，腰帶上又綴着某某人的名字，在台上跳來跳去，替某某人做了一個活動廣告牌子！嘴裡「哈哈」的唱着，跪到南天門，跳出一隻老虎來，唐明皇一嚇，唱了幾句；跑到北天門，跳出一條毒龍來，唐明皇照樣的一嚇，照樣的唱了幾句。後來到西天門，東天門中天門無有不照樣。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看見了楊貴妃；唐明皇的做工真好！他見了楊貴妃，立刻變成了一個輕骨的小丑，百般趨奉着她；而楊貴妃始終鐵青着臉兒，好似欠得她多還得她少！——不錯唐明皇確確實實情債欠得太多了——我看了這樣的戲，確是有味，確是有鄉下人吃橄欖一般的回味！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近來上海不是盛行有聲電影了麼？在報紙上登着鉅幅

的廣告，哄動得人山人海，聽有聲電影去。你運氣好一點，包叫你在影戲院裏聽到了外國人的一場演說，又好似坐在公堂的傍聽席上聽法官審問一樁公案；運氣再好一點又可以叫你看見了幾百條姑娘的粉腿在你眼前一蹺一蹺，聽到了一男一女臉對着臉兒聲嘶力竭的唱着「雄貓叫春」式的情歌；運氣最好的時候，更可以看到影片上的巨大建築物大火燒，大地震數千萬的羣衆。偉大！真偉大！但使問除了這種種以外，再有些什麼？沒有了！「有聲電影好不好？」「好」「好在什麼地方？」「……」！「唉！幽默的美，深刻的描寫，到什麼地方去？我是個沒有胃口的人，我願意吃一點淡味兒。粉腿，情歌，我實在當不得！」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所謂「火燒……」「大鬧……」「等等的國產影片；寒酸果然也寒酸得可憐，幼稚實在也幼稚得可笑！什麼飛簷走壁的大盜，吞劍吐火的妖道，神仙鬼怪，好似已把我的身體搬到上古的神話時代去了！那所謂愛情影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

片，一個個都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第一幕纔得一露白眼，——可笑的中國男女，連表現愛情常識都沒有！所謂誠摯熱烈充滿了愛火的情眼，用半睡的眼先炯炯相對的目語的他們都沒有的；他們祇有一瞥的白眼！「猜儂白眼！」第二幕已是屈着一膝，雙手捧胸，在那裡求婚了。——我們中國男女愛的表演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婦女小兒，已歡喜得不亦樂乎了！

我實在沒有這個胃口！所謂改良社會的新劇：「菴堂相會」「珍珠塔」都是他們的好材料；不然，拿小仲馬的「茶花女」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生吞王劍的表出來，雙腳亂頓，算是激烈派；流氓式的調喜婦女算是愛情派；東拉西扯向臺下胡說一陣，長篇大論的背誦着書本兒，那是我們的好脚色，好表演！還有那赤着兩條黃腿，露出一身瘦骨肉；啞着嗓子，直着嗓子，扁着嗓子，擰着嗓子，哼幾聲「愛呀愛呀」的跳幾腳「蚱蜢式」的「田鷄式」的不知所云的舞，便算是歌舞明星了！

——
哎喲！天曉得！

看影戲；聽京戲，算是最規矩不過的娛樂了；但我尙且沒有這個胃口！——其
他跑狗，跑馬，輪盤，鹽肉了！啊唷！他們真有好胃口！

沒有這樣東西

我們知道表同情於有名譽的人是「敬仰」，表情於做大事業的人是「崇拜」，
表同情於有資產的人是「羨慕」，表同情於有藝術的人是「安慰」，表同情於有學問

沒有這樣東西

的人是「向上」，「表同情於有勇力的人是「依賴」，「表同情於有宗教思想的人是「迷信」，「表同情於柔弱的人是「慈悲」，「表同情於強有力的人是「奴性」，「表同情於美色的人是「誘惑」，「表同情富於肉感的人是「淫慾」，「表同情于謙讓的人是「客氣」，「表同情於我的妻或我的夫，是什麼？是愛情嗎？愛情是什麼？世界上沒有這樣東西！大家醒醒罷！不要再在睡裡夢裡發癡發呆的找你的愛情了！

「卿須憐我我憐卿！」I Love You, You Love me 這真是吳稚暉所說的「最爲

臭肉麻的綺語」罷了！世界上那裡有愛情這樣東西！所謂愛情者，不過是把甲乙兩瓶的藥水倒在一塊兒，起了化學作用罷了；所謂情話情歌者，不過是機器套上了馬達的皮帶，發出來的碟軋聲罷了！實在那裡有愛情這樣東西！在眼前物質勢力征服了精神勢力的時代，所謂男女的交情，等於商品的買賣罷了！上自大飯店大禮堂裏大隊人馬結婚，下至鹽肉莊野鷄窠中的勾當，一樣的要摸摸腰包，講講

勢力！全世界的男女，儘多有因虛榮而結婚的，有因金錢而結婚的，有因子孫而結婚的，有因色慾而結婚的；——老實說了罷：還是爲色慾而結的婚有幾分意義；至於爲愛情而結婚。哼哼！你不要騙我吧！世界上沒有這樣東西的！你看那所謂有愛情的男女，在結婚的時候，果然要講一講價錢，在離婚的時候，尤其要講一講價錢。贍費多少，損失費多少，律師費堂費又是多少。不然，你丈夫倘然有幾個錢的話，任你三妻四妾，也不敢說一個「不」字！竟有丈夫付佣金給妻子，妻子替丈夫拉皮條的；更有妻子拉野男人進屋裡，丈夫甘心情願做烏龜的。至於男人吊膀子，要金錢；女人養小白臉，也要金錢。不要說別的，現在所謂最時髦的男女交際，最高尚的男女同學；試問你不化幾個錢進進大華飯店，跑跑卡爾登，吃吃別克登，坐坐摩托卡，送送金鋼鑽，逛逛大花園，溜溜三大公司，而祇是一杯清茶，半日靜坐，可以成功嗎？最起碼的男女同學，也要穿一身漂亮西裝，買

一副攝影機，公園中跑跑，影戲院裡坐坐，咖啡館中到到；凡此種種，又非錢莫辦。你倘然祇有青衫一件，誠心一點，誰來睬儂這個瞎子！

便是丟開了金錢不說，那夫妻間所有的，祇是虛榮罷了！客氣罷了！色慾罷了！當男女初次窺探雙方色慾的時候，真是萬分客氣：每個男女，都要把自己修飾得和仙人一般，又把自己訓練得和聖人一般，把自己毀滅得沒有人氣一般。對方面說糞是香的，他決不敢說一聲臭；對方面說一聲我愛上天，他決不敢說一聲要落地。這時把自己一身的賊脾氣「臭脾氣」收拾得乾乾淨淨，惟恐不密，惟恐露出一點馬腳來，給對方看穿了，致失去了他快要獵得的色慾。——這那裏有一點愛情！連一點人氣息也沒有了！——待到初次享用色慾的時候，雙方所有一切的祕密，都已漸漸的揭穿了；祇是色慾的滋味正濃，還不到得破裂的地步。但這色慾的滋味，各人長短不同；因此夫妻破裂的期限，也有遲早的不同。西洋某心理

學家說：夫婦破裂的時期，大都在結婚後第六年上；否則，到第九年上，最不容易過去。啊！天吓！現在夫妻的破裂，那裏等得到六年九年！往往上半年纔肩並肩兒站在禮堂上的，到下半年已臉對臉兒站在公堂上了！這是爲什麼？實在是因爲物質的引誘愈烈，社會的環境愈惡，男女的色慾易退，而人慾的要求愈無限，男女都拿一副機械腸子打交道，處處都潛服了陰險虛僞的手段。幸而到老不至破裂的，也無非爲虛榮所束縛，彼此客氣過着日子；其實，人人心中抱着痛苦，同牀各夢，敷衍光陰。這愛情在那裡？愛情是什麼東西？愛情是沒有這樣東西的！

我勸你們睡夢醒醒罷！世界上沒有愛情這樣東西的！在彼此迷戀色慾的時候，不要神氣活現的說愛情神聖；在色慾破產的時候，也不要痛哭流涕的罵愛情萬惡。愛情是沒有的，人類間祇有一個友誼，友誼是起於互助。你們倘然能夠互助，那沒，做夫妻也好，不做夫妻也好，講愛情也好，不講愛情更好。因爲世間上

，根兒沒有愛情這樣東西的，不要自尋煩惱！

究竟成了什麼

尼采是不要歷史的，他因為愛自由，歷史是最叫人顧忌，最叫人不自由的東西。只有牛馬一般，是非歷史的生活。牠不知道昨天，也不知道今天，沒過去的。一切關係來束縛牠的自由，牠快樂便立刻快樂，牠悲哀便立刻悲哀沒有過去的回憶，沒有未來的憧憬，一切都是現在的。尼采因為愛自然，像牛馬一般的表示，是最自然的了；牠一切不隱瞞起來，不論什麼地方，一有接觸，便立刻表示出牠的真相來。尼采便覺得這種真相，是很可寶貴的。這可以說是哲學家的單想思

，像人就不能這樣的簡單了：人的一切思想行爲，是極不自由的；不但是現在的環境人情來束縛他，動一動便有過去的歷史關係來束縛他。除非是小孩子，除非是和孩子在未懂得歷史的意義以前。無奈人究竟不是牛馬，究竟不能永永做着小孩子；人類是靠着過去歷史積累的知識而進化的，這歷史的重擔，終究是要加在我們身上的。我們有什麼法子逃避呢？——除非做牛馬！

你看！所謂江湖上的好漢，他的幫規，有「不准爬灰倒籠」的一條；弟兄們重的是義氣，「斷了臂膊往袖裡藏」，任你到了千災百難的時候，他總不肯賣友的。倘然犯了幫規，就有「三刀六個洞」的危險。這爲的什麼？完全是爲的歷史關係。你看一羣犬馬，到快樂的時候，牠便撲擲遊戲；倘然有人投骨於地，牠便立刻互咬互踢起來。這爲的什麼？這因牠一切都是現在的，沒有過去同羣歷史的回憶的，但牠若一見牠的主人，却也知道搖尾乞憐，這似乎是又有一點歷史的知識了

！所以做人倘然不要歷史，更比犬馬也不如了！

可憐現在的人，愈是大好老，愈是智識階級，却愈不要歷史！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小人以共利爲朋」。現在竟成了「大好老以共利爲朋」了！在有利的時候，不但是疏房遠族同姓不宗的人，可以來充一充先烈的遺裔；便是七世的冤家八世的讎人，也不妨暫時的認一認老同志。不但是老同志，竟可以犧牲了他小兒小女的幸福來結一門兒女親家，真是親上親，親過骨肉！——其實已是一般外交家政治家玩厭了的老把戲——待到權利上稍稍損失了一點，或言語上有一字半句不對勁一點便立刻翻過臉來，把以前一切的歷史完全忘記了，雙方破口大罵；不是說「我早知你不是一個好東西！」便是說「你們一班都是狐羣狗黨！」大罵以後，必有一場大打；打得頭破血開的時候，祇須發見有共的利，也何妨再來認一認同宗，結一結親家呢！哈！這完全成了杭州人說的「孩兒辦酒兒」了！在快樂的時

候，便唱着「排排坐，吃果果！」拿哥哥的糖換了弟弟的糕，拿姊姊的泥人換了妹妹的木馬，待到一個不對勁兒，便「吧」的一聲哭起來，你揪了我的小辮子，我抓破你的小臉。非得要待到雙方的爸爸媽媽來廝擄一陣，哄喝一陣，是不得開交的。——或每人再給一塊糕一塊糖。

可惜我們都長大人了！這歷史的重担，已經加在我們身上，不容我們不承認了，大哥見了二哥，總該有一個歷史的回憶；冤家見了讎人，總也該有一個歷史的回憶，有了歷史的回憶，大哥去邀了冤家來打二哥，二哥去聯合了讎人來殺大哥這種大笑話總不該有了。——但如今竟有！竟有弟兄轉眼成了冤家，讎人轉眼成了弟兄！這種笑話，在孩子時候鬧鬧，還有人在一傍看看好玩，拍手笑笑，還有爸爸媽媽跑來廝擄哄騙着。如今我們都是老大的了，自己都可以做得父母了；倘然再是「三日信和尙四日信道士」反復無常的鬧起來，不但再沒有爸爸媽媽

來哄着我們，不但沒有傍人看着我們好玩；雙方反罵着，上海人說的「坍臭缸」，地理圖獻與敵人！老大的大人物，鬧出這樣孩子氣來；那一傍看熱鬧的人、拍手笑着的是冷笑；不但是冷笑，他還要鑿冷拳呢！就算你們都忘記了歷史，難道眼前的危險你們都不顧了嗎？況且彼此都是大人了，人大力大，打起架來決不是僅僅揪小辮子抓小臉打爛泥人踏壞木馬的一點損失。——是四萬萬人身家性命的損失——再進步說：我們不要歷史，我們究竟成了什麼了！

況且，這種沒長性的脾氣，暗示在人民心理中，不論對於什麼人什麼事，都不忠實的。這個責任什麼人來擔負？——怪道如今離婚的風氣大開了，昨天夫妻雙雙肩並肩兒站在禮堂上的，今天已臉對臉兒站在公堂上了！

灰 色

灰色，不是漂亮的顏色。我在前四年，製了一件白色的綢衫兒；穿在身上，又是清潔，又是漂亮。誰知最白淨的東西，最容易惹齷齪；不多幾時。那件衫兒上渾身染的是癩點，簡直是見不得人面了。我沒法，祇得犧牲了牠的清白，拿牠去染成淺藍色，却也覺得光鮮。但淺色的東西，終究也是耐骯髒的；穿了一兩年那深深的污點，又處處從淺色中顯露出。穿着牠站在人面前，終覺得難受。我的老婆，勸我「拿牠去染成灰色罷！」灰色，是我生平最厭惡的顏色；因牠的色彩不鮮明，又最容易藏垢納污。但是，看在省錢的面上，沒奈何拿牠去染了罷。我初拿這件灰色衫兒穿在身上的時候，心上便覺萬分難受；站在人前，既不漂亮，又眼看着這件抹桌布色的衫兒回想到牠最初穿在身上，何等清潔光明！如今綢衫依

舊是一件綢衫，形式還存在，而精神早已死去了！後來穿得久了，便也覺到灰色的好處：穿了牠可以隨意起坐，住你醜陋的地方都可以去得，都不用顧慮得！任你有多大的污點，染在牠身上，總是看不出來的。灰色，原是人人厭惡的顏色，普通的心理，總是愛穿漂亮顏色的；但最漂亮的顏色，結果總弄得最不漂亮。却不知道最不漂亮的顏色，却最是耐用。所以灰色倒反成了人人所歡迎的顏色了！你不看見現在不大家都喜着灰色衣裳麼？

做人也是這個樣子：凡是態度不光明，思想不澈底的，都稱做灰色。所以軍隊有灰色軍隊，政客有灰色政客：一切投機分子，腐化分子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以及土豪劣紳，軍閥走狗，都在打倒之列。爲的是什麼？爲的他灰色。他不但自己灰色，他還好似瘟神一般的，能夠把他的灰色立刻去傳給別人。他又能揀那最不灰色的人。立刻傳染使他成了最灰色的人——最潔白的最容易惹醜陋——

這是何等可怕的傳染病！所以當革命勢力初達到長江以北的時候，民間便無端起了一種口號，叫做：「黨軍北伐，政客南侵。」這是政客的得意話？還是黨軍對於自己的警告？却不得而知。黨軍是否完成了北伐？政客是否真已南侵？我都不得而知。我總覺得民間依舊是灰色的人佔據了勢力。你說他不革命，他比不革命的還要不革命；你要打倒他，他比打不倒的還要打不倒。任你是最革命的，最清白的，總要拜倒在最不革命最不清白的勢力之下。因為他是灰色的，灰色是藏垢納污的，灰色是得到多數人歡迎的？能夠藏垢納污，能夠得到多數人歡迎，他的腐化勢力，投機勢力，總能夠永遠長存。所以世界上許多革命先烈，冒險男兒，他有最革命的思想，有最清白的人格；但他所有的權利，是犧牲，是送命！一切態度鮮明行爲清白的先烈；如中山先生，革命黨人，革命軍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衝鋒陷陣的黃埔青年，還有我許多的先烈朋友——陳英士秋瑾徐錫麟陳墨峯陶

煥卿諸先生——你們去犧牲罷！你們去送命罷！讓我們灰色人的投機的人腐化的人來享福罷！唉！

「——灰色的包圍，一層緊一層了！灰色的勢力，一層高一層了！我們大家快投降了罷！快投降在這灰色的座前罷！你不見這灰色的座，是銅澆鐵鑄，高插雲霄，與天地長存的麼？世界上一切都是灰色，你到那裡去找清白！世界上一切都是近視眼，要你一個眼光敏銳的人何用！他們終日在灰堆裏打滾，從頭到腳，耳目口鼻，衣帽鞋襪，全身都佔滿了灰；他們自己看不見，他們自己不覺得，靠你一個人用盡你所有的氣力去替他們洗刷，也是無濟於事的。不但無濟於事，你祇有吃力不討好，祇有受衆人的唾沫厭惡踐踏！最後，你不是盡瘁而死，便是深深的也加上了一層灰色！

灰色萬歲！灰色長壽！——祝你永不被黑色所毀滅！不被紅色所毀滅！

應時春卷

應什麼時？應夏天的時。夏天是什麼時？是全國大中小男女各學生畢業之時。春卷又是什麼？你不看見全國大中小男女畢業時候個個手中捧着一個大春卷麼？——說錯了！這是頂刮刮的文憑呢！他們得到了這個春卷，個個都少不得要笑逐顏開的拍上一張照；要是一位「蜜」而且「絲」的話，又少不得要把她的尊容去印在時報畫報上與大眾相見。憑大眾的選擇，選擇她去當一位女職員也好，當一位女書記也好，充一個花瓶也好，再不然，納上一十五萬大元的聘禮，聘他去充一個「壞也」而且「夫」也無不好！倒是那班自命爲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畢

業已後，却絕少出路。——這是我的心跳期（見前幾期的紅葉短論）同時也是他們的心跳期，因愁得畢業以後無事可做而心跳也——我這裏有一句忠告：你們什麼路都可以走，却千千萬萬，萬萬千千，不可走上替軍閥做砲灰的路！替政客做走狗的路！管他媽的什麼的路，有得畢業，總是好的，總是可賀的：我也來湊熱鬧，獻上兩句賀詞罷。但是，「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來。」許嘯天嘴裏說不出好話來。」你們譬如聽放屁吧！——再不然，慶祝時候總要放邊砲的；說好聽些，你們拿我的屁當廣東邊砲聽吧！

老實說，我早已懷疑於裝罐頭式的教育了——尤其是今日。
做人豈能一天離開社會，一天停止工作？——除非是不要活。

但是，裝罐頭式的教育，從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出洋。我們彎着手指細細算一算，從七八歲起直至二十七八歲止；關緊門窗，抽出空氣，——與社會流

通的空氣——一納頭便是二十年。這二十年中，與社會隔絕，與家庭隔絕，與一切一切隔絕；祇知生活，不知工作。罐頭裝滿了出來，好似坐了二十年牢監的囚徒，初次釋放出來；頓覺天地一變，耳目易觀。他所得的，除幾張花花綠綠的紙——又稱文憑——以外，祇有家庭社會的一片哭詛聲：「不識時務！」「不近人情！」「書獃子！」「丘九！」——這二字的解釋你要去問易家鉞先生——社會的「廢物！」「能說不能行！」「家庭的叛徒！」「禮教的叛徒！」「毫無輕驗，還趕不上馬路上的小工，汽鍋前的煤夫！」

因此文憑到手，難關到門。投進商店，商店老闆搖手；坐在家裡，家裡父兄搖頭，見了朋友，朋友嘆氣。「學生畢了業，有什麼用處！」衆口同聲，自己也十分懷疑。做畢業生的，偏偏也不爭氣；問他半斤八兩，三丈六尺，如何算法？如何量法？你可能掃地，煮飯，提籃，買菜，打雞，捉狗，招朋，接友，開門，

關戶，你可能夠？收拾自己身體的初步工作；你可能夠？學生聽了，大大生氣。『我們知識階級，豈能做這種事體！最少，也得穿身西裝，坐一輛汽車，房屋寬暢，光線充足，有人請我，月薪至少一百二百；不然，豈不辱沒了大學生的身份！』

這樣的存心，那樣的環境；男女學生的文憑，頭上的方頂帽，畢業生的頭銜，難道說除拍照相，印年刊，印名片，求婚擇配以外，竟毫無用處了嗎？

再說到丘九太爺：——丘九太爺的對稱——我每天早起七八點鐘，在馬路上行走，滿眼都是藍衫披髮的女學生；手挾書包，忙忙碌碌。這樣的用功，我以為他日總有用處了；誰知結果除唱「毛毛雨」，跳「却爾斯頓」，或是搽粉面，塗朱唇，穿高跟鞋，赴時裝展覽會，直到唱「新娘用印！」以後，簡直很少聽到有什麼用處！——最大的用處，便是向軍閥的門裏一攢，政客的胯下一躲！

以父兄祖宗血汗換來的金錢，以師長教育家辛苦陶鑄的子弟，以子弟們自身黃金換不到的光陰，而僅僅聽了一聲「新娘用印！」「新娘用印！」或是一攢躲以外，從此學問作廢，文憑作廢。這種教育方法，實在勿是生意經！

你們大家罵「丘九，」我却替丘九叫屈。請問，這種沒用的學問，是誰逼着他去學的？這二十年的牢監，是誰捉他進去坐的？與社會流通的空氣，是誰替他抽出的？那千手不動，目高於頂的習氣，是誰養成他的？說來說去，還不是父兄沒有家庭教育，師長沒有人格的模範，政府沒有教育的方針，害了他們的終身！

做人豈能一天離開社會？豈能一天停止工作？做學生，便是預備將來去擔任社會事業，到社會上去找工作的；所以，雖在讀書的時候，也須時時留意社會環境，時時與社會接觸，時時不忘學習社會適用的學問。——尤其要時時實地練習實地調查——最初步的訓練，是要勉做一個初步的人。要有為社會服務的精神，

而不計較金錢；從穿燕尾服直至倒馬桶，從研究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直至研究流氓切口土匪經絡，都要會，都要懂。這纔不至招老鬪搖手父兄搖頭而有一口苦飯吃吃。

「人是氣喂大的！」我們須預備受氣，時時接近社會，時時練習工作。我希望從今以後大家要做一個應時的英雄不要空捧着應時春卷，而僅僅騙得「新郎用印！」「新娘用印！」穿高跟鞋，坐汽車的廢料！

乾 矢 概

佛說：「乾矢概。」乾者，燥也；矢者，糞也；概者，段也。合起來說：乾矢

概者，橫段燥糞也。佛家把一切邪魔外道，都看做和乾矢橛一般的不值錢，這是大錯！諸位不要誤會，我不是信仰邪魔外道的人，我却是也個絕端崇拜乾矢橛的人，和神聖一般的崇拜他，和黃金一般的看重他。你看日本內閣總理，受傷以後，僅僅在穀道中洩出一點瓦斯來——放屁——便值得全國的黨員那般的歡欣鼓舞，甚至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報告這放屁的消息；倘然當時這位總理能夠拉下乾矢橛來，那班大臣們不知要怎的瘋狂般的感激零涕呢！照理說起來：在病勢危篤的時候，倘然不拉下一點乾矢橛來儘夠使醫生縐眉，親友愁嘆，牀頭人嚶嚶啜泣，而你自己，不久也要回外婆家去了！——死也——這樣看來，這乾矢橛又何等重要。進一步說：縱一數萬里，上下數千年，這全地球芸芸總總的人類，東奔西走，你搶我奪，忙的是什麼呢？說好聽一點，忙的是吃飯問題；說切實一點，實實在在忙的是拉乾矢橛問題。因為吃飯是個因，拉矢是個果；為吃飯而拉矢，也可

以說爲拉矢而吃飯。不拉矢，肚子如何能空？肚子不空，你的飯如何吃得下去？大矣哉拉矢也！大矣哉拉乾矢槁也！——不拉乾矢槁便是撒爛屙，這如何要得！——奉勸諸位，千萬不要小覷了這乾矢槁！

說了一篇像煞有介的事大道理，其實，還不曾說到我的本文。須知道拉矢的關係，於我們個人問題還是小而關於社會問題却是大。人的拉矢，原和淌汗撒尿一般的是排洩身體中的廢料到身體外面來；但你須排洩確確實實的廢料，纔是正經道理，如今一班大人先生王孫公子，他家裏有的是閒錢，有的是閻羅王給他的閒工夫，高樓，大廈，汽車，銅牀，左擁嬌妻，右抱美妾，終日和行屍走肉一般，百事不做！除狂嫖爛賭以外，所餘下來的工夫，便是研究吃了他們丟下富於滋養力的黃米飯青菜根不咬，却去弄山珍海味，魚翅，燕窩，蛤蟆，銀耳，「朱門酒肉臭，道傍有餓殍。」這是何等不平的事！「須知粒粒盤中餐，全是農夫身上汗

！」至於肥魚大肉，又不知要費去漁夫農人多少辛苦，纔得成功！辛苦了別人，把山珍海味吃下肚去，倘然於你有利，倒也罷了；如今你的結果，還不是多鬧一陣肚子，多撒幾場爛扇，別的一點也得不到好處。用科學眼光看，人的吃飯，等於機器的加油。汽鍋的加煤；怎樣大小的機器，便應當加多分量的油煤，多加了也無用。至於加如何精緻的油煤，則更可以不必。人的吃飯，也祇須敷消化養了生命便罷了；你倘然要多吃飯，祇須多工作，使社會多生產。那我們尤其是歡迎！如今你既不工作，又不肯減少消費力量；不但不肯減，且還要精精緻緻的消費。

•「食前方丈，」下箸萬錢，「還祇是消費之；但富家一餐飯，已是窮人一月糧，於人有損，於你何益？你若不信，我可以請化學師化驗：一個人的胃，祇能消化他所需要維持生活的食糧；倘然吃得太好，吃得太多，他便把那消化不了的很有滋養力量的食料等於廢的白白排泄出去。這對於自家一點用處也沒有，而對於社

會經濟上，却感到一種莫大的損失。反過來說那種盡力工作盡量吃飯的人，他有相當的工作在社會上去換得他應當吃的一盤飯，確是一位很光榮的人物！便是他拉的矢，因為他的胃能夠最合理的吸去食物的滋養部分，所以他不但不是乾，是硬，且任你怎樣精細的化驗師，也沒法在他的乾矢中找出一絲一毫可滋養的剩餘物來，因為沒有剩餘物纔能乾，因為乾纔顯得他消化的合理，工作的努力；因為他工作的努力，纔能自食其力，兼幫助社會生產，達到世界太平，人人安樂的一日。無形中消滅了人間多少不平的事，避免了多少將來人類間大家所懷懼的一切恐怖——尤其是在目下民窮財盡心浮人動的環境中！

所以我的口號：「不要撒爛屙！要拉乾矢概！」

密

絲

密，是祕密，也就是鬼鬼祟祟；絲，是牽絲攀藤，也就是極討厭與麻煩的能事。上自總統主席，下至販夫走卒，其間無論何人，你倘然罵他一聲「鬼鬼祟祟的討厭鬼！」他若不豎起眉毛，拔出拳頭，而請你吃皮柳頭者——打也——非人也。但如今我們這班齊齊整整娉娉婷婷的小姐，却無時無刻無年無月的不是甘心被人「當面鼓對面鑼」響響噹噹的罵着而不動氣不但不動氣，她們聽了，反一個個的滿鬢兒堆着俏，滿臉兒露着笑，舌底兒微度一聲鶯，歡迎着這個罵聲，承認着這個罵聲。我想，世間決無此等人——除非是天生的賤骨頭！

許嘯天！快閉了這張鳥嘴！你自己「不學無術，」不曾讀過外國書，不曾學得外國話；好好一個甜蜜美麗的名兒，却被你這個「纏夾二先生」解釋成這怪難為情

的。你須知道這「密絲」二字，是頂刮刮世界第一等強國大不列顛人所說的話。我們三生有幸——也是前世裏帶來的聰明——十年窗下，萬里重洋，千辛萬苦的學會了這二個字；——是何不幸而不作外國人！何幸而尚能說外國話！我們既能說外國話了，當然與外國人祇差了一口氣；這榮宗耀祖的本領，今日見了心愛的（？）齊齊整整嫋嫋婷婷的人兒，倘然不拿出來表露一番，真是古人所說的「衣錦夜行，」枉做一世人呢！——至於「密絲」二字，完全譯的是音，你說成他「密絲」也好，「迷死」也好，反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哦！哦！我這笨賊，這纔恍然大悟過來！怪不得我有，幾位吃洋飯的朋友，他們見了我，總是先來一個「嚇囉！」再來一個「迷死脫——許！」後面便接着說了一大串中國話。他們寫的中國文章，寫得好好的，忽然來了這麼一大串：「口含茄立克，手拿斯的克，鼻架托力克，袋袋裏裝得麥克麥克！」還有一位著名的大

，小說家，在他的作品，上字不寫幾個「達克透」「斯的克」「密斯」等樣，好似閣羅王一定要和他過不去一般的。又我坐在電車裏，常常遇到皮其鞋而洋其裝的朋友說起話來，好似讀一本英華合璧字典——他在中國話裏面夾着外國話，還情有可原；最奇怪的，他明明已把這意思用外國話說過了，還要用中國話重說一遍；或是說過了中國話，再用外國話翻譯一遍。——我真不懂，難道和他說話的不是中國人麼？難道中國人不懂中國話的麼？——中國人不懂中國話的，也有一件故事：我有一個醫生朋友，他原是紹興人，從外國習醫回來，開着一所醫院；忽然來了一廣東婦人，請他診病，兩下裏說的話兩下裏都不懂。幸而這婦人的丈夫也是能說外國話的，——在某洋行裏辦事——後來由這婦人在電話筒裏用廣東話對她丈夫說明了病狀，又由她丈夫也在電話筒裏再翻譯成外國話對醫生說明病狀，纔辦妥了這個交涉。我想中國人見了中國人，除非遇到了像上面這種困難情形以外

，大可以不必來幾句「鬼話。」——尤其是中外夾雜的話——不但是中國人，我們倘然遇到了老於中國的外國人，他明明能說中國話的，我也何必一定要對他說「洋話」去造就他？幾曾見外國人對外國人說過中國話來？也很少有外國人對明明能說外國話的中國人說過中國話的。果然，做人技能愈學得多愈好，我們對於愈有技能的人愈敬重。——外國有很多學猴子話的學生番話的，豈有堂堂大國的話，不值得我們一學麼？但，學技能一件事，用技能又是一件事。在你太太牀上練田徑賽，捧着你「密絲」——恕我學一學舌——的高跟皮鞋當足球踢，總不是生意經吧？所以，我們用技能要用在適當的地方，也要揀簡使的去做。像說一句外國話再翻譯一句中國話，何等的不簡便？對中國人說外國話，何等的不簡便？——何況這麼面據別人說也許還有「輕薄」「卑鄙」的心理存着，那是更不堪問了！

偶然高興，見了「如花美眷」來一聲「密絲」，原不妨事；但是因此引起了「輕

薄」「卑鄙」的心由，實在是要不得的！

至於不曾讀學過外國書過外國話的人，快讀去！快學去！除了喚「密絲」以外，用處正多着呢！可不要趁火打劫借「打倒帝國主義」的好名兒便偷懶去。——
「少小不勤學，老大徒傷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422B





實價六角